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 亲吻神学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

阿贝拉尔 等著

〔德〕施皮茨莱编 李承言译

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谊和情书

是基督教“爱欲神秘论”的

生动体现与见证

它历史地提出了一个

可称“亲吻神学”的主题

基督教思想史上的

卓篇章

LIBERARIUM QUONIAM HODIERNE MUNDU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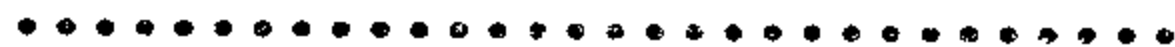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 亲吻神学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



阿贝拉尔 等著

〔德〕施皮茨莱 编

李承言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亲吻神学：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阿贝拉尔等著；  
(德)施皮茨莱编；李承言译. -北京：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8.5  
(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  
ISBN 7-108-01132-8

I. 亲… II. ①阿… ②施… III. 神学-书信集 IV. B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00596 号

CHINESE ACADEMIC LIBRARY OF CHRISTIAN  
THOUGHT IN HISTORY (ED. BY ISCS)

责任编辑	许医农
封面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宏文印刷厂
版 次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 数	141 千字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11.80 元



# 总 序

百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通过欧美人文—社会科学著作的译述，汉语思想的现代学术品质和形态日显丰富，王国维尝言：“周、秦之语言，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时之语言至翻译西典时，而又苦其不足。”百年来的西典译述，为汉语学术拓展自身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译五洲之学术，以裨华夏学术，迄今仍为中国学者之一大务。近十余年来，译述之业日渐向纵深和广度扩展。

基督教学典是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之一，然而，在百年来的西典汉译事业中，基督教学典的译述却至为单薄。40年代，美国汉学家章文新博士创设“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翻译计划，与我国学者谢扶雅教授等共同致力编译，至60年代已成32部。《集成》开创了基督教典籍的汉译事业，但也有历史的局限：选题系统性强而译述零碎（不少典籍为节译）；汉译表达不尽人意，可读性不臻理想，对19世纪以来的学典顾及较少，而且，《集成》未完成预定规划而告终。

本文库愿承继前辈学者汉译基督教学典未尽之业，以补百年来汉译西典文业之阙。

基督宗教的历史有社会和学术两个层面。社会层面是基督教会的形成和发展史；学术层面是基督信理在神学、哲学、

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这两个层面尽管有关联，仍各具不同的形态和品质。本文库定名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表明文库仅涉及基督教的学术史文献，旨在丰富汉语学术典藏，加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与认识。

文库分为两个系列：Ⅰ. 古代系列（希腊化时代至中古末期）；Ⅱ. 现代系列（16世纪至20世纪）。选题不限于历代神学家的著述，也包括历代重要哲学家、文学家的学术著述。

文库的编译工作由中国人文学者从事，并邀请海内外资深学者为学术顾问。此类学典的汉译事业在整个西学汉译事业中仍显年轻，百年来积累的译述经验不多，有的甚至是初尝，如东正教学典的汉译，在术语酌定方面，尤为艰难。译述之辞不达意乃至错误，实际难免，文库编译者诚盼学术界同仁不吝指教。

文库编、译者愿承中古汉语学者为丰富中国文化传播佛典之心智和毅力，愿文库有益于中国学术的现代发展，“安知不如微虫之为珊瑚与羸蛤之积为巨石也”（章太炎语）。

刘小枫博士

1993年11月于北京

# 中译本导言

刘小枫

## 一

对汉语知识界和文化界，欧洲中世纪文化几乎是黑暗、蒙昧、专断的代名词；可是，学界许多随意性的对欧洲中古文化的轻蔑论断，并没有学理依据。中国学人或文化人少有深研欧洲中世纪文化者，从整体而言，百年来，中国知识界一直致力了解、认识欧洲的文化和社会，但对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认识，最为贫乏，无论就文典译译，还是就研究文献来看，均不及对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和现代的认识程度——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中国知识界对欧洲古代和现代的认识就足够确实和深入了。

既然中国知识界对欧洲中古时代的认识相当贫乏，中国知识人论断欧洲中古的贬损性观点，是从哪里来的？我们怎么知道欧洲中古时代黑暗、蒙昧、专断？稍为回顾一下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史，就可以知道，中国知识人贬损欧洲中古时代的观念，是来自法国启蒙时代的知识人及其思想后裔马克思主义的论点。

欧洲思想界对中古时代的评价，并非只有启蒙运动知识

人的“黑暗-蒙昧”论一种；与此截然对立的一种欧洲中古文化观，是将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视为历史生活中的卓越典范；中世纪是检验文化、社会形态的理想标准。这种观点主要是由欧洲各国的保守主义思想家提供的。<sup>[1]</sup>

对欧洲中古文化和社会形态的评价，总是以某种思想立场为基础的，这表明了现代语境对历史认识的约束力。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与法国大革命之后兴起的保守主义对中古时代截然对立的评价，关涉社会制度、政治安排、精神气质以及日常生活品质等重大问题，不能在这里讨论，需要指明的仅是：要评价中世纪，必须先放弃既有的“启蒙偏见”，如实地认识中世纪的文化和社会形态。

## 二

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具有独特的重要性，原因之一是：如今的所谓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与西欧中古文化和社会形态有内在的关联，现代性源于西欧的中古性，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性质在相当程度上是由西方的基督教形态形塑而成的。现代民族国家及其法律制度，都与西欧中古时代成形的西方基督教会具有内在的关联。<sup>[2]</sup>值得强调的，是西方的基督教形态而非东方的基督教形态，提供了现代文化和社会形态的某些重要基因。

要认识欧洲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需要了解基督教的西方教会文化和组织形态。然而，如果把西方基督教会文化的形成推定为教皇革命或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还并不恰

切。仅提出认识西方基督教会以便了解西欧中古时代，是不够的；还必须了解，西方基督教会文化和组织形态赖以形成的动力性因素是什么。

按此探究方向，修道院制度是首要值得注意的社会文化现象。

修道是几乎所有宗教都具有的一种宗教性行为，其基本品格是：离弃尘俗生活，直接与上帝（神或梵天）相通。修道行为可以是个体式的（独居生活），也可以是群体式的（修道院、寺院）。对社会文化形态产生制度化影响的，是群体式的修道生活。

东西方的宗教中都曾不同程度地发展出群体式的修道生活制度（修道院制度、寺院制度），这种宗教生活制度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社会性的共同体，其独特性在于它有别于习俗的社群生活共同体，有自己独特的宗教性的共同生活准则。

由于宗教理念不同，修道生活共同体的制度化准则必然不同，以此准则为基础的宗教共同体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关系亦随之不同，因而，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影响也不同。举例来说，东西方基督教都发展出相当完善的修道院制度，但东方基督教注重个体神秘主义趋向，更多强调冥思默想和禁欲苦修，加之东方基督教会与国家制度的更为一体化的关系，使东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远不如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那样具有分化的社会-文化功能。

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的创始人是圣本笃（St. Benedict, 480—550），他首次设定了简扼而有约束力的修道共同体生活的制度化准则；教皇贵钩利一世（Gregory I）领导的教廷把自愿形成的修道院制度纳入整个西方大公教的制度体



系中，这固然使自愿性修道共同体受到教廷的控制，但也从内部改变了大公教的组织结构。<sup>[3]</sup>西方基督教的中古形态的形成，与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分不开。

西方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不仅具有一种独特的宗教功能（促成与大众化教会有别的精英式僧侣教团的形成），<sup>[4]</sup>而且由于其独特的补赎理念和组织形态，具有影响深远的社会文化功能，因此 C. Dawson 把西方的修道院制度视为西欧文化传统形成的重要因素。<sup>[5]</sup>扼要地说，西方修道院制度具有：一、文化传承的功能，使因蛮族入侵后湮没的罗马文化得以保存并重新发挥制度化影响（如罗马法的研究）；二、教育功能，以修道院为中心，把拉丁基督教文化带入蛮族社会，尤其在农民阶层中开启文化；三、经济功能，不仅通过自给自足的、独立的经济实体形式，发展出一种独特的财富占有形式，而且发展出清贫劳动的经济伦理；<sup>[6]</sup>四、社会功能，修道共同体的共契原则改变了部落共同体的生活原则，促成了社会忠诚的转向——由家族忠诚转向灵性共同体忠诚，由地域性忠诚转向圣徒忠诚，改变了封建社会的内在结构；五、政治功能，修道院的制度化带动了独立的政治团体的形式，促动了国家制度中政治力量的分化。<sup>[7]</sup>当然，修道院共同体制度的首要的文化功能是，发展并践行了一种灵性生活的理想。

### 三

正如西欧中古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形态遭受到诸多贬斥，修道共同体生活形态亦受到诸多现代启蒙式的贬斥，其中最

为流布的是对禁欲理念的抨击，修道院生活被视为扼杀人性的反面典范。

修道共同体生活的禁欲理想在今天看来是违反人性的。这个“在今天看来”意味着，现代世界的人性观的巨大变化。与评价中古时代为“黑暗、蒙昧”的论断一样，评价禁欲理想为“违反人性”的论断，亦是以一种“启蒙”后的人性观——现代人性观为前提的。

但并非所有现代思想家都认为中古时代的修道院生活的禁欲理想是反人性的，也许，按中古基督教的人性观，现代人性观才是反人性的。德国思想家舍勒（M. Scheler）在其卓越的论著《道德建构中的怨恨》中，透辟地比较分析了基督教的爱观与现代的爱观，其中有对禁欲观念的精湛论述：**中古时代是欲望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向神性境界；**现时代是精神的禁欲**，以便把目光“投在人之本性中最低下、最具动物性的方面”。<sup>[8]</sup>关于西方基督教的禁欲观，舍勒论述说：

从福音道德的根上萌生出来的首先只会是人的**精神解放**的禁欲，其次是发展和磨练自主的，亦即不依赖于为之效力的组织机体的生命功能的禁欲……基督教的禁欲观只要不受到古希腊颓废哲学的影响，就不会把压抑甚至消除自然欲望作为自己的目的，它的目的仅在控制和支配自然欲望的自主权，使灵魂和精神彻底渗透到自然欲望中去。基督教的禁欲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即它的根本意向所指，是最高位格的自主力对低层的自发欲望造成的障碍的自由。<sup>[9]</sup>

是受自然本性欲望的支配，还是以精神支配自然欲望——这是区别现代人性观与中古人性观的关键。无论舍勒的论点的评价立场如何，事实是，对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的禁欲观念的评价，总带有一种人性观-世界观立场的前设。中古修道共同体是在一套价值观的语义系统中生活的，要恰切地认识中古修道共同体的禁欲生活，就须按其语义系统来理解它。

#### 四

中古修道共同体的语义系统的首要语义，是灵性的共同生活，它以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体现的爱为楷模。爱是基督教的主体，也是其他宗教的主体。但基督教的爱观与其他宗教的爱观有品质上的不同。<sup>[10]</sup>在基督教的信理中，爱是人与上帝相通、上帝扶助人成为灵性肉身的重生行为。从《旧约》何西阿先知的爱的故事、《雅歌》，到新约的《约翰福音》、保罗的“爱颂”，呈现出基督教爱的情欲观的原初面貌。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爱观，是基督教的爱欲观的一个重要历史发展阶段，即所谓“爱欲的神秘论”（*Erotische Mystik*）。<sup>[11]</sup>爱观不是一种理论，而是灵性生活本身。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谊是这种爱欲神秘论的体现，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书是其见证。这种生活实践，历史地提出了一个堪称“亲吻神学”的主题，其含义是，在灵性情谊的爱的共同生活中效法基督。

书信是个体内心的直接、率真的表白，它们不是为了公

诸于世而书写的，而是私人间交往的袒露。正因为如此，书信历来是思想史的一个重要文献来源。对于研究中古修道共同体的“爱欲神秘论”而言，书信作为思想文献的价值就更为重要。爱是活出来的，不是论证出来的。情书是爱的生活的见证，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情书则既是灵性之爱的见证，亦是“爱欲神秘论”的生动体现，是“亲吻神学”最切身的思想材料。

## 五

十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书满为患，廉价倾销前辅仁大学图书馆收藏的一大批西文书。我闻讯赶到时，英文书已被抢购光了，余下一大堆德、法、拉丁文书籍。在乱堆如山的书堆中，我挑了上百本书，其中一本为《阿贝拉尔的受难史及与海萝丽丝通信集》<sup>[12]</sup>，读后颇感震慑：基督教思想中竟然会有这种文字、感情和精神！

仅从这部书信集的篇幅来看，亦可知中古修道院情书的遗留文献不少，在巴塞尔读神学期间，我选修了“神秘主义思想史”的研讨课，接触到更多的相关文献。

中古修道共同体生活中的爱观，是基督教思想史上的一个卓卓篇章，理应纳入汉语“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但文献纷繁，选编颇难入手。笔者留欧时在坊间偶遇施皮茨莱女士选编的这部文选，甚为欣喜，托我的德文老师李承言教授译。本书选材精当，每组书信前均有人物及其交往的背景介绍。目前，汉语“历代基督教思想学术文库”负荷过重，

人力财力所限，不可能大幅译介基督教思想史上的每一篇章。这部精要的选本恰好可以让汉语学界、知识界初窥中古修道共同体中的情爱生活及其理想，对神学生和平信徒，亦是很好的灵性修养资源。

正如本书编者所言，她尽量不作评价和解释，而是让书信本身说话。通过这些心灵倾述，我们可以了解中古时代的修道男女曾经拥有过的爱。

刘小枫

1996年3月于道风山

## 注 释

- [1] 参见 R. Nisbet, 《保守主义》，邱辛晔译，台北，1992，页 104 以下。
- [2] 参见 H. J. Bermann, 《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1993，页 627 以下。
- [3] 参见 E. Troeltsch, 《基督教社会思想史》，戴盛虞、赵振嵩译，香港，1988，页 163 以下。
- [4] 关于西方中古的精英文化，参见 G. Jaritz, 《瞬息与永恒之间：中世纪日常生活史》，Köln, 1989，页 128 以下。
- [5] 参见 C. Dawson, 《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长川某译，四川，1989，页 40 以下。
- [6] 参见 A. J. Gurevich, 《中世纪文化范畴》，庞玉洁、李学智译，浙江，1992，页 283, P. Boissonnade, 《中世纪欧洲生活和劳动》，潘源来译，北京，1985，页 64。
- [7] 西方修道院制度的社会文化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包括贸易、技艺、医疗、军事等方面。参见陈钦庄, 《试论修道制度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影响》，见《宗教与文化论丛》，1993 (1)，页 83 以下。

- [8] 参见 M. Scheler,《价值的颠覆》,罗梯伦、林克、曹卫东等译,香港,1996,页 84 以下及页 116。
- [9] 同上,页 96—98。
- [10] 参见 M. Scheler,《爱的秩序》,林克译,香港,1994,页 4 以下。
- [11] 参见 J. Thiele,《上帝的爱欲:我们只有作为爱者方才成人》,Stuttgart,1988,页 125—156。亦参见 A. Nygren,《挚爱与欲爱》,New York,1969,页 613 以下。
- [12] J. Eroost 编,《阿贝拉尔的受难史及与海萝丽丝通信集》,Berlin,1932,共 367 页。



## 文选说明

本文选的选材、引言、翻译、论文“论情谊”以及“论亲吻神学”，都是与阿根廷多明俄会士贝雅斯神父（P. Andrés E. Bejās）合作完成的。其中部分章节曾在电台广播或刊印发行，编者对此已在有关章节分别作出说明。

#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刘小枫

文选说明

绪言：修道院生活与情谊（施皮茨莱） ..... 1

    论情谊 ..... 3

    情谊与婚姻 ..... 5

    不婚的情爱 ..... 12

    灵性的情谊 ..... 18

    修道院高墙内的情书 ..... 23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 ..... 27

    第一章 萨克森的约尔丹与安达罗的狄安娜 ..... 29

        引 言 ..... 30

        书信选录 ..... 38

    第二章 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 ..... 57

引    言 .....	58
书信选录 .....	68
<b>第三章 阿维拉的特蕾莎与格拉西安</b> .....	93
引    言 .....	94
书信选录 .....	104
<b>第四章 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与西笃会修士</b> .....	119
引    言 .....	120
书信选录 .....	126
<b>第五章 利雪的特蕾莎与西利娜·马丁</b> .....	141
引    言 .....	142
书信选录 .....	149
<b>附篇：二十世纪末修道院情书选</b> .....	167
引    言 .....	169
书信选录 .....	170
<b>跋：“愿你的唇吻我”——论亲吻神学（施皮茨莱）</b> .....	179
<b>参考文献</b> .....	186

绪言：  
修道院生活与情谊



# 一、论 情 谊

精神赖以奠立的基石并非人的诸“单子”(Monadén)，而是人的诸“双子”(Dynaden)。自然界的这两部分，即男性与女性，不应独自地（不论已婚或未婚），而应双双结伴去见上帝。

——德日进 (P. T. de Chardin)[1]

友谊涵盖着一个由各不相同的关系构成的网络。这种种不同的关系有一点是共有的，这就是爱。爱体现为一种造成两个朋友间之身心统一的相互奉献精神。于是，两人成为一种共同生活和劳作的现实，而这现实又表现为独特的经历与情感。

然而，作为两个朋友之身心统一体的情谊并不意味着此一人失迷于彼一人之中。两人中谁也没有放弃其固有的个性。虽然，我与你之基本领域相互交融，但这只是为每一种友谊所应有的共同性创造活动空间。而且，这种共同性并非友谊之最关键性的特点，这是因为情谊还具有互相补充、互相丰



富的性质。所以，为了达到某种程度的完美，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不要朋友。

与尘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情谊也受空间与时间的局限，尽管它会——以悖论方式（paradoxer Weise）——冲破这些局限。这就是说，朋友之间在内心越是互相接近，他们便越是因与“另一个人”相见而越出为自己设定的界线。所以，情谊是一种相互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不断加深，浸润着朋友的心灵。

本书讨论的内容是一种特定的情谊：灵性的情谊。正如任何形式的情谊那样，这种情谊的主要特征也是爱。正是由于这个缘故，灵性的情谊在其实现的过程中提出很高的要求。不过，不可因此而得出错误的结论，认为它不是以人性的弱点，而是以实现情谊的完美形式为尺度来加以衡量的。本书中所反映的各种不同情谊，说明这种灵性的情谊是能够圆满实现的。

## 二、情谊与婚姻

对情谊与婚姻，或者与类似婚姻的关系，那些往往并非有意的混淆，会使情谊这个概念在很多场合失去它的本义。譬如，在德语中以及近年来在欧洲其他语言中，男友或女友都广泛取代了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含义。男友或女友成为一个在一切方面与之共同生活的伴侣。欧洲社会甚至渐渐地将这一发展趋势理所当然地纳入自己的习俗，将“朋友”当作夫妻对待。这种语言的与事实的混淆不能反映出情谊这一现象。婚姻与情谊之间存在着不容忽视的本质差别。

夫妻关系建立在配偶之互相爱恋与互相奉献的基础上，其目的在于完成这种爱，在于延续生命；当然，这不仅仅是从生物学的角度而言。婚姻结合以家庭形式体现出来。在家庭中，夫妻共居一室，相互爱恋，同桌而食，同床而寝。当然，也会有例外。不过，这例外必定有极其重要的理由，以使双方的共同关系不致遭到破坏。

我们在灵性的情谊中遇到的那种爱情形式也属于婚姻之列，因为任何真正的婚姻无不是与配偶在信仰上和友谊上的结合。

与婚姻结合相反，情谊，尤其是隐修男女的情谊则表现在心灵上的一体和空间上的分离。心灵上的一体包含的不仅

仅是情感的亲和或者相似，而且还有西塞罗（M. T. Cicero）<sup>[2]</sup>所界定的“在理解神灵与人间事物时所表现出的、包含好感和爱慕的一致性”（《论情谊》，20）。灵性的情谊主要是通过共同在上帝中的结合确立起来的。这一点将在下文详细讨论。

## 1. 身体之爱与精神之爱

如果说，爱是两个相互倾心者的合而为一，那么，这种合一之最完美体现便是婚姻。在婚姻中，人既能经历到精神-灵魂的合一，也能体验到身体的合一；此二者赋予合一以“完整性”品格。精神的结合与身体的合一虽然相互独立，各有其自己的价值，但在人身上二者却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两者的关系犹如内容与表达形式。

身体的合一是爱在空间与时间上的表达形式。对于作为一切人类之爱的根据和基础的精神之爱而言，它具有符号特色。因此，身体之爱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它是存在于心灵中的爱的一体性之表达形式。精神之爱自身在其表达手段上受身体的制约；然而，它实质上却并不依赖身体的表达。因此，也不受空间与时间的限制。精神之爱是一种无限接触，这种接触发生在人的内心深处，并使相爱者达到完美的合一。

身体之爱要求身体的接近，要求在时间中展开。但后者并非精神之爱不可放弃的条件，因为精神之爱克服了一切空间距离、超越了一切时间限制。那些内心紧密相联、精神相互爱慕的人，虽然可以以身体或语言表达他们的爱，但他们

的爱主要是在一个由内在的、精神上的共同性所确定的范围之内实现的。说明这一点的例子是那些由植根于心灵深处的情谊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他们的相聚有可能要相隔几个月甚至许多年。这样的情谊不允许厮守在一起，但内心的联系却永远不变。他们一旦久别重逢，便会发现，亲密的关系与内心的相属丝毫不减当年，情谊依然牢固而真挚。比如约尔丹（Jordan von Sachsen）和狄安娜（Diana von Andalō）。约尔丹一直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这使他离开狄安娜，横穿整个欧洲，直至西亚。但是这一切并未给他们之间在精神上的结合投上阴影。

尽管人在现实生活中也常常遇到由于时间与空间的缘故无法继续保持的情谊，但这只是例外情况。一般而言，情谊不会偏离人的心灵与社会关系网的游戏规则。像其他一切人际关系一样，情谊也需要接近与沟通。它具有精神之爱的种种特征，而且总是用手势、目光、倾慕与温柔，通过共度时日、共同完成使命，共同追求一个目标和共同分担责任表现出来。

## 2. 性欲（Sexualität）与情谊

与婚姻结合相反，情谊所放弃的东西是性的媾合。当然，这并不是说“性欲”因素本身被排除在外。情谊所排除的只是身体合一形式中性交往的部分。

每个人，无论男人或女人，都从身体上和心灵上表现出自身的性别。性属或性欲是人的“固有本性”（*proprium*）。这

就是说，它从存在意义上看属于人的天性。从情谊中排除性欲的作法是基于一种误解：它误将表示一个人——男人或女人——的自然属性的性欲与生理性征，即男、女性器官对人身体上的性规定混为一谈，以及与其他一切直接或间接以性满足或性结合为目的的行为混为一谈。

情谊不受性别的限制，但也并非一种无性欲的或性中立的关系。这就是两种情谊，即异性之间的情谊与同性之间的情谊表现形式不同、发展趋势各异的原因。

### 3. 爱欲 (Eros) 与情谊

于是，我们面对一个尴尬的题目。在一般的语境中，“爱欲”往往只被理解为单纯的冲动和亢奋的同义词，被误解为性爱，人们害怕接触它，以致最终谴责它，不再被看成是一条认识上帝之路。其实，爱欲作为柏拉图式的爱感与美、真、善之间的中介，是一个通向基督教上帝观念的阶梯。上帝是绝对的献身精神，这在神人耶稣身上成为不容争议的现实，我们可以将之理解为情爱 (liebe) 内涵的最高点。这样一来，情爱便是毫无保留的献身精神，即爱。然而，人们却看不见这一点，将情爱误解为亢奋的激情，贬之为“肉欲”，进而视之为精神的敌人。在这一错误的思想网络中，被归属于情爱之列者是有着各种细微差别的本能冲动和情感，而不是对上帝的激情、对完美的向往和朋友之间在信仰上的内在联系。与上帝的联系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似乎不再包含在我们当今作为纯然之爱的情爱的观念和经验之中了。对合为一体的向往

的高潮仿佛只在身体之中，上帝在其中显然没有自己的位置。他在人这一原始范畴里注定只能保持缄默。

被描绘为纯粹爱欲机制的情爱，当然不可能成为一条体认情谊之人性与神性统一的途径。下面将阐述另一种情爱观念，即将情爱视为一种推动力，视为一种创造与上帝、与朋友的内在的精神性统一的语言。许多基督徒完全忘记了这一点。问题并不在于教会乃至神学所谓敌视肉体的教育，成为问题的是我们无法怀着正确的情爱与上帝、与具体的人、与具体的朋友融为一体。因此，我们既不能为爱我们的上帝，也不能为一位真实的朋友在我们的心田之内创造一个活动空间。

#### 4. 爱欲的道德

我们的爱欲层面是毋庸置疑的，关键在于必须给这一层面确定一个方向，使它不致受到压抑和扭曲，使它成为一条通向上帝、通向与我们在精神上联系在一起的朋友的途径。对温柔的目光、对一颗火热的心，或者对表露爱慕的话语怀有畏惧，这并非美德。畏惧是，而且始终是畏惧。相反，美德——在这里有意使用这个看似陈旧的、表达价值取向的词，因为失去这个词可能随之失去行为准则——是一种能力，一种使某种倾向向着善的方向发展的能力。美德总是积极的、活跃的、有助于完成某些行为的力量。但同一种力量也可能向恶发展，这样一来，这种力量和能力便成为罪恶。

爱欲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吸引力，即人的天性最原始的表



现形式之一。因此，作为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这种吸引力不会轻易消逝。爱欲恰如身体、理智或意志，它是人的一部分。简单地取消人的天性中此一部分的尝试（这类事可以说屡屡发生！）可能会产生灾难性后果。重要的是使一切人（主教、神父以及修会的修士、修女都是人！）接受他们天性中的爱欲特征并使之臻于成熟。因为如果一棵树始终处于幼苗状态或者被砍得只剩下残根，那么这是不可能从树上收获成熟的果实或采摘绚丽的花朵的。

爱欲对心理的健康发展所具有的意义，不是一时间所能够领悟的，更难给予正确表述。一个人假如从童年起便不断听到关于爱欲危险的种种说教，有意无意地将爱欲看成是某种坏东西或者反面的东西，他便得走一条漫长的道路后才能够正确对待自己的天性。反之，凡是学会将自己的一切力量用于爱上帝、爱自己、爱他人的人，凡是克服了对爱欲的畏惧心理，听见身体和心灵的信号从而将这种内在力量引向正确的现实轨道的人，便能够理解在灵性的情谊中达到与上帝统一的那种意想不到的财富。这种统一并非限制或摒弃天性，而是使之得到实现。

表达爱欲之爱的语言与画面具有类比性特色，许多神秘主义者都乐于使用描绘新娘的那种羞羞答答的和性感的语言来刻画上帝与人的关系。

语言在类比的层面上使用情爱和爱欲的大胆尝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这表现在女性神秘主义中；当然不止于此，因为一些男性的西笃教团有关情爱神秘主义的重要文献也流传下来。为表述上帝与灵魂之间的爱，神秘主义者往往选择一些表达爱欲与婚礼的生动词语。上帝与灵魂合为一体的前奏

是表演与舞蹈，这时作为配偶的人脱去层层象征着罪恶的衣服，完全袒裸着以展示道德上的纯净，在爱之榻上将自身奉献给神灵配偶并接受对方的奉献。这一场面来源于《圣经》的《雅歌》：一个姑娘因深切思念她的情人而被逐出。她穿越田野和草地，直至她在慈母的房间里发现他、拥抱他，但随之又失去了他。

## 三、不婚的情爱

婚姻并非体验和传递人与人之间和两性之间的情爱的唯一途径。尽管情谊排除了表达情爱的性-生殖器官方面，但它在其他许多方面仍然——哪怕表达方式不同——像婚姻一样是很有益的。

所有的人，特别是那些为了天国而过着不婚生活的人（太 19：12）（这并不是说，那些结婚者的婚姻生活不是为了进天国！）有着具体的情爱的使命。献身于一个你，这是一项置于一切人心灵之中的、不容推却的任务。每个人都受到召唤，都被要求绝对地怀着情爱和为了情爱而安排自己的生活。

这里的问题是，一方面为了情爱而奉献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却又放弃具体的、符合天性的爱欲，即放弃那种结婚男女所特有的完整的爱，这难道不矛盾吗？然而，事实上确实是不断有人表示自愿放弃这种完整的爱。看来，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某些男女放弃使爱情得以自然发展的婚配形式的可能性呢？

### 1. 教士的独身制与隐修生活

为探求这个问题的诚实答案，似乎有必要采取一种现实

的——并在涉及自己时——自我批评的态度。只要观察一下目前天主教神学领域，便不难发现为维护和支持不婚状态所进行的神学的反思性论证，更会发现教会在几百年的传统中如此悉心诠释和维护着不婚制之历史的、社会的和法学的各方面，以致许多人——只要他们感到自己有能力去当教士——往往“自由地”被迫去选择不婚的生活方式。

这里无需讨论神学或教会法的发展。人所共知，教士的独身制——尽管这并非教会中的唯一不婚生活形式——是教会的一种“组织上的”和“纪律性的”措施。在西方，从12世纪开始，这项措施才具有教会法效力。在东方，君士坦丁堡第二教会公会议（die II Trullanischen Synode, 692）作出了有约束力的决定——这是罗马教廷对东方人和公教会的承认——说，教士、执事和副执事可以继续维持他们在圣祝礼之前所缔结的婚姻，可以不逐出他的妻子或不以虔诚信仰为借口解除婚约，即使一位教士晋升为主教（不过，这时婚姻经双方同意而终结，女方必须进入异地修道院）。在西方，教皇英诺森二世于1139年宣布，神圣的圣祝礼是划分婚与不婚的分野。这一宣布在围绕义务独身制而进行的论辩经历了各个不同阶段之后，至今仍然有效。自梵蒂冈第二公会议（das II Vatikanum）以来，执事可以不履行独身义务。

当然，这一切都来自教会的习惯。甚至使徒和后来许多世纪的基督徒还可以用最完美的方式使婚姻与教士职位并存。不过自教会创建之时起，极端严肃的基督徒都决心接受一种集体的或者独处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特点便是自愿放弃男女共同生活。这与后来保持不婚的教士形象，代代相传，经历几个世纪之久。今天，它作为一种生活选择方

式也并非毫无价值。

## 2. 不婚即孤独？

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的教会结构中，人们常常不得不注意到理论与实际的差别。一种常见的不婚实践大都并非出于积极的神学认识，而是因人格的僵化所造成的。它试图以一种貌似神学架构的外表证明人的不成熟或者无爱的能力。对不婚者而言，不存在人性的你，从这种意义上讲，不婚不一定意味着孤独。一种被迫的孤独（这种情况在教士或修会修士中时有发生）可能产生令人遗憾的后果。

有许多人，男人和女人，囿于所受的教育或者负面的经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感或伤害——自身缺乏安全感，于是便将自己闭锁起来，断绝与外界的交往，返归于自我。内心对一个你的渴求变成了一种躲避一切内在情感紧张的逃遁，以便达到某种“心灵的宁静”或者在人性情感上全无张力的状态。他们深信，另一种内在的态度会导致对上帝和对自己使命的不忠。于是，在他们身上固守自我（Ichbezogenheit）与逃遁-孤独（Flucht-Einsamkeit）观念便占了上风，以避免任何忠诚遭到破坏。他们为此而忍受心灵的伤害，最终他们也习惯于受伤害者的生活。

将自己藏匿于心灵的虚假孤独中的诱惑是非常危险的。逃遁-孤独的心理是悄然而来的，甚至可能具有美德的假象。于是这种“美德”成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其结果是，人自然地转向他者情感的潜势完全被颠倒了。用《圣经》上的话说就是：人

们除掉了他们有血有肉的心，另代之以石头的心。[3]

人们怀着免使心灵受到伤害的臆想的信念，却将心变成了冷酷的、无血肉的东西。对疼痛伤口的畏惧使人将自己的心裹进一个密不透气的外壳。其结果是，它既无法得到宣泄，也不能向外延展。

不过，这种近乎“英雄”的行为显然与耶稣基督的爱的榜样相去甚远。耶稣敢当众为他的朋友拉撒路哭泣，敢在任何场合表现他对他的家人的爱。因为一颗爱着的心（每个人都有一颗爱着的心，因为他们都爱着上帝的摹写图像）是非常敏感的，是易受伤害的。

若将这些思考理解为指摘，那纯属误会。心肠的冷漠并非人性之恶的后果，它往往是深切的失望和未得满足的或者不成熟的渴望的结果。假如人的梦想总是破灭，假如他或她的信心总是受挫，假如他或她的愿望和感情需求不断受到压抑，那么，他或她便会退缩，便会越来越采取防范态度，这几乎是必然的。

若此种态度变成了固定的性格，那么他或她的心敏感性便会逐步消失，他们与上帝，与他人的爱的结合能力亦随之消失。

### 3. 为上帝国而不婚

在福音书中，对放弃婚姻结合作了正确的解释，说这是一条进入上帝国的可能通道。不过，任何地方都没有关于放弃情谊与爱情的言说。相反，一个正在来临的上帝之国（可

1:15) 恰恰存在于正在实现的爱之中。首要的、也是最伟大的诫令便是爱上帝、爱人(太 22:37-40),这种爱毫无疑问具有普遍性品格,但如果它脱离对你的具体的爱,它作为爱本身便不可能得到实现。《诗篇》作者证实,具体的爱所具有的品格是给人带来幸福(诗 133)。早期教会的重要标志就是相互间充满爱的交往。

本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承担了“性革命”的后果,这场革命不仅仅冲破了禁忌,揭露了性压抑的错误。性往往被贬低成为了纯然快感而进行的交媾,它由此而成为感官宣泄的牺牲品。性解放导致了性放纵,它全然不懂什么温存体慰,这就是说,它不包括身体方面的与内心方面的相互珍惜和尊重。与之相对者是某种教会精神往往由于缺乏辨别而将人的情爱及其某些表露方式,如倾慕、温柔或者情感上的关注,看作是“值得怀疑的”。结果是适得其反,许多爱与情谊的形式受到压抑,具体的情谊与情爱的关系被掩盖。

然而,人们高兴地看到,教会在这方面正处于一个深刻的变革阶段,它重新强调一切可能而且应该创造一种“更有人情味”的基督教生活的东西。未来将会揭示出这场变革的详细原因。然而,不可忽略的是,这一发展趋势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女性在社会与教会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地位和评价。如女人主要被视为“邪恶的诱惑者”,那么,她就难以毫无偏见地对待她的行为。如果一位不婚女子被一个男性主宰的教会以这种原则进行“教育”,她为了摆脱将她视为邪恶诱惑者的指摘,便只好放弃她的女性特征了。

正确的情爱是完美而正确的情谊与情爱的关系之基石,其前提是,女人与男人的地位与尊严在教会与社会的环境中

——这就是说，不仅仅在理论的以及或多或少的神学的宣谕中，而且在教会生活之具体实践中——各有其正确的位置。男人与女人，男人与男人，女人与女人能够、也允许成为朋友并友爱地相处，而不应总是被怀疑为一种“不纯洁的”关系。

#### 4. “孕中的”不婚者

不婚者相互之间以及不婚者与过着婚姻生活的人之间的情谊与情爱，目的不仅仅在于实现本己的人格——仅只以此为目的的是一种自私的行为——而是如婚姻结合那样，为了“生育”，为了一项超越自己本身的使命。

根据这里所提出的原则，为上帝国而放弃婚姻的作法便成为使自己面对某些挑战的可能条件。摆脱婚姻所特有的任务的“解放”，即摆脱建立家庭、教育子女的任务，为其他同样具有创造性和创造生命能力的事业提供了活动空间，因为这些事在婚姻结合之中是无法进行的，而只有怀着朋友般的爱才可能得到实现。朋友，这个并非婚姻伴侣的人，有着另一些考虑，因此，朋友间交往的方式完全不同于婚姻伴侣间的交往，他们保持关系的方式也不同，比如在空间上保持距离，但是，这种关系同样也十分有“生育力”。本书介绍的一些情谊关系便证明了这一点。

这里并非要揭示利弊，或者——如几年前教会的习惯做法——将不婚的生活方式作为更完美的，因而更值得追求的生活形式而置于婚姻的生活形式之上。重要的是现在应认识到，实现朋友之爱的范围不同于实现配偶之爱的范围。



## 四、灵性的情谊

至此，关于情谊的种种思考已经说明，情谊是一种所有人都可以得到的具有内在的和外在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一致性。本书所要讲的是一种表现情谊的特殊方式，即“灵性的”情谊。

### 1. “神圣的”情谊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使用的宗教情谊这个概念是建立在歪曲其原义的基础之上的。在教会僧侣或者宗教圈子里所论及的灵性的情谊，并不意味着一种对作为爱的化身——上帝的情谊之实际形式，而仅仅是为了与那种表示身体之爱或者性爱的情谊区别开来。因此，“宗教”的情谊与“身体”的情谊便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这样一来，灵性的情谊就是排除一切身体的接近、排除一切内在的接触、排除一切脉脉含情的倾慕的关系。极端地说，在这种所谓的灵性情谊中应避免“性”的念头，哪怕是一闪念。于是，“灵性情谊”这个词就成了一块招牌，它无异于一道隔离性爱与情谊的防线，它保证这种情谊不致成为一种不允许的和不纯洁的关系。因此宗

教情谊带有“柏拉图式爱情”的味道，它——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是压抑着某种心灵的与身体的爱慕和欲求，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将之升华而已。

准确地讲，究竟什么是灵性情谊？灵性的情谊可以说就是“神圣的友谊”。这里说的“神圣”首先不可理解为道德上的无可指摘。长期以来，神圣都被给予反面的解释，即被解释为纯然地远离罪孽。今天许多基督徒仍然认为，只要他们没有犯下重罪需要忏悔，他们就保持了基督徒品格。实际上，神圣所指的完全是另一种正面的东西。神圣是生命现实，其本源是上帝。神圣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而又属于上帝范围之内东西，是尽可能不远离此一范围的东西。它是一种回归于此一范围的东西。神圣就是距离上帝最近、为上帝所浸润与上帝联合于恩宠的统一体之内的东西。

讨论灵性情谊，就是讨论一种超越纯人性、进入上帝的三位一体之爱的情谊。因此，灵性的情谊就变成一种分享上帝的生活的形式，变成人世间一小块天国领地，因为在这种情谊中，人能够提前享受到天国的欢乐和幸福。

## 2. 情谊即圣礼？

本书不仅献给过着婚姻生活的人，也想献给那些在修会或者世俗中感到自己有责任过不婚生活的人。简言之，是想献给一切准备为一种完美的情谊而生活的人。选出的例子无一例外地都是不婚者，只有海萝丽丝（Heloise）与阿贝拉尔（Abaelard）是一个特殊个案，他们在进入修会之前已经举行

过婚礼。下面将根据不婚者之间的情谊模式分析灵性的情谊的基本结构，它们基本上适用于一切人。

维持着灵性的情谊的朋友即便过着不婚生活，也并不放弃爱，因为上帝本身就是爱。他们明确承认个人这种既具有普遍性品格又体现于对具体的你的爱。在基督徒之间的灵性的情谊中，耶稣基督是朋友之间相互联系起来中心和最高点。基督是他们向往的目标，是朋友向之延伸的“尚未”。在灵性的情谊中，他们完全具体而现实地经历着爱与安全感、共同性与相互献身的临在。但最突出的特征却永远是对于在上帝之国的现实中达到终极的永恒接触的渴望和要求。

宗教情谊是这个国度的标识与圣事，它让人在尘世间就已感知到上帝的国，因为上帝的国在经历心灵一体的过程中，部分地成为现实。

这一现实同时又促使人渴求更大程度的一体，直至我们全体与上帝并在上帝之中实现绝对的一体。

由此可见，维持灵性的情谊的朋友的“职业”便是怀着渴望的期待者。他们尚未拥有他们完全的要求，但是，他们通过情谊已经感知到在等待着他们的东西。这里存在着一种在“已经”与“尚未”之间的对话或者交流。因为朋友只是逐渐地体认到期待着他们的东西，所以，他们便更加深切地渴望和要求绝对完美地去体认这种东西，因为现在的体认是支离破碎的。朋友的结合越是紧密，他们便越是渴望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绝对一体的时刻。

从上帝方面来观察，灵性的情谊是上帝对人类之爱的一种圣礼。圣礼在这里的含义并非只是通过类比方才可以把握的现实的象征。在灵性的情谊中，上帝事实上真正在通报着

自己，而且传播着他的话语的创造力。然而灵性的情谊作为圣礼却并非已经结束的，而是动态的现实，这个现实一直推动着怀有爱的人在通向上帝的道路上前进。正因为如此，这就要求那些维持灵性的情谊的朋友在人性和宗教方面更加成熟。他们承担着圣礼性的职责，即在这个世界上做一面爱人的上帝的镜子。这种成熟和责任意识不是自动获得的，更不是单纯地履行某些规则或义务便可能获得的。成熟与责任的前提是对自己的生活、对每个人都应完成的使命进行一次彻底分析。

### 3. 情谊与教会

天主教内部个别灵修传统的发展拒绝承认或者至少诋毁情谊之为情谊本身，尤其是那种所谓“局部性情谊”，它推崇一种错误的“普遍”和“抽象”的爱。

情谊既不同于“普遍的”爱，也不同于新约所指的诚爱之爱。诚然，福音中爱的诫条可以而且必须不含情谊，否则怎么理解基督教关于爱敌人的诫条呢？然而，情谊却不能没有爱。爱自身比情谊更富有包容性，更具普遍性。情谊始终是爱的一种特殊形式。

近几个世纪以来，人往往在一种“自己制作的”、即在一种没有《圣经》依据的属灵的名义之下，对作为人与生俱来的表达情感的方法和能力的情谊的存在表示怀疑。由于极力将情谊视为危害宗教完美性的东西，由于对情谊或明或暗的谴责与诅咒，人的本性便受到极大压抑。渐进性的感情自杀

所造成的心理障碍这一后果曾经是（现在仍然是）灾难性的：孤独、厌世、怪癖、酗酒、同性恋、敌视男人或敌视女人的心态、意志消沉、内心不满以及形形色色的神经官能症。

许多修会团体都在思考：为什么他们面临着灭绝的威胁？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不再有“勇气”选择这种历经几个世纪之久的、验证的生活方式？一种可能的答案是：将情谊从修道院生活中逐出的悖逆天性的种种努力创造了一种往往“无法强求”对于有宗教兴趣的年轻人接受的宗教生活。教士和修会组织之所以后继乏人，应从修道院和神学院以外的地方去找原因，即到社会、学校、家庭以及其他地方去找原因。当然，从当事人自身去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也是正确的。

## 五、修道院高墙内的情书

虽然长期以来受到来自教会方面的禁忌，然而千百年来教会史上却一再出现这样一些男女，他们决定选择一种恪守贞洁和顺从的修道院生活准则，但同时又认为放弃婚姻结合并不意味着放弃人与人之间的爱与情谊，其出发的起点和归宿的终点都是对上帝之爱。这一对对男女中的绝大多数已在传统的长河中沉没消逝。但仍然有一些人的书信——大都经历几个世纪之久——保存至今，从而打破了缄默。譬如：圣多明俄的嫡传弟子萨克森的约尔丹与他心中的女子、女修院副院长安达罗的狄安娜，12世纪伟大的神学家、本笃会(Benedictines)会士阿贝拉尔与他倾慕的女子、博学的女修院院长海萝丽丝，加尔默罗会(Jeronimo)修女阿维拉的特蕾莎(Teresa von Avila)与她爱慕的男子、年轻的加尔默罗会神父格拉西安(Jerónimo Gracian)，利雪的特蕾莎(Thérèse von Lisieux)与她的女友、同胞姐姐西利娜·马丁(Céline Martin)。当然不应忘记教会史上西笃会的友爱派的整个传统。难道应该禁止讨论这些伟大人物之间的情谊与爱情？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围绕着上述一对对爱侣——他们代表着许多人——展开了一些伟大的爱情故事，这些故事各自以自己的方式讲述着灵性的情谊的基本结构。不仅这些“情

侣”的生活环境，而且首先是他们自身的自由决断使他们追求一种特定形态的情谊。这类情谊关系表现出令人吃惊的相似性与共同性。

在所有人身上都让人感觉到那种对相互结合的向往，不论利雪的特蕾莎、阿维拉的特蕾莎还是萨克森的约尔丹，他们都渴望在实现共同的任务时得到空间上的接近、精神的交流、心灵的统一和爱情的果实。他们各自伴着情人走在通向上帝之路上，而且觉得自己也为朋友无条件地陪伴着。他们内心的联结是毋庸置疑的，这是给予他们以生命活力的力量，这使他们有能力走上与上帝、与人合一的道路。所担心者只是，“另一些人”可能会错误地解释他们这种朋友般的爱；他们自己却丝毫不怕相互承认他们的爱，塑造和呵护他们的爱。

因为他或者她意识到自己已被引导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所以没有人感到自己远离上帝。相反，人之爱的经验就像一条直接通向上帝的跳板或者道路。对具体的你的渴望与对上帝的渴望融为一体，这在他们的书信中时时有所表露。这不难理解，因为事实上这是“肉身化”了的爱。于是，实现爱的具体形式便成为追随基督的一种形式。所以对具体的你之爱一变而成为基督成人这过程的继续，基督是作为圣父之爱的标志而成为人的，这并非为了通过爱去解救“人类”，而是为了去解救每一个个别的具体的人。上帝爱我们并非将我们当成普遍的人类的一部分，而是因为我们是位格，因为我们是具有具体和独特品格的个体。

读者从此书的选例中将会发现，这里缺少几对著名的情侣，他们就是阿西西的圣方济各（Franziskus von Assisi）与圣克拉蕾（die hl. Klara），诺德林根（Nördlingen）的海因利

希 (Heinrich) 与埃布纳 (M. Ebner), 苏索 (H. Seuse) 与施塔格尔 (E. Stigel), 撒肋爵的弗兰茨 (Franz von Sales) 与尚塔的玛利亚 (J. Maria), 富科尔 (C. de Foucauld) 与邦迪夫人 (Madame von Bondy), 德日进 (P. T. de Chardin) 与泰尔哈德-尚邦 (M. Theilhard-Chambon) 等。[4]

原因在于本选集一方面依据现存的往来书信 (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和圣克拉蕾就没有留下书信), 另一方面, 选集旨在提供文献, 借以说明“灵性的情谊艺术”的特点。本文选无意解释什么, 只想让教会史上那些圣者和伟大的男女自己来说话。本书所选录的情书既非杜撰, 亦非取自历史推论、诠释或者可疑的传说, 一切都是白纸黑字写在信笺上的, 编者亦未作任何改动。读者可以讨论此处或彼处的含义, 但信件的真实性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说明一点: 情谊是不分性别、不分门第的。本书所介绍的情侣多数为异性。为了说明情谊的宗教特征这一主题, 避免强调它的性别特征, 书中最后两章分别收录了利雪的特蕾莎与她的姐姐西利娜的来往情书和西笃会中主要关于修道院修士之间的情谊的文献。

## 注 释

[1] 德日进 (P. T. de Chardin, 1881—1955): 法国天主教耶稣会会士, 哲学家、神学家、古生物学家。——译注

[2] 西塞罗 (M. T. Ciceron, 前 106—前 43): 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主要哲学著作有《论目的》、《神学论》等。——译注

[3] 参阅《以西结书》十一章 19—20 节: “我要……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 赐给他们肉心……”作者在这里是反其意而用之。——译注

[4] 阿西西的圣方济各 (Franziscus von Assisi, 1181/1182—1226): 天



主教方济各会和方济各女修会的创始人。

圣克拉蕾 (die hl. Klara, 1194—1253): 女隐修院院长。1212年在圣方济各的协助下创立克拉蕾安贫会, 即方济会第二会。

诺德林根的海因利希 (Heinrich von Nördlingen) (生卒年不详)。

埃布纳 (M. Ebner) (生卒年不详)。

苏索 (H. Seuse, 1295? —1366): 德国奥秘神学家, 上帝之友会创始人之一。主要著作有《真理小书》(约 1327) 和《永恒智慧小书》(约 1328)。

施塔格尔 (E. Stigel) (生卒年不详)。

撒肋爵的弗兰茨 (Franz von Sales) (生卒年不详)。

尚塔的玛利亚 (J. Maria) (生卒年不详)。

富科尔 (C. de Foucauld, 1858—1916): 法国军人, 探险家、苦行僧。1890年成为苦行僧, 11年后成为传教士。

邦迪夫人 (Madame von Bondy) (生卒年不详)。

泰尔哈德-尚邦 (M. Theilhard-Chambon) (生卒年不详)。——译注

#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



## 第一章

---

# 萨克森的约尔丹与 安达罗的狄安娜

# 一、引言

1210年的巴黎——热烈的学术气氛笼罩着这个欧洲的科学之都。早在12世纪，曾由隆巴杜（P. Lombadus）、维克多学派<sup>[1]</sup>学者和阿贝拉尔担任校长的巴黎总教堂学校就备受爱戴。当1200年两所总教堂学校合并为巴黎大学时，巴黎的精神生活便更加为人所称道和敬重了。

同年，在这一科学研究中心学习七门“自由艺术”<sup>[2]</sup>的年轻大学生中，有一位来自埃伯施泰因的格拉芬家族的德国人，这便是于1185年前后生于帕德博恩（Paderborn）附近威斯特伐伦博尔根特莱希（Borgentreich）的萨克森的约尔丹（Jordan von Sachsen）。当时的德语区没有大学，而他又想研究自由艺术与哲学，以便将来从事神学研究，所以，他便来到巴黎。据他同时代人的记述，他是一位天赋极高的青年。他获得了神学学士、文学硕士和副执事学位，似乎已经站在僧侣—学者之路的起点上。然而，这位德国青年却选择了另一条路。他面临的是一项既可展示他的思辨天赋又可发挥他那非比寻常的博人好感的禀性的使命。

1219年他与圣多明俄相识。圣多明俄的宣道使约尔丹注意到，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教会极为需要一种生活方式与劳动风范：一方面由于某些僧侣奢侈和道德失检的生活作风，

官方教会威信受到损害；另一方面则因为一些宗教清贫运动——如阿尔比派（Albigenser）和瓦尔顿派（Waldenser）——的异端特征对基督教教义造成威胁。多明俄在争取一些人与他一道实现他建立修会的理想，以便他们能够效法使徒，以清贫生活和云游宣道的方式对抗异端派别。

在认识布道兄弟会创始人的理想一年以后，即 1220 年 2 月 20 日，约尔丹便加入尚处萌芽状态的修会。1221 年，多明俄在约尔丹本人缺席的情况下，在波伦亚（Bologna）的修会最高神职人员大会上委托他为修会伦巴第（Lombardei）省教区主持。在这期间，他初次与后来的圣阿格尼（St. Agnes）女修院院长交往。她便是我们在保存下来的约尔丹的情书中所熟知的“亲爱的狄安娜”——安达罗的狄安娜（Diana von Andalō）。

当时狄安娜本人正与波伦亚其他贵族妇女一道筹建一所女修院，这一理想得到圣多明俄的大力支持，但只是在约尔丹的领导下理想才成为现实。同年多明俄离世。1222 年 5 月 22 日约尔丹被一致推举为第二任会长。在约尔丹的“修会第二创始人”称号中蕴含着真理的火花。多明俄离世时，修会的修道院不足 30 间，会员仅有几百人。而在 1237 年 2 月 13 日约尔丹去世时，上述数字增加了十几倍，总计约有 300 个修道院，数千名修士、修女，影响遍及欧洲，甚至发展到了亚洲和非洲，从爱尔兰到耶路撒冷、直至俄国这一广阔地区。

约尔丹的一生都是奔波劳碌。尽管他经常为病患所苦，而又患眼疾，但他仍不断奔波于欧洲，走访他的修会：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英国的修道院。他究竟有多少时间住在波伦

亚，从他与狄安娜的通信中是不得而知的。但是，不仅一年一度在巴黎或波伦亚举行的修会最高神职人员大会经常使他来到狄安娜的身旁，而且波伦亚大学也是他特别喜爱在其中宣教的所在地之一，其他城市如帕杜阿（Padua）、维尔泽里（Vercelli）、巴黎或者牛津。他在那里为他的修会争取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

“中世纪修道院情书选”——至少约尔丹不曾生活在修道院之内，他为献身于上帝和人的事业而被推向了广阔的世界。这种生活态度直至今日仍然是多明俄会士生活的传统。在波伦亚的圣阿格尼过隐修生活的狄安娜与约尔丹一样也是超越了时、空界线，这从这对情侣的通信可以得到证实。如果说人在他们的书信中一再读到那种对于与对方接近的渴望、与对方相见的渴望，这就表明，这些选择宗教道路的人之间的爱不会随风飘逝，也并非“没有血肉”，它同样要一个人投入整个身心。狄安娜和约尔丹两人内心为这种关系而充满喜悦。实现这样一种精神联系的方式不同于婚姻架构之内的爱的联系的方式，后者是合二为一的和繁衍后代的。约尔丹与狄安娜的关系在爱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约尔丹努力不懈，使布道兄弟会在世界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狄安娜在同一场由多明俄运动所影响的范围内为创造一个新的妇女集体生活方式所献出的热情，则是他们那爱情之树上结出令人钦慕的硕果。

安达罗的狄安娜——至今对“这女人是谁？”这一问题的的好奇心仍不减当年。

如果说狄安娜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女性，那么，我们就把握住了她这个人的某些特点：她的洋溢热情表现在向往着一

种集中于基督身上的生活，表现在她反抗她父亲为她安排的婚事，她希望以多明俄会的精神在波伦亚创建一所女修院，她严格地坚持着自己所选择的灵修道路，有时甚至严格得近乎病态，使约尔丹不得不提出批评。她的热情还表现在她为了深藏于她内心之中对约尔丹的爱而献身的精神。这些话今天听起来也许颇不习惯，不过这种热情特别清楚地表现在热恋女子与热恋男子所具有的那种彻底精神上。约尔丹与狄安娜正是以这种精神将他们对对方的倾心和一项他们为之而献出自己的爱的使命联系起来。诚然，对这种爱的升华也不乏声嘶力竭的谴责，但是今天重新审视一下这双重的献身精神所结出的累累硕果也足以平息这种谴责了。

狄安娜出身于安达罗贵族之家，这是波伦亚地区一个古老而富有的世家。还在1219年狄安娜邂逅圣多明俄之前，她就与许多布道兄弟有来往。据13世纪圣阿格尼志记载，她在1218年就努力劝说父亲转让土地供多明俄会士筹建修道院之用。她很想过一种与她的富裕家境相似却又截然不同的生活。奥尔良的雷金纳德(Reginald von Orléan)的布道更加增强了她根据她富裕的家境选择多种生活形式的愿望。因此，1219年她就此向多明俄宣誓，前提是她不离开她所熟悉的环境。多明俄本人非常支持她创建女修院式团体的想法，因为在波伦亚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妇女也希望建立这么一个团体。实现这一设想的唯一障碍来自狄安娜的家庭。她曾两次逃离父母，躲进波伦亚附近的隆扎诺修道院。第一次逃跑时她被强行抓回，她为此而失去两条肋骨；第二次，即在1222年11月1日——这时多明俄已去世——则以她父亲的失败告终。

前伦巴第省主持、现任修会会长萨克森的约尔丹趁基督



升天节的八天节期带领狄安娜与四位女伴迈进新落成的修道院，随后于 1223 年的 6 月 29 日举行了赠会袍仪式。

约尔丹与狄安娜于 1223 年至约尔丹逝世的 1237 年通信——当他出访圣地的修道院的归途中在叙利亚海岸遭遇风暴，船沉人亡。这些书信绝非“约尔丹一生中一段插曲”，<sup>[3]</sup>而是他那个怀着深情的心房搏动的记录。

在漫长的中世纪，像约尔丹这样的人并不多见，他除了忙于修会会长的繁重事务，还腾出时间应答大量的私人信函。从保存下来的 56 封信中，读者至少可以从 36 封中看到他那炽烈之爱的渴望、他的友善、体贴以及对共同走在宗教道路上的人所表现出那种充满爱意的劝诫，其中也流露出一些后来得到深刻发展的多明俄会神秘主义意味。我们应感谢阿尔特纳 (B. Althamer) 的研究，他在 1925 年推出了按时间顺序编订全部 56 封信的第一个具有科学价值的版本。其中四封寄给德国特里尔 (Trier) 附近俄伦共祷会女修院 (Kanonissens-tift Oeren) 一修女，两封分别寄给约尔丹在伦巴第和巴黎的会友，其余 50 封都是寄往波伦亚的圣阿格尼多明俄会女修院的。他的女会友狄安娜定会为其中的 37 封信而感到高兴，那是约尔丹专门写给她的。

约尔丹致狄安娜的信表明，约尔丹十分珍惜与波伦亚的圣阿格尼修道院所保持的特别亲密的关系，在发往阿格尼的大量信件中只有几封是写给全体修女的。当 1228 年在波伦亚召开的修会最高会议上通过的会章规定不容许多明俄会士承担更多的女修院的灵修辅导时，约尔丹特别向狄安娜说明，这不是针对圣阿格尼女修院的。有时他要求将致狄安娜的信在修女的圈子里宣读，目的是使尽可能多的修女听到他对灵修

生活的告诫。不过，这是例外情况。绝大部分书信都是写给狄安娜本人的。

有一些信很短，是从公务中抽身而成的急就章，常常只是深切思念的表白。但也有一些详尽的长信，从这些信中可以看出约尔丹不仅是满怀眷恋之情的朋友，而且是信仰道路上的伴侣和引路人。虽然约尔丹经常在信中提到狄安娜的信，但我们始终不曾发现她自己写的信，这是一个令人伤心的缺憾！

约尔丹写给狄安娜的那些信是会友之间灵性的情谊的典型例证，他们彼此会意，在内心深处联结在一起，将他们的爱牢牢系在上帝身上。

他们都对对方承担着责任。当狄安娜得知约尔丹的健康受到严重损伤时，她忧心忡忡，有如大山压在心头，而约尔丹则竭力抚慰狄安娜，减轻她心头的负担。他自己同样十分惦念狄安娜的健康。他一再提醒她苦修操练(asketischen Übungen)应有节制，他最希望看到的是，不再有任何可能损害身心健康的东西困扰狄安娜。

他们相互怀有的责任感特别清楚地表现在履行修会内部各自的使命时所具有的和衷共济、相互支持的精神。狄安娜是如何支持担任刚建立的多明俄修会会长并作出非凡努力的约尔丹的、她是否向他提出过建议以及提出过什么建议，这些都湮没于基督教传统的历史长河中而成为一个谜团。不过，约尔丹至少经常谈到他的布道活动，谈到在扩大会众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请求狄安娜与圣阿格尼修院的修女为他祈祷，从而使她也参与了共同的使命。

为建立同一个修会，两个朋友的活动实现着不同类型的

宗教生活：一为活动型生活（vita activa），一为默观型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约尔丹以言与行，狄安娜默默祈祷。

毋庸置疑，狄安娜个人的倾慕和爱在支持着为了上帝、为了人类而过着颠沛生活的约尔丹，给予他力量和慰藉。当然，不仅仅是慰藉。狄安娜的宗教激情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严格的苦修训练给约尔丹造成极大的忧虑，因为他总想保护他们在他们共同走向上帝的道路上避开弯路。这表明既是情人又是朋友的约尔丹既使他心中的玫瑰了解自己，同时也为她承担责任。约尔丹种种的考虑并非单单为了狄安娜，而是想借此修正一种在苦修训练中过分夸大唯灵论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中世纪、尤其是在女修院中最为常见。下面提到的埃克哈特（Eckhart）和苏索（Seuse）也与这一倾向有关。因此，约尔丹竭力使狄安娜听从他的劝告，让修女在苦修中保持分寸。

约尔丹与狄安娜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他们之间的爱在塑造圣阿格尼的团契生活以及整个修会的发展中结出丰硕的果实。

这两位圣者如何相爱、如何相互思念？他们基于何种爱的观念？他们以何种对对方的和自己的使命之责任感来营建他们的友谊？他们如何凝重而坦诚地为他们的爱而生活？关于这一切，读者在阅读这些信件时将一一深切地感受到。

这里奉献给读者的 18 封信是从所有书信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经过重新翻译，重新编排，即不是以时间顺序，而是按照题旨内容确定先后的。脚注中的罗马数字是按写信时间排列的顺序号。每封信都是按照中世纪流行的文体与格式写成，都有冗长而又相似的问候与结束程式。为了避免这些干扰性的重复，编者删去了这些公式化的文字，在简短的问候

语后便是书信正文。结尾程式往往代之以“望你保重——你的约尔丹”。谨举以下两例说明原信开头与结尾的格式：

布道教友会的弟兄约尔丹怀着父亲对女儿的崇敬谨向狄安娜女士致意，他作为弟兄问候上帝的儿女、家庭里的姐妹（罗 8：15），他怀着圣灵对情人之爱，他怀着与情侣的一致信仰向她致意。祝愿她摆脱眼前的痛苦、享受永恒的欢乐。

请向你的那些姐妹致意，愿她们遵循我们圣徒教父奥古斯丁的教诲不懈地认识、热爱并身体力行地遵守上帝的戒律，改正从自己身上发现的一切谬误，坚持正确的东西，摒弃一切不应得的东西，维护美、保持健康者，使弱者强、柔者刚、矢志不移地护卫着**你的新郎**——那受到永恒赞美的上帝之子——所喜爱的一切。阿们

拉丁语原文本无标题，现在的标题取自书信语境以便于读者理解每封信的要旨。

## 二、书信选录

### 爱的语言

……最亲爱的，因为我不能经常——像你与我都希望的那样——与你晤面，向你倾吐衷肠，所以，每当我提笔给你写信，让我的信去见你，向你述说我的近况时，我便能够减轻几分我内心对你的深切思念。同样，我也想知道你的情况。你的进步、你的健康是我最大的快乐。

此刻你想必正忐忑不安地度着时光，因为你不知道命运将把我抛向大地的哪个角落。不过，即便你知道，你也没有合适的信使传送你向我提出的问题。何况，亲爱的，我们相互写些什么并不太重要；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燃烧着主之爱的烈焰。你对我，我对你都怀着这炽烈的爱一直不断地、激动不已地交谈着。

狄安娜，我们当前所过的日子是清苦的，如果我们相爱，这种爱也不可能没有痛苦和困厄。因为当你为不能经常见到我而伤心时，我同样也由于你远离我而不得见忍受着相思的熬煎。

谁能领我们走进这“设防之都”（诗 60：11），走进这主自己所建的“伟大的国王之都”（诗 48：1）？主不会伤害我们，我们也不会相互伤害。然而，在这里我们的血肉之躯时时都在被撕裂着，我们的心灵深处时时都在被啮噬着；正是由于我们身处悲惨之境，我们才时时呼唤着：“谁将拯救我离开濒于死亡的躯壳？”（罗 7：24）然而，我们却必须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而且，只要每日每时的焦虑尚未将我们窒息，我们就必须将我们的精神完全倾注于那能够救我们于“困厄之中”（诗 25：17）的主，在他身上我们将获得安宁；而在他之外我们只会有忧伤和痛苦。

现在让我们愉快地接受我们所遭受的不幸吧。因为我们忍受了多少悲哀，向主奉献出多少忧愁，我们就会从上帝之子耶稣基督那里获得多少欢乐（太 7：2）……

请为我祈祷，我知道你会这么做。请代我向院长和加莉雅娜、向居住在外面的我们的每一位女友、特别向你的家人——倘若他们来拜访你的话——致候。请他们为我祈祷。

望多保重……你的约尔丹<sup>[4]</sup>

## 炽烈的爱

……最亲爱的，尽管我给你写信时忙得不可开交，但我仍然设法让你听到我的片言只语，只是为了博得你一点儿好感。你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内心深处，我无法忘记你。当我得知你赤诚地、以你那颗炽热的心爱着我时，我更加思念你。

因为你对我的爱使我对你的爱的圣火燃烧得更加猛烈，它也更加猛烈地震撼着我的心灵……

我不得不就此住笔。愿真理的灵充盈你的心田、抚慰你的灵魂，愿它帮助我们在天堂般的耶路撒冷永恒的结合……

多保重，最亲爱的。望你经常在主面前为我祈祷。我需要这祈祷，因为我有这么多错误。我很少祈祷，所以，愿你请求你的姐妹们多多为我祈祷。<sup>[5]</sup>

## 暂时的分离

……我知道，你很担忧我的健康状况，就如我担忧你一样；因此，我想简短地告诉你我的近况。托上帝的福，我的身体很健康……不要老是忧心忡忡。我最亲爱的，我虽然不能与你长相厮守，但我在精神上总是怀着最真挚的爱待在你的身边。我不在时你心灰意冷，我并不奇怪，因为我又何尝不是因见不到你而抑郁不振呀！我总是这么安慰自己：这种分离不会是永久的，总会有个尽头。很快我们就要相会，相会在“永远受赞颂的”（林后 11：31）上帝的儿子基督那里。

代我问候院长和所有修女——我尊贵的女儿，尤其代我向新教友加莉亚娜问好。望你为我祈福。<sup>[6]</sup>

## 谁爱得更深

……我坚信，我没有相应地报答你的爱，因为你爱得更

深，你给予我的爱胜过你从我这里得到的爱。然而，我并不希望由于你这种使我如此快乐的爱而让你的身体受到损伤，使你的心灵感到抑郁。我听说，你因我患病而十分沮丧，寝食不安，你的姐妹也是如此。不过，你们为我做的祈祷感动了上帝（诗 88：3），他怜悯我，延长了我的生命，或者毋宁说赐给我更多的时间去忏悔。

在圣劳伦修斯节<sup>[7]</sup>时，虽然我还十分虚弱，但听从了大夫的劝告离开了维洛纳（Verona），在的里雅斯特（Trient）便大大好转了。在圣母升天节那天甚至能够向民众布道了，第二天居然还可以向教士布道。

我很担心你和你的姐妹的健康，很想知道“如果为这一切而疑虑重重，会有什么结果”（罗 8：31）。你，最亲爱的，仰望上天，相信主吧（但 13：35），无论什么样的艰难压在你身上，无论什么样的辛劳放在你肩上，上帝总是在你们当中（太 18：20）！所以，你们万不可丧失勇气。这封信是我在圣母升天节的第二天于的里雅斯特写的。<sup>[8]</sup>

## 有节制的爱

……最亲爱的，尽管我不能像你和我共同希望的那样，经常亲眼见到你、经常向你敞开我的心扉，但是，只要我写的信能到你手里，能告诉你我的行止起居，我心中对你的深切思念就能稍稍平静下来。我也极想知道你的近况，因为你和你的姐妹信仰上的进步总是给我带来莫大的欢乐。

假如不是因为缺乏信差而投送受阻，我早就给你写信了。



经过十五天的行旅生活，我于圣诞节前夕平安抵达巴黎女修院。我至今仍滞留在此，进行布道并期待着主的怜悯。我希望你和你的姐妹为我真诚祈祷，求上帝倾听我们的祈祷、增加我们的人数、宽厚而有效地感动巴黎的大学生。

信差急着离去，下次再给你详细讲述吧。有一点你务必放在心上：记住我常常对你和其他姐妹的忠告，最重要的是当心你自己的身体，以免心力交瘁，带来不可挽回的后果，否则只会有一副无力完成事业的羸顿之躯，精力不支，那就再也不能为周围的人作出良好榜样，带领他们去敬仰上帝了。这一切你在未来的某一天会亲身经历到的！

我希望你多留心 and 关怀你的姐妹。身体过劳弊多利少，在守候、斋戒与哭泣时很容易忽略节制的美德。怜悯、善良、谦卑、温柔和忍耐（西 3：12）虽是美德，但也不可失去节度。所以我劝勉你们：“在这一点上，但愿你们更加完美”（帖前 4：1），因为我相信，“你们在这一切方面都很丰富”（林后 8：7）。但是，在此世的生活里不可能存在着什么完美得无以复加的东西，除非我们到达那个不再有缺陷的所在。在那里，人人变得尽善尽美，人人都丰盈充实；在那里，这一切丰盈充实全都来自上帝，来自受赞美、受颂扬的上帝，上帝在那里“在万物之上统御一切”（林前 15：28）。<sup>[9]</sup>

## 焚烧的翅膀

……最亲爱的，你明白，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为缺少某些东西所苦，我们就达不到那将来会赐予

我们的不知疲倦的境界。

原因在于我们不能坦然地对待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一切。我们时而因处境顺遂而飘飘然，时而因处境困厄而沮丧颓唐。

现在，当我们还在此世，就应设法使自己适应我们所憧憬的未来生活。为了能将我们的心校正到上帝的力量上，我们必须竭尽心智将我们的一切希望、信任和力量通通集中于我们心中。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仿效自身永远沉静不变的上帝。他是无时不在的可靠的庇护所。你越是努力寻觅他，你便越是感到安全。因此，那些将巨大希望寄托在上帝身上的圣者蔑视他们在此生碰到的一切丑恶现象。

所以，亲爱的，你要更多地去向主求助。只要你在内心坚定不移，无论什么困难都不会压倒你。你要将这一点铭刻心底并用它来劝诫你的姐妹。我还要简单讲一件让你感到宽慰的事：前些日子我梦见了你。你似乎在对我说话，完全像在现实中那样。至今只要我一回忆起这个梦，就感到非常快乐。你说：“上帝对我说了这样一些话：我狄安娜，我狄安娜，我狄安娜，而且一再补充道：我很善良，我很善良，我很善良。”你必须明白，这对我的确是极大的安慰。[10]

## 两颗心合而为一

……既然我的心在主身上与你的心合而为一，因而我祝愿你像我一样健康。你在我心中那一部分是那么完美，所以我宁可自己承担忧愁也不忍心看到它压在你身上。因此，最亲爱的，你要努力上进，去爱上帝，把你的心灵献给他，因

为傍近上帝就是你的幸福。将你的信赖给予他（诗 73：28），告诉他：“我的灵魂依傍着你”（诗 63：9）。

另外，你现在要有足够的勇气，因为我——遵从上帝旨意——将会面对面地与你相见了，见到我在精神上一直注视着的人了。保重，亲爱的，代我问候姐妹，请她们为我们祈祷。如果你认为收留兰贝蒂娜之女是合适的，我便允许你收留她。你为此事所做的一切我认为都是正确的……

请代我问候我所爱、也爱我的所有人，特别问候那些你认为我更熟悉的人。在伦巴第、托斯卡纳（Toscana）、法国、英国、普罗旺斯（Provence）以及甚至德国的所有城市中，波伦亚是我心中一颗最璀璨、最可爱的明珠。

你的约尔丹<sup>[11]</sup>

## 共同的目标

……自前不久我离开你以来，上帝一直十分垂顾我们。我相信你对那些进入雷焦（Reggio）修道院的人的情况已经了解很多，感谢上帝保佑他们。现在我从我正停留的地方维尔泽里写信给你，我们这里有可能吸收一名新修士。我希望，我们——根据上帝意愿——很快会增加更多的修士。

山那边的海因利希病情严重，我很希望你和你的姐妹为他祈祷。我们很担心会完全失去他。

此外，最亲爱的，“把你的忧愁卸给主”（诗 55：23），要有信心，要学会在主身上克服世事变幻带给你的一切困难。不

要惦念我。我希望，你留在波伦亚受到的庇护我在朝圣途中也能够分享到。你身处清静之所，与世隔绝，我过着颠沛的游方生活，但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出自对主的爱。只有稳健地引导和指点我们度过时间上的流放之苦的他才是我们的目标……

望多保重，代我问候我的女儿，特别问候院长，加莉亚娜（Galiana），约丹娜（Jordana）和尤拉塔（Julata）。请她们为我们祈祷。

真诚问候你和她们。

你的约尔丹<sup>[12]</sup>

## 对祈祷的信赖

……我的信几乎不能带给你安慰，尽管我真诚祝愿你从中能够得到安慰，至少我希望那安慰着弱者的上帝之灵赐给你安慰。因为他的安慰纯净而圣洁，以真理充实我们。因为他的名就是、他就是“真理之灵”（约 15：26）。你要面对着他，当我不在你身边时，你就耐心地借助他等候我。我暗自求他庇佑你和你的姐妹。

请你们为教士的心灵祈求上帝，愿主使他们在内心产生震颤，将他们引到自己身边，使他们自己得救，使他们敬拜上帝和教会，而且使他们——只要他们称职——为我们的教团增加力量。因为几乎一切人内心都异常冷漠，迄今为止，我仅仅为我们扩充了一名成员。所以，他们必须从外部得到他

们自己本身所没有的烈火。

你的约尔丹<sup>[13]</sup>

## 完全交到上帝手中

……我对你不太满意，因为听说你为我这场病如此忧心如焚，你似乎担心，我将从上帝之子的名单中被剔除出去，我不再有幸忍受我们的解救者耶稣基督的苦难。难道你不知道，上帝要打他接受为儿子的每一个人吗？难道你不愿意上帝将我接纳入他的儿女之群（来 12：6）？既然你希望我进入天国，你就必须赞同我走这条通向天国之路，而这是一条必然充满苦难的路。

假如这场病使我遭受不幸，那么，我肯定会认为你有道理为此而惶惶不安。但是，如果它为我带来幸福和事业成功，那么，我就不愿看到，最亲爱的，你为我的得救而激动。既然你想安慰我，想为我消除伤痛的原因，那么，你就要克服你精神上的忧伤，不要为我担心。请代我向主祈祷，请求他使我今天为未来的惩罚而遭受的一切不幸都能在恩宠之光的照耀下向好的方面转化。因为每一个优秀而温厚的艺术家都知道，他的作品需要什么样的琢磨。所以，我们必须顺从他的意志，将我们的道路交到他的手里……

望多保重，代我问候和安慰我的女儿，向你和她们致以诚挚的祝愿。

你的约尔丹<sup>[14]</sup>

## 爱意的劝告

.....

.....你曾写信告诉我说，你还不能怀着一颗欢乐的心而死，然后进入有着许多居室的圣父之家（约 14：2）。因为圣阿格尼（St. Agnes）修道院还没有按照我们的规定建立起来，并得到巩固。现在，我希望你以更加平静的心情“离开这世界与基督在一起”（腓 1：23）。

当然，我愿意看到，你从内心深处向往着你要去的所在。但我并不希望你怀着过分的悔恨，在身体受到有失理性的摧残下匆忙地赶到那里去，因为正如所罗门所言：“非理性的欲求不足取，操之过急容易失误”（箴 19：2）。

所以，我要提醒你不要再如此急不可待，而你现在正陷于这种错误。因为“你们要如此（富有理性地）跑，才能赢得奖牌”（林前 9：24），这是一位圣徒说的。但愿上帝垂恩，将我们拉到他的身边，赋予我们以能力，怀着更多的善和以更大的魅力追随“他的膏油的芳香”（歌 1：3）。但愿他“以他的旨意引导我们，最终接受我们进入壮美之地”（诗 72：24）；到那时，我们将在耶稣基督光辉的照耀下与他一起显现。

我将把曾经向你提起过的那个姑娘送到你那里。请你像我对你所期待的那样对待她。我担心她会成为你的拖累。可是，别人又不愿继续照料她。出于对为拯救我们而受难的基督的爱，我很怜悯她。我很希望能有一位德国教友每周两次，至少一次与她讲讲话，以免她将德语忘掉。她会德

语和伦巴第语。请修道院院长派一位德国教友来，让他们用德语交流。目前她已不愿讲德语，因为自复活节以来她一直住在格拉尔德(Gerard)先生家里，他们家里只讲伦巴第语。格拉尔德先生说，这是个好姑娘，他很不愿意让她走。再谈。

你的约尔丹<sup>[15]</sup>

## 分享“你”

……因为我不能——正如我们共同希望的那样——用我的肉眼看见你，所以自我离开波伦亚后常常写信给你。因为我不想让你为听到关于我的种种流言而惴惴不安。

我想让你知道，我在布雷斯察(Brescia)发过高烧，感谢上帝的垂怜，我恢复了健康，之后便来到米兰。现在，我希望能继续我的行程。望你在主身上寻求安慰，以便我也好从他身上得到安慰。因为你得到的安慰对我而言便是伫立于上帝之前的欢乐和喜悦。

愿你多保重。代我问候全体姐妹，代我向她们致意。

你的约尔丹<sup>[16]</sup>

## 言——甜如甘蜜

……尽管此刻我没有充足的时间像我希望的那样给你写

一封长信，但我仍然要写，想尽快告诉你“道成了肉身”（约1：14）：裹进马槽之道，这是拯救与恩宠之道、是甜蜜与壮美之道、是善与温柔之道，这便是耶稣基督，即作为“被钉十字架者”（林前2：2）。而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升腾到达圣父的右边。你应让你的灵魂升腾到那里，你将永远在那里安息。

请在你心中默念这一圣言，在你的精神里仔细考虑它，在你的双唇间品尝它，像品尝甘甜的蜂蜜。请你记住它，反复思考它，但愿这圣言永远栖息、居住在你心中。

还有一句不太重要的话，这就是：你们回报的爱，你们的心。这句话在你心中，这句话增强着你对我的爱。这句话也属于你，愿它永远留在你心中。

望多保重，请为我祈祷。

你的约尔丹<sup>[17]</sup>

## 与远离的朋友相交

……我们分离越久，相见之心越切。然而，我又希望是上帝的意志使我们在此之前受阻而未曾相会。如果这是上帝的意志，那么，我们应顺从他的意志。

今年冬天，自基督降临节开始我一直住在巴黎。由于上帝垂恩，许多贵族门第的优秀学者和博士入会。就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一天，几位会友告诉我说，已吸收了72名会士。愿你与姐妹为此而感谢上帝。



关于我的健康状况我要让你知道的是，我抵巴黎前高烧已退。只是一只眼睛患疾，使我伤透脑筋。

保重。

你的约尔丹<sup>[18]</sup>

## 内心的痛苦

……虽说天意安排我不得不与你分离，但这分离对我也并非没有痛苦。何况你又加给我一些痛苦呢？因为只要我一看见你满面愁容，我便不仅为我们的分离，而且为你那种无比绝望的心境而心酸。你为何如此感到绝望无助？难道我不是与你同在、与姐妹同在吗？我是你的，不论你在工作还是在休息、不论我在你身旁还是不在你身旁、不论你在祈祷、做圣事还是像我希望的那样受到奖励，我都属于你。倘若我死了，那你如何是好？

即便我死了，你也无需过分忧伤。因为，即便我死了，你仍然不会失去我，我不过是提前被送往那光明住所而已。我可以在那里为你祈祷。在那里我对你也许更加有用，远远胜过我在这个世界上苦捱时日。你要放宽心，勇敢些，凭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与恩宠振作起来……

耶稣基督与你同在。

你的约尔丹<sup>[19]</sup>

## 解忧的安慰

……从你的来信中我了解到，你很为你所提到的修会章程深感不安。不过，我觉得你欠冷静，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我与新章程的阐释者都不曾想到针对本修会的修女。从不曾有人提到过这一点，这也并非我们的本意。这事我十分清楚，因为我参加了一切有关会议和解释。而且，我了解我们迄今为止所通过的一切章程的基础。我们作出这一决定的理由完全不是你所想象的，即不是由于我们的修女，而是针对一些非本修会的妇女。她们一旦表示愿意参加本修会，我们在各省的教士便轻率地允许她们剪头发，授予她们会袍，主持她们为决心献身恬淡寡欲的生活而进行的宣誓。

切莫向外人提及此事。你也别担心这会给你们带来不利。不过，使你产生这些疑虑的人实在干了一件蠢事：他使你在无需担心的地方大伤脑筋。

最亲爱的，坚强些，愉快些。凡是由于我的不在而失去的东西——因为你不得不接受我之不在这一事实——请到一位比我更好的朋友那里去寻觅，即到耶稣基督那里去寻觅。你可以时时在“精神与真理之中”（约 4：23）为他的临在而感到欢乐。他会更悦耳、更动听地与你谈话。如果你偶尔觉得他远离你、躲避你，这时你要记住，这不是他想惩罚你，而是对你的恩宠。他是一条将你的精神与我的精神联在一起的纽带。只要你想到主，你也就时时在我身边，不论我走向何

方。(提 1：3)

请多保重，代我问候我的女儿。

给你去信的当日我便准备从热那亚 (Genua) 动身，那些要宣誓的修女可以以我的名义向修道院的男院长或女院长宣誓，她们无需为此而产生疑虑。我同样十分快乐，就像她们当着我的面宣誓一样。[20]

## 心灵的思念

……你给我写这封信是由于思念，因此，我想告诉你一些关于思念天国的事。最亲爱的，《旧约》里父亲的思念将你的新郎基督推入苦难，而今他已经来了。既然你满怀思念之情要求他来，他怎么会不到你那里去呢？因此，你应将你的思念全部转向上天。

谁不愿入地狱，谁就必须仰望上天。居住在旷野的人必定不安全，因为他暴露于一切敌人之前。居住在牢固的营地或者塔楼里的人却非常安全。因此，切莫将你的帐篷扎在荒郊，要像大卫逃避扫罗那样逃到牢固的地方（撒上 20：21），因为你借助你的向往便住在天国里了。

我想，你还不会德语。这并不奇怪，因为你从未去过德国人的国度。人世间，人生来就只说母语。因为“那从地上来的人，是属于地，他说的也是地上的语言”（约 3：31）。因此，如果你想学会一门语言，那就将你的要求向上天提出，这样你便懂得了一切，不论你抓起一本书来读或是去倾听宗教演讲。因为凡是未到过精神国度的人是不可能理解它的语

言的。

别忘了，灵与肉都属于人。如你所见，身体为使自己不至饥饿而死，总是要满足他在身体的国度的欲求。灵魂则高于身体，所以，不可使你的灵魂听信身体支配，而是不时地将它送上前往精神国度的旅途，使它在那里采撷在地上找不到的食物，它的价值表现不是金钱，而是心灵的思念……

蜜蜂在地上的花丛中采集地上的花蜜，将它带回蜂巢，这是因为它们担心它们的未来。你的精神如果不用信仰的蜂蜜喂养，它将死去。因为我知道它是多么地挑剔，它鄙夷粗糙的食物。最亲爱的，将你的精神送往那天国草地上的花丛（诗 104：30），让它在那里采集它赖以生存的花蜜。不过，不要让它将采到的花蜜统统吞下，要将一部分装入心中作为储备，当思念之情有所懈怠时，可以从中得到补充。

每当你徜徉于思念之乡时，请不要忘记写信人。

你的约尔丹<sup>[21]</sup>

## 永远与你在一起

……我知道你希望我到波伦亚来。我何尝不希望如此，这对我也是一大安慰呀。只是目前我十分虚弱，经不住往返波伦亚的旅途颠簸。而且，我动身去巴黎的时间也日益迫近，上帝安排我去参加修会会议。不过，尽管我不能亲自来看望你，我的精神——不论我去何方——永远在你身旁。尽管你的身体留在那边，我总带着你的精神同行。

关于我的健康状况——感谢你们的祈祷——它已日渐好转。尼柯劳斯 (Nikolaus) 院长和其他会友了解详情，你问他们便知一切。

关于兰伯蒂娜 (Lambertina) 的那个小女儿，我要提醒你一点：如果不是由于你的缘故，她出了什么事，对此不要太放在心上。要耐心些，把你的事托付给主，愿主“按他的旨意” (弗 1：9) 垂恩处理此事和你的其他事务并作出决断。圣者唯一为之伤心并表示悲恸的是失去上帝的恩宠。

假如上帝恰恰要让此事发生，我希望他会怀着仁慈又从别的方面来安慰你。因为我们相信，此生中的任何痛苦本身都蕴含着对人有益的东西，从而证实圣徒所说的话：“上帝跟那些爱他的人，跟那些按照他的旨意被呼唤的人同在，将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都引向善。” (罗 8：28)

代我以耶稣基督的名义问候我所有的女儿，也问候所有非修会的女儿，关于这些人你是知道的，我想在精神上问候她们。愿耶稣基督的恩宠不离开你，你是我通过他所爱的人。

你的约尔丹<sup>[22]</sup>

## 注 释

[1] 维克多学派，维克多修道派 (Victorianer)，12 世纪法国圣维克多 (St. Victor) 主教堂的圣职团体。许多名学者、神秘家、诗人都得益于此。——译注

[2] 自由艺术 (Artes liberales)：从古希腊教育科目演变而来的欧洲中世纪教学科目的总称，共七门，亦称七艺。即语法、论辩术、辩证法、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前三种为“三艺”，后四种为“四艺”。——译注

- [3] 参阅舍本 (H. Ch. Scheeben) 写的传记《萨克森人约尔丹》, Vechta, 1937, 页 31。
- [4] XIII, 此信于 1236 年圣灵降临节前后, 写于巴黎。
- [5] XII, 写于 1223 年至 1236 年间。
- [6] XIV, 1229 年夏写于意大利北部一城市。
- [7] 圣劳伦修斯 (St. Laurentius, 歿于 258 年 8 月 10 日): 殉道者, 被授予圣徒名号。节日为 10 月 8 日。——译注
- [8] XXXIII, 写于 1227 年。
- [9] XXXIX, 1227 年圣诞节前夕写于巴黎。
- [10] IX, 写于 1223 年至 1226 年间。
- [11] V, 于 1233 年 4 月至 5 月间写于意大利北部一城市。
- [12] IV, 1233 年夏写于维尔泽里。
- [13] XIX, 写于 1224 年至 1232 年间。
- [14] III, 写于米兰, 1233 年夏冬之间。
- [15] XXIII, 写于 1227 年 1 月至 2 月间。
- [16] XXX, 1229 年写于热那亚。
- [17] XLI, 约写于 1223 年至 1236 年间的某个圣诞节。
- [18] XLII, 1236 年基督降临节前写于巴黎。
- [19] XLVI, 写于 1231 年夏。
- [20] XLVIII, 1229 年写于热那亚。
- [21] LI, 写于 1223 年圣灵降临节。
- [22] II, 约 1234 年春写于米兰。



## 第二章

---

# 阿贝拉尔与海萝莉丝



# 一、引言<sup>[1]</sup>

当读者打开阿贝拉尔（Abaelard）与海萝丽丝（Heloise）的往来书信时，犹如被引入一幕无比美丽、无比丰富的戏剧，会看到一座空荡荡的舞台随着演员的出场而渐渐活跃起来。这些书信是伟大的爱情与友谊之独一无二的人性见证。海萝丽丝是一位——人们曾完全正确地评说——伟大的献身于爱的女性，她在某种程度上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了纯洁的爱的本质就是如此，而且只能如此。<sup>[2]</sup>阿贝拉尔写给海萝丽丝的信证明，他是一位致力实现基督之爱的崇高理想不知疲倦的斗士。他为此将他的整个生命孤注一掷，这一生命没有海萝丽丝是不可想象的。他使海萝丽丝也卷进了他那急风暴雨般的生活所掀起的大大小小的波涛之中。

海萝丽丝与阿贝拉尔自始至终是一桩感情公案中的主人公。他们两人是这一伟大相遇的见证，这首先表现于他们的往来书信中，关于开始时的情况则记载于阿贝拉尔独自写的《受难史》中。

他们初次邂逅大概在12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期间。阿贝拉尔当时38岁，已是极富声望的哲学家和神学家。1079年，他生于南特附近帕莱的一个骑士家庭，父名贝伦加（Berenger），母名路西亚（Lucia）。在青年时代，他已表露出对哲学研究，

尤其对逻辑学研究的热情。有两位老师对他的学术道路产生过深刻影响。最初受到孔比耶尼的洛色林 (Roscelin von Compiègne)<sup>[3]</sup>的影响,他奠定了阿贝拉尔批判唯名论的思想方向。在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读书的最后几年接受了尚波的威廉 (Wilhelm von Champeaux)<sup>[4]</sup>的影响。后来,他与这位老师绝交,这是他接二连三地与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人物绝交的开始。

与尚波的威廉不欢而散之后,他于1101年在麦伦 (Melun)创办了自己的第一所学校,这所学校由于他长时间寓居帕莱 (Palais)休养而关闭。随之,他在科贝 (Corbeil)创办了第二所学校,最后在巴黎的日奴维拉山 (Genoveva-berg)创办了第三所学校。阿贝拉尔从1113年起师从拉昂的安塞姆 (Anselm von Laon)<sup>[5]</sup>研究神学,但因学术见解分歧而与之分手。1114年,他重返巴黎并以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资格出任圣母院教堂学校校长,教授辩证法与神学。

在1117年的巴黎,这桩感情公案在教士和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富尔贝尔 (Fulbert) 府邸拉开了序幕。富尔贝尔延聘阿贝拉尔,以便他的外甥女海萝丽丝在一位如此有名望而又受人爱戴的老师指导下在哲学上得到深造。海萝丽丝生于1101年,曾在阿根杜 (Argenteuil) 修女学校受过良好教育,广泛涉猎拉丁文献,包括西塞罗、卢坎 (Lukan)<sup>[6]</sup>、塞内加 (Seneca) 的作品。此外,她还通晓希伯来语和希腊语。于是,在这个求知欲旺盛的姑娘与富有声望的教师之间产生了一种令今天的读者感到惊愕的关系。我们在灵性情谊中碰到的大都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的亲密关系的结局是共同走向上帝,他们并未成为身体激情的俘虏。但是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的相

爱关系，最初的表现却与此相反，在两人身上看不出实现一种灵性情谊的迹象。

阿贝拉尔利用海萝丽丝的舅父对他的信任，诱惑海萝丽丝，把在富尔贝尔府邸的授课变成他俩秘密谈情说爱的时间。“现在，我可以长话短说”，他在《受难史》中写道：

由共居一府邸发展为两颗心合而为一。整个授课时间我们都在卿卿我我，耳鬓厮磨。不过，每当我们渴望一个僻静的角落时，我们只需埋头书本便足够了。书总是翻开摆在那里的，只有爱情成为优先话题时，提问与解答才十分热烈。相互的亲吻多于箴言的阐释，我的手往往不是放在书上，而是伸向她的胸脯。我们不看书本，只是相互深情地凝视着对方的眸子。我们贪婪地享受着爱的各个阶段，挖空心思、变换着花样丰富着我们的爱。在此以前，我们从未品尝过这种欢乐，这时却怀着烈火般的倾慕激情不知餍足地享受它，从不感到厌倦。

阿贝拉尔为这种不体面的勾引而深感愧疚，因为海萝丽丝对于他是一个不大可能再有第二次的机会。海萝丽丝自青年时代就被认为是一位博学的才女。所以，这样一位女子与具有哲学家的特殊天赋和过分自我意识的阿贝拉尔一拍即合。加之，海萝丽丝当时的活动范围是巴黎的知识界，在这里，圣母院教堂学校校长阿贝拉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萝丽丝住在富尔贝尔家，而富尔贝尔与阿贝拉尔一样也是教士、主教大教堂教士会成员。因此，阿贝拉尔轻易地利用了

他的弱点：让他的外甥女在这位名师的教导下成为一位杰出的学者。海萝丽丝也难以抵御这种诱惑。

于是，他们成为一出由幸福的高潮跌入悲惨低谷的戏剧中的主角。为什么他们有这样一种前定姻缘呢？这对于我们始终是一个谜。不过，值得深思的是，海萝丽丝之所以成为阿贝拉尔的灾难，并不是因为她恰恰击中了他在孤独生活中所形成的“易受伤害之点”，这一点便是他对于哲学所表现的激情，正是哲学将他引向了那条给人带来喜悦而同时又易受攻击的探索真理之路。

后果可想而知，海萝丽丝怀孕了。阿贝拉尔把她带到他居住在布列塔尼(Bretagne)的姐姐家。海萝丽丝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儿子阿斯特洛拉比乌斯(Astrolabius)。他们互相作出——尽管海萝丽丝提出种种保留条件——结婚承诺，只不过出于对阿贝拉尔学术工作的考虑，这一承诺秘而不宣。富尔贝尔也保证对这一婚姻保持缄默。海萝丽丝对此却表示怀疑，但她始终未能动摇阿贝拉尔对这一导致灾难的保证的信任。当海萝丽丝滞留在阿根杜修道院，阿贝拉尔重返巴黎继续执教时，命运便开始干预这桩爱情公案了：海萝丽丝家族的人对阿贝拉尔进行报复，将他阉割了。他写道：“这些人的仇恨心非常强烈，他们决定毁掉我。我的仆人被收买了。一天夜里，当我静静地睡在床上时，他把他们引进了我的房间。他们对我进行了那么残酷、那么羞辱人的报复，世界都会为之震惊：他们割去了我下身的那个曾伤害过海萝丽丝的器官。”

这一事件使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的生活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阿贝拉尔选择了修道院生活。按照他的愿望，海萝丽

丝也决定——还在阿贝拉尔之先——以修女生涯终了此生。海萝丽丝进阿根杜本笃会女修院时还不满二十岁。

他们的爱情第一阶段的特征是这对情侣烈火般的激情，这使他们置风尚和道德于不顾。此一对彼一，犹如一块磁铁，双方都无力摆脱对方的吸引力，都完全陷入对方的磁力场。“我的讲课是如此乏味，如此松散！我照本宣科，毫无新意，机械地反刍着咀嚼过多次的东西。如果有幸产生一点灵感，那也只会是情诗，而决非哲学的启迪”，阿贝拉尔在他的《受难史》中如此写道。在海萝丽丝笔下，我们读到的则是这样的倾诉：“假如你因哲学思索而感到困倦，就请在这个游戏场上憩息。你写的那许多古典与现代形式的情歌至今仍为人传诵……它们的魅力尤其使女性为你而发出倾慕的感怀，因为大部分诗歌讴歌的都是我俩的爱情经历。所以，我的名字很快便被传向四方，使许多女人产生妒意。”由此可见，阿贝拉尔因对海萝丽丝的爱而荒疏了他的学术研究，哲学家变成了诗人，他的情诗广为流传，脍炙人口。

海萝丽丝的情况又如何呢？舅父为了她的深造而延聘阿贝拉尔为家庭教师，她因以17岁的年龄便学问出众而小有名气，这在12世纪是十分罕见的。这是由于当时教堂学校的大门——在12世纪大学教育尚处起步阶段——对女性是关闭的。一般而言，当时只有修院或不愁衣食的贵族之家方可使一个女子受到正规的教育。阿贝拉尔的学问将他带到了这个年轻姑娘的身边。于是，海萝丽丝便为这哲学与爱情的绳索缚住，她无力挣脱。这个情谊的故事在海萝丽丝看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伟大的献身爱情的故事，她完完全全献身于她所爱的朋友和男人，完完全全顺从他的意志。在重要之点上，

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各自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例如，关于海萝丽丝反对婚姻的缘故，阿贝拉尔在《受难史》中写道：“对她而言，在我看来，最体面者莫过于：她被称为‘情人’，而不是‘夫人’。将我紧紧地联系在她身上的是自由奉献的爱，而不是强制性的婚姻枷锁。”在海萝丽丝笔下我们读到的是：“你是我的见证。满足我的快乐、实现我的意愿，并非我的目标，绝不是。我的目标是使你完全得到满足。‘夫人’之名对别人也许是崇高的、隽永的。但我却认为，所有种种甜蜜的象征永远是被叫作你的情人，或者——啊，请别生气——被叫作你的陪睡者、你的妓女。在你面前忍受最大的屈辱便是对你的最崇高的敬意。我的低下地位也绝对遮蔽不了你的熠熠光辉。”他们两人都向往着哲学家兼教士的理想形象，这理想要求他们恪守不婚制而把婚姻看成是个人自由和研究自由的丧失。海萝丽丝愿意放弃婚姻，于是，阿贝拉尔便可继续走他的教士兼哲学家的道路而又不损害他应有的道义上的地位。如果他们公开缔结婚约便堵死了这条道路。<sup>[7]</sup>这里要请读者注意，在那个时代教皇要求接受圣职者遵守不婚制，这在当时也是受广大民众拥护的。阿贝拉尔当时似乎只是一名削发僧，即一个连低级圣职都不曾获得的教士，无论如何海萝丽丝不愿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她明白，这条道路是阿贝拉尔生活的基本内涵，也包括了他此生已顺利走过的历程。她历数了她反对婚姻的理由，她说，如果阿贝拉尔选择温馨的家庭之乐，放弃他非凡的哲学才能，这无异于将珍宝深埋。因为家庭会夺走研究哲学所必须的对材料的冷静态度和对思维所必备的清静环境。海萝丽丝本能地预感到，两个生命的婚姻必然使他们从幸福的巅峰跌入苦难的深渊。“一切

善意的劝说和礼貌的告诫于我都无济于事”，阿贝拉尔在他的《受难史》中写道，“我完全失去了理智。海萝丽丝也不愿用更激烈的言词来伤我的心。她只有一边抽泣一边说：‘即便我俩注定要毁灭，但仍然存在着一个安慰，这便是我们未来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将与我们曾经有过的爱的甜蜜一样深切。’”

做阿贝拉尔的伴侣，以自己的生命全力帮助他去完成科学与宗教使命、对自己的使命的无条件肯定而对爱情保持忠贞，这就是海萝丽丝献身于爱的实质，或者说是其深不可究的内涵之所在。借用圣埃克苏佩里（Antoine de Saint Exupéry）<sup>[8]</sup>的《小王子》童话中的话说，这便是：海萝丽丝用心灵的眼睛看着阿贝拉尔，她看出了他成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兼教士的理想。由此而产生对阿贝拉尔——她无力摆脱的爱的玫瑰——的责任感。

这个包含着无限心灵震撼的故事的外在事变使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成了一部受难史，确切地讲是一部爱情史的主人公。“哪里有不受难的爱情？在开初的激情之后经结婚阶段，现在我们便进入这故事的第三个，也是最长的一个阶段。”于是，感官享受时代为漫长的修道院生活所取代，这对海萝丽丝与阿贝拉尔便意味着空间上的分离。

阅读这对情侣书简的读者也许会重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从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的往来书信中难道看不出他们二人在宗教道路上实际上是方向不一、目标各异的吗？

的确，我们在他俩的书信中所见到的并非天真的一见钟情，而是一种相爱的情谊。它不断自我反思、不断自我质疑、不断以上帝为尺度量度自我。他们这种高度成熟的爱表现在

他们这对夫妻在缔结婚约 12 至 15 年以后开始的往来书信中。

他们两人都过着“修道院高墙内”的宗教生活。阿贝拉尔作为圣德尼团契 (St. Denis) 的警示者并不太受喜爱，又由于他的《论上帝的单一性与三位一体性》一书而受到索瓦松 (Soissant) 宗教会议 (1121) 的批判，他因此而退隐诺根苏塞纳 (Nogent-sur-Seine) 过着孤独的生活。一群弟子仍拥戴他并为他们敬重的导师修建了一座护慰之上帝祈祷堂 (das Oratorium des Parakleten)。1228 年，阿贝拉尔将它改建为本笃会修女居住的护慰之上帝修道院。后来，他当了布列塔尼地区的圣吉尔达修道院 (Abt von St-Gildas) 院长。因为受到本会会友的跟踪，他逃离了该修道院。在这种内心矛盾重重而又无所依托的情况下，他于 1135 年写成他的《受难史》。<sup>[9]</sup>这本书后来辗转相传，落到了海萝丽丝手中。从此便开始了护慰之神女修院院长与本笃会神父之间的书信往来。

在这些往来书信中，这位修会姐妹仿佛依然是当年洋溢着青春激情的海萝丽丝，而阿贝拉尔给人的印象俨然是夫君，当然同时又兼为宗教领导、神父和僧侣。这些书信告诉人，阿贝拉尔把那一次使他丧失男性特征并使他作为丈夫而与海萝丽丝从空间上分离开来的打击，理解为昭示于他们共同生活道路上的上帝意志。这一点与海萝丽丝迥然不同，她在事过 12 年后仍然激烈反对这神意的判决。正是在这一点上，在对待命运打击所持的不一致的态度上，表现出我们从书信中感受到的两种不同的英雄气概。海萝丽丝以她的奋斗毫不含混地向我们表明，她在阿根杜接受修女面纱，完全是为了顺从阿贝拉尔的意愿。她毕生忠于她的“爱中应无我”的理想。早



在她反对成婚时，她便试图捍卫她的这一理想。海萝丽丝的英雄气概的基础是她的伟大人格：她在那个共同事件之后，竭尽全力以使阿贝拉尔重新踏上实现两人的共同理想之路，这就是让阿贝拉尔成为真正的哲人与智者。海萝丽丝的结局究竟如何？她是否在修会生活的磨炼中已不再把他们两人生活中的这一转折看成是可能实现共同宗教道路的条件而逐渐顺从地接受下来？对这些问题我们无从得知。那些书信无法使我们了解她的整个一生，我们只能从中看到她一生中的一个片段。所以，如果问她在其晚年——她于1164年去世，晚于阿贝拉尔22年——是否还怨恨上帝是个不公正的法官，这纯属多余。至少在她与阿贝拉尔通信这段时间，她仍然是一个将对真理的追求理解为对阿贝拉尔的爱的女性，因此她公开了她对爱的这种理解，以正视听。

像阿贝拉尔那样，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似乎过着伟大的恋人与本笃会修女双重生活的女性。尤其在流传下来的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中，她提出的请求表明她是一位责任感极强的女修院院长。在信中，她请求她的宗教伴侣阿贝拉尔解释女性修会生活的方式之起源与本质，以及针对妇女的教规。她个人就此所发表的看法证明她是极富责任感的女修院院长和神学家。

在《受难史》中，阿贝拉尔承认，他之进入修道院并非出于宗教使命感或者对修院生活的向往。在被海萝丽丝的族人阉割之后，他是为了掩盖这一耻辱才躲进圣德尼修道院的。而他一经踏上这条宗教道路，便走得十分执著。这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他写给海萝丽丝的信中。在这些信中，他从一开始就试图使海萝丽丝从人性之爱达到完美性之理想转向经由上

帝之爱的道路达到完美性之理想。对于海萝丽丝给他的第一封信的抬头称谓“献给我的仅次于耶稣的唯一亲爱者”和下款“你在基督之中的唯一亲爱者”，阿贝拉尔的回信的抬头称谓是“献给基督的新娘”，下款为“基督的仆人”，他以此为他们共同生活的开始或者即将开始定下了调子。

阿贝拉尔竭力使海萝丽丝明白，阉割并没有削弱他的爱，而只是使他的爱发生了变化。两人的爱情已陷入死胡同，他们自己是无法从中走出来的，而只能靠上帝之手的引导重新回到通向上帝之路。至少阿贝拉尔将他的受阉割作如是理解：“上帝的公正裁决——这一点我不会看错——恰恰在我犯罪的那个部分惩罚我；对我之被人出卖不过是报复我自己背叛上帝的公正。”即使他作为女修院院长海萝丽丝的悲剧性斗争的相关当事人给人以严厉和冷漠的印象，但在指引道路时仍然表现出朋友之爱。他试图在他走向上帝的道路上携带着海萝丽丝，因为他早已赶在了她的前头。阿贝拉尔体会到了海萝丽丝的搏斗之艰辛，他也在做着看来似乎不可能的事：使她不再抱怨上帝，不再被动地跟在她的知己之后亦步亦趋，而是共同在通向上帝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耐人寻味的也许是，阿贝拉尔在圣马塞修道院(St. Marcel)院长任上于1142年去世后安葬在圣灵堂，22年后，在1164年海萝丽丝去世时也安息在同一个地方。阿贝拉尔和海萝丽丝的奥秘也许他们本人也不理解。他们身后留下的书信使后人可以看到一对以爱情纽带联结在一起的夫妻与朋友的内心生活。

## 二、书信选录

### 第二封信<sup>[10]</sup>

你的婢女，不，你的女儿，  
你的妻子，不，你的妹妹，  
向  
我的主，不，我的父，  
我的夫君，不，我的兄长致意！  
你的海萝丽丝向我的阿贝拉尔致意！

最亲爱的！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你手书的一封致朋友的劝慰信落到了我的手中。我只瞥见开头的几句话便认出了你的笔迹。因为我心中始终想着写信人。所以，我怀着热切的倾慕沉浸于他的话语之中。我虽已失去此人，但他的形象却从他的话语中闪着祝福的目光注视着我。

诚然，信中字字句句无不浸透着怨与悲，这些我并没有忘记；因为写信人描绘了我进入修道院的悲凉画面和你，我唯一的爱，背负着十字架所走的没有尽头的路。我相信，任

何人读到或听到这个受难故事都会为之动容。它猛地将我摇醒，使我又重新感觉到我的痛苦。

你向你的朋友提供了一份非常忠实的受难叙述！你为了安慰他而使我失去安慰，你为了愈合他的伤口却又再度撕开我旧有的伤口，而且你还给我造成了新的伤口！我跪下恳求你，当你的心迫使你去医院治那些甚至是别人给别人造成的创伤时，也医治一下为你自己造成的创伤吧。

你对我的修女们和我所承受的罪责是多么重要！我们的修道院——除了上帝，你是它唯一的创建者；我们的祈祷堂——你是它唯一的缔造者；我们的神圣的团体——你是它唯一的奠基者。

你自己的，完整意义上的你自己的工作是为事奉上天而建新的种植园，当中的植物大都还很稚嫩，还需要经常浇灌才能茁壮成长起来。我们是些柔弱的女子，因此，我们这个种植园十分娇嫩，缺乏抵抗力，何况它又是一个新的种植园呢。所以，它更需要悉心的、经常的照料。

关于姐妹的情况，我暂时不想多谈。你绝不可以继续无视你对我欠下的那份情债。你必须偿还我——你那唯一之所爱者的这笔债。你若想了结对那些虔诚的姐妹所负的责任的话，你就必须认真地偿还它。我的心在时时刻刻啮噬着我的悲痛之中苦捱时日，而你却从不曾想到过对我进行抚慰灵魂的谈话或者写封安慰的信帮助我！你是明白你所承担的分量的，因为婚姻祝礼将你与我联系在一起了，你对我承担着义务。你也属于我，因为世人都可作证，我对你的爱是无限的、无止境的。我心中之所爱呀，你知道，所有的人都知道，我由于失去你而失去了什么，在那世人所看到的最卑

污的背叛发生后，那突如其来的变故是多么令人悲伤！我失去了你，也因此而失去了我，我悲痛欲绝。然而令我陷入悲痛之无底深渊者却是那世人尽知的可耻背叛。呻吟于最剧烈的压抑之下的人要求得到最有效的医治和安慰。她不向任何人要求得到这些东西，而是向你、只能向你。是你，是你一个人给我造成的创伤。求你发发慈悲也治愈它吧！只有你才能使我忧伤，也只有你才能给我快乐和慰藉。只有你对此承担义务，而且也只有你有此能力，具有一个人所能具有的最大能力。

你是我的见证。满足我的欢乐、实现我的愿望并非我的目标，绝对不是。我的目标是使你完全得到满足。“夫人”之名对别人也许是崇高的、隽永的。但我却认为，所有种种甜蜜之象征永远是被叫作你的情人，或者——啊，请别生气——被叫作你的陪睡者，你的妓女。在你面前忍受最大的屈辱便是对你最崇高的敬意。我的低下地位也绝对遮蔽不了你的熠熠光辉。你在致友人的信中也并非完全没有谈到我心内的真实意愿，你也多次提到关于我为挽救爱的盟约而反对婚姻的理由。

如果认为夫妻双方怀着对至善至美的爱共属一体，如果认为灵魂的贞洁比放弃身体之爱更加不会使婚姻纽带断裂，那么，这是个神圣的、幸福的自我欺骗。

我恳切地请求你，这请求对你肯定不至过分，也容易办到：既然我一定得放弃与你重逢的幸福，那就请你给我至少写几行表示爱的话语吧——你在这方面的语言是十分丰富的啊——请你为了我让你的珍贵形象在这爱的话语中重现吧。我注意到，你在寥寥数语可给人以救助时却惜字如金。这时，

我的希望便如流水而去，不再期待你的爱会化为行动而广延开来。

当你去上帝那里寻求庇护并事奉他时，我也做着你做的事。不，我还早于你披上修女面纱。我本来——上帝明鉴——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指令先于你迈进阴间的，但却后了你一步。如果我的自我不在你那里，那么它就哪里都不在，因为没有你便没有它的存在，没有它的本质。让我的心与你同在，求求你，求求你了！让它在你那里受到保护！只要你给它一个友善的面容，只要你以你之爱报我之爱，以你之微报我之大，以你之美言报我饱含牺牲精神之劳作，它就感到受到了保护。啊，假如你的爱不曾那么坚定地相信我的爱，假如你不得不为此而疑虑重重，那何至于有今天！我给予你的是安全的凭靠，而我今天收获的却是不堪忍受的轻蔑。可是，你切莫忘记我所做的一切！也不要忘记，你所欠我的一切！当我偎在你的胸膛享受肉体的快乐时，世人可能就曾思忖，究竟是自我奉献的爱还是自私贪欲的驱使让我投入了你的怀抱。现在，结局证明了我出于什么原因开始爱你的，为了听命于你的意志我放弃了这个世界的一切欢乐，我毫无保留地献出了一切，只为自己保留了那唯一者。正是通过这种奉献，我成为你的。然而，你，你记住，你是多么不义啊！我的贡献巨大，你的回报却与之不相称；确切地说，你的回报是无，是全无；我期待你为我做的是少之又少，对你而言简直微不足道。我当着上帝祈求你，当着你为之献身的上帝祈求你来见我一次，至少写几句安慰的话。有这么几句话，我就会站立起来，继续愉快地事奉上帝！当你诱使我享受这尘世的欢乐时，我可以收到你一封又一封信，你一首又一首的

情诗向全世界炫耀着你的海萝丽丝。一条条街道，一户户人家都传扬着海萝丽丝的名字。难道你不愿在我身上再次唤醒上帝之爱吗？你现在不是比以往在我心中唤醒人的情欲时更有理由唤醒上帝之爱吗？我最后一个庄严的请求是：记住你欠我的情债，你要倾听我的要求……我现在以简短的问候结束这封长信。

我唯一之爱，望多保重！

### 第三封信

修会兄弟阿贝拉尔以基督之名  
致他最爱的姊妹海萝丽丝

自从我们为了事奉上帝而避开尘世以来，我从未给你写过一句安慰和告诫的话！你所指出的事实是正确的，然而，你的解释则错了！我之保持沉默并非由于我冷漠无情，而是因为我非常相信你自己的聪明。既然上帝垂恩无比慷慨地赐予一个女子必须有的一切，那么，我便可以认为，她不需要我的信了。你是一个以言行教诲迷途者、安慰颓唐者、支持软弱者的女人，这于你并非新的才能，你在以副手的身份辅佐你的院长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如果你现在仍以当年支持姊妹的那般爱心关怀你的女儿，在我看来这就够了；我若再提出什么教诲与告诫则纯属多余。不过，也许你出于谦逊有另外的想法，想用宗教问题来磨炼我这支为文的笔；请告知我你的要求，我愿借上帝之助满足它们。

赞美上帝，感谢上帝！是他让你们担心我曾面临的一个又一个严重危险，是他让你们减轻我所受到的种种攻击。但愿你们在祈祷中为我代言，让仁慈的上帝将我纳入他的保护之中，“将撒旦立刻踩在我们脚下”！我的姊妹，以前在世界上曾为我所爱的、现在在基督身上特别为我所爱和珍视的姊妹呀，我立即先向你奉上我所得的《诗篇》。请你不停地向主祈祷，直到他宽恕我种种严重的越轨行为，庇护我免受每日威胁着我的危险！教徒向上帝和他的圣徒祈祷非常应验，尤其是女人为她的家人、妻子为丈夫的祈祷。我们在这方面有大量证明和例子。

在《旧约》和《新约》中，你会发现，死者复活之伟大奇迹仅仅有利于或者至少有利于女人，要么是为了女人，要么是在女人身上完成的。《旧约》向我们讲述了两个应母亲的请求令死者复活的故事，这便是以利亚及其门徒以利沙创造的奇迹。福音书只有三个有关主耶稣基督令死者复活的奇迹：这三个奇迹都是有利于妇女。事件本身就证实了上面援引保罗的话：“妇女通过复活重新得到死去的人。”在伯利恒城门耶稣唤醒了寡妇的儿子，因为寡妇的悲痛使耶稣无比感动，他将儿子还给了母亲。耶稣还接受了拉撒路的姐妹玛丽亚和马大的请求，使他的好朋友拉撒路复活。甚至一位会堂主管也请求耶稣，耶稣便给他的小女儿以同样的恩宠。这就证实了：“妇女通过复活重获她们死去的人。”因为睚鲁的小女儿在死亡之夜——犹如那些重新得到家庭成员的身体的人那样——立刻重新得到她自己的身体。然而所有这些**生命复活**都是应少数人的请求发生的。

因此你们多次虔诚的祈祷将易于使我获得生命。上帝非



常喜欢你们为他而遵奉的清贫与贞洁。因此，上帝将垂恩倾听你们的祈祷。

不过，现在我暂且不谈修道院这一最神圣的集体，那里有许多虔诚的处女和寡妇经年不懈事奉她们的主。我现在想单独对你说话：我深信，你的虔诚态度能够感动上帝。我深信，你尚未首先做你能够感动上帝的事，尤其是现在，当我面临巨大危险的时候。当你祈祷时永远记住那个真正属于你的人，你要满怀信心不停地为他祈祷！

最亲爱的，你知道，当我还在你们中间时，你们的团体在祷告中对我表现了热烈的爱，你们每天都把为我作的祈祷作为每一次向主祈祷的终结。现在我尤其需要你们祈祷的帮助，因为我远离你们，严重的危险在威胁着我。我诚心诚意地请求你们，求你们让我在这遥远的地方知道，你们为表明对我的爱而作的祈祷是多么真实。

如果主让我落入敌人之手，他们会将我制服、杀死。或者，如果我在远离你们的地方死亡，那么，我向你们请求并发誓：不论我的身体在哪里，深埋于地下或暴尸于地上，都请你们将它运送到你们的墓地。愿我的女儿，确切地讲，愿我们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姊妹因见到我的坟墓而激起热情，将为我作的祈祷送上苍天。无论在何处，基督徒之墓地都远不如在虔诚的、奉献于基督的妇女身边美丽。因为正是妇女曾操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安葬、正是她们曾用珍贵的膏油为耶稣生前和死后涂抹、正是她们坐在耶稣墓旁悲哀地哭泣、正是她们首先得到耶稣复活的福音而获得安慰。天使显现于她们面前，对她们讲话，她们马上便分享到复活的欢乐。她们有幸四次瞻仰复活者并用手触摸他。

最后，请接受我一个重要请求：

你们现在为我的身体之生命而忧虑万分。请你们也关注我灵魂的得救，让死者享受生者享受着的助人之爱，请你们以你们特殊的虔诚祈祷帮助死者！祝你、祝姊妹、祝所有的人得救和健康！

请为我祈祷基督！

## 第四封信

他在基督中的唯一之爱

致她的仅次于基督的唯一之爱

使我惊奇的是，我唯一之爱，你居然违反书信格式和自然顺序，在开头的问候语中竟将我置于你之前。你竟敢在称呼中将女人置于男人之前、将妻子置于丈夫之前、将奴婢置于主人之前、将修女置于僧侣和修士之前、将女修院院长置于男修院院长之前。其实这规则便是如此，而且，本应如此：在给地位高者或同一地位者的信中，收信人的名字在前，在致地位低者的信中寄信人的名字在前。

然而令人惊奇者还不止此：你必须安慰我们，但你却置我们于不得安慰的无望境地，你本应擦干的泪水，却又任其如注而下。当我和修女读到信末你写的“如果主让我落入敌人之手，他们将会把我制服、杀死……”时，无不热泪盈眶。还有许多类似的话，天啊，最亲爱的，凡事要三思而后行，你怎么会写出这种东西来呢？

失去你就意味着失去我自己的生命：你若走了，我就没有力量活下去，我甚至不愿活这么长久。你大谈你死亡的可能性，其实也是我的死亡的可能性。这死亡的现实性仍是未知数；但愿她朝我走来！上帝不可、绝不可答应，我将活得比你长久。我一定期待着你对我的这种最终的问候和爱的表示。那唯一者你不会从我这里得到，只有在那唯一的情况中，我将先行你一步，而不是跟在你的后头。

我执著地请求恩宠，恩宠你的唯一爱你的人！别对我说那样的话，它们就像无数利剑刺着我的心；切莫说，生比死更难！痛苦已使我寝不安席，我已无力向上帝敞开我的心扉。这颗心因遭受恐惧和痛苦而几近死亡。所以，我已不能再事奉主，这是你的罪过，你得救助我，是你首先使我成为主的仆人的呀！如果沉重而又苦难的命运不可逆转，我们所能做的便只是祈求它早日来临，否则我们只能因竭尽神恩也无法避开的事而长久忍受恐惧的熬煎。一旦我失去你，我将不再有任何希望，我这事奉生活还有什么意思呢？你是我在这个世界的唯一安慰！你的生命，是我从你那里获得的唯一安慰！

\*

\*

\*

从你身上得到的其他欢乐已属过去，我甚至不敢期待你的来访，以便至少偶尔从你身上找到我的自我。啊，如果我能上帝面前为自己辩白，我便要说：上帝，你为何处处待我如此残酷！你，仁慈的上帝啊，你是多么地不仁慈！你赐福，可又使人何等的不幸！命运的一切力量，它所有的利箭都消耗在我身上。灾难之神要对其他人而发的愤怒已经没有武器。命运的箭袋又已装满，然而，其他人却用不着惧怕它

的攻击，因为我是箭靶。如果命运还剩下一枝箭，那么，它在我身上再也找不到没有伤痕的地方了。我本来可以以死结束这痛苦，但死是命运的事。所以，我担心，我可能死得很惨，命运用它永恒的折磨不可能让我很快地死去。

我是可怜者之中最可怜者，不幸者中之最不幸者！你曾那么尊崇我，将我高高置于其他所有女人之上。然而，我登得越高也跌得越深，这是你也是我造成的。因为山越高，跌得越惨！在所有上层贵族妇女中没有哪一个如此受到命运的垂顾，没有谁有可能超过我或者与我并肩而立！命运也从未将其他任何女人如此无情地抛进深渊，让她在痛苦中备受熬煎。

命运也让我分享你的荣耀，你毁灭了，这荣耀也随之而去。命运给予我的太多太多，有幸福也有灾难。为了增加我的爱的苦痛，它首先让我享尽爱的幸福！

\* \* \*

首先，我们享受着偷情的欢乐，这并不高雅，或者清楚地讲，我们是互相调情。上天的严厉法官不动声色地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接着，我们以允许的爱取代禁止的爱，我们用体面的婚姻外衣掩盖了可耻的偷情嬉戏。而在此之前曾容忍这不圣洁的调情卧榻的上帝，现在却不愿怀着恩宠垂顾这圣洁的婚姻之床，他恼怒地将他的手重重地打在我们身上。

你遭受的惩罚足以为所有遭受婚变重创的男子赎罪；你为履行婚约所接受的是他人因婚姻破裂而受到的惩罚；而且你坚信，缔结这一婚约将可抵销以前的种种过失！你的妻子带给你的是坏女人加于她们毁约的男人的惩罚，灾难降临我

们头上时，并非在我们婚后沉浸于过去那种甜蜜的欢乐时刻，不是的。我们曾异地分居，各自过着圣洁的生活：你滞留在巴黎讲学，我遵从你的旨意留在阿根杜的修女那里。我们分开了：你想以更大的热情授课，我则希望不受干扰地祈祷，埋头钻研《圣经》。然而就在我们如此坚贞、圣洁地生活着时，上帝之手打了下来，他让你的身体单独为我们俩以前共同犯下的罪孽接受惩罚。罪加在我们俩人头上，而罚却单独落在你身上，你必须为这全部的罪过付出代价，尽管你在其中只占一小部分。你为了我而使自己受尽屈辱，你通过我而高扬我所属的整个女性，这难道不是一个大大超过一切期待的补偿吗？所以，你无需再担心来自上帝的任何惩罚了，更无需担心来自那些邪恶的叛徒的惩罚！

\* \* \*

我们共同享受的爱的欢乐曾带给我们那么多甜蜜的幸福，我怎会亵渎它！我始终难以忘怀，不论我到哪个地方，那一幅幅诱人的画面都在我面前浮动，它们让我难以安眠。即便在行大弥撒时，那些欢悦的场面仍浮现在我眼前，它们完全占据了我那可怜而又可怜的灵魂。我本应怀着纯净的心祈祷，但是我不能这么做，我感到我的感官被诱惑。我无法舒一口气说——其实本应如此——我曾犯过罪，我只能哀叹，这罪已成为过去。

\* \* \*

我俩所做的一切，我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灵上，时间和地点仍然历历在目，而且总有你相伴。我一遍又一遍地与你

一起回味着那逝去的一切，哪怕在睡梦中也抹不去那一幅幅回忆的画面。身体的扭动泄露出我内心的震颤，而我却说着我不可以说、却又不得不说的话。如果世上有过一个可怜的妇人的话，那就是我！只有我这个可怜的妇人才可以与一颗恐惧心灵的哀叹产生共鸣：“我这苦命的人啊，谁将从这死亡之躯中把我解救出来？”啊，愿我可以怀着诚实的信念用圣徒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上帝的恩宠通过我主耶稣基督将我拯救！”

这一恩宠，最亲爱的，你不必为之祈求，它已降临在你身上；你身体上那唯一的伤口使你摆脱了那肉体之乐的毒刺，也同时治愈了你心灵上的许多创伤！上帝的善离你最近，它恰恰就在你认为感觉到上帝震怒的地方。一位良医只要能够挽救生命，他便不会为造成疼痛而退缩。

\* \* \*

我心中迸发着青春之火。人世间欢乐中之欢乐，我尝得太多太多。因此，这炽烈的肉体激扬的欲火难以平息下来。四面八方来的冲击使我一蹶不振，疲软无力如同一颗人心，恰恰如同我这颗人心！“她多么贞洁啊！”他们如此称赞我。其实他们还未看透这虚伪的女人！他们赞美我的肉体生命的纯洁，他们谈论我的美德，但美德并非指身体的纯洁，而是指灵魂的纯洁。的确，在世人面前我具有几分荣光，然而在上帝面前我却却没有，因为上帝检验人的心，洞察人的隐秘。

\* \* \*

或纵恶或扬善，如果这不是出自对上帝的爱，两者皆为

徒劳。

上帝可以作证，在我生命途程的每一阶段，我最大的要求是不伤害你。在我心中，让你满意比让上帝满意占据更重要的位置。我当修女并非出于对上帝之爱，而是听从你的要求。你瞧，我是多么不幸啊！因为没有谁的生活像我这么凄惨。我在此世忍受如此多、如此深的痛苦，在彼世却又不容许得到好报！你也在许多方面成为欺骗的牺牲品，你分不清真实虔诚与虚伪的虔诚。毫不奇怪，你要求我所做的正是我要让你为我所做的：为对方祈祷！请不要把我想得那么高明，那会使你祈祷时不再思念我；不要以为我很健康，那会使你免去为我治病的善行！你以为我什么都不需要，天啊，万万不可因此而使我处于极度困厄之中！假如你认为我很健康，我会立即软瘫倒地，你甚至来不及将我扶住。虚假的颂扬已给许多人带来灾难，夺走了他们所需要的保护和佑助。

你的赞美使我感到亲切，但对我十分有害。我会因此而易于受到诱惑，我会飘飘然，因为我想让你在一切方面都高兴呀！你得小心呵护着我，不可完全凭靠我，要以你的关心和帮助支持着我。现在，你尤其要关心我，因为我的情欲不可能在你身上得到满足。我请求你，乞求你，不要再高喊美德，不要用《圣经》的话将我唤进比赛场的围栏之内，什么“我的力量在弱者身上强大无比”，什么“冠冕尚未戴在头上，他还得认真搏斗！”我根本不想要这顶胜利的冠冕，能避免危险我已经满足，躲避危险比进行战斗更加安全。不论上帝在天堂的哪个角落为我准备一小块地盘，我都会心满意足。因为那里没有人妒嫉别人，人人都为他所拥有者而知足，这便是我未来的生活安排。我想引一段权威的话来证明我这个安

排的合理性。已故哲罗姆（Hieronimus）说：“我承认我的弱点；我不愿怀着胜利的希望奋斗，以便不失去胜利。”难道要我放弃可靠的东西而去追逐那不可把握的东西吗？

## 第五封信

基督的仆人  
致基督的新娘

根据我的回忆，你的上一封信主要包括四点，你以此表达了你的愤懑和你受到的伤害。

首先，你抱怨我违背书信格式，即违背自然顺序，在我给你的信中将你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之前。

其次，我不但没有义务地给予你应得的安慰，反而将你推入失去慰藉的痛苦之中；我不是擦干你的眼泪反而使你泪流如注，因为我写下这样的句子：“如果主让我落入敌人手中，他们将会制服我，杀死我”等等。

再次，你重复了那些人所共知的、一再重复的对上帝的抱怨：上帝对我们进行了审判，对我的背叛何等残酷。

最后，你极力反对我对你的称赞，并强烈要求我今后停止这种称赞。

现在，我决定逐点答复你。这并非为我自己开脱，而是为了教导你、支持你。

你应乐于满足我的要求。因此，必须首先认识这些要求的客观理由。在你提出自己的要求时要倾听一下我的意见，所



以，你首先必须看到我以及我的要求是无可指摘的。你应该为误解我而感到羞愧，所以，你一定会发现我不应受到谴责。

\* \* \*

首先，关于书信称谓中你所指出的名字顺序颠倒的问题：你仔细看看，这顺序不是与你来信中所表述的理论完全一致吗？你曾教人以本身普遍为人所认可的智慧，即在地位高者的信中，人们必须将他的名字写在前面。你现在地位在我之上，这位置恰好得当。你听我说，因为你已成为我主基督的新娘，你也因此成为我的女主人。这就叫做婚姻盟约中的幸福交换！以前曾是那个软弱而可怜的人之妻子的女人现在高升而进入万王之王的新房。她受到极大尊敬，她的位尊不仅超过了昔日的夫君，甚至超过了万王之王的所有仆人。可见，这毫不奇怪，如果我要你为我的生、为我的死而祈祷的话；一条公认的原则是：新娘在她未来的夫君那里说项，效果要比仆人好，女主人要比奴婢好。《诗篇》中对那位王后，即万王之王的新娘的描绘就是这样一位女主人的原型：“王后戴着纯金的首饰站在你宝座的右边。”确切地说，就是她紧紧靠在她丈夫身旁，与他并肩走着，而所有其他人则远远地列队缓缓地跟在后头。

你信中的第二点抱怨说：我以我处于危险之中的报道，我以关于死亡可能性的推测引起了你们的激愤。其实，我之所以提到这些完全是为了满足你的强烈请求——我姑且不说你在急切地乞求我吧。在你给我的第二封信中说：“基督至今仍然仁慈地向你指出事奉他的道路，为了他的缘故，我们恳求你，经常告知我们可靠的消息，经常告知我们关于你生命的

航船所经历的种种急风暴雨，让我们这些耶稣基督的恭顺仆人和你的亲人感到欣慰。无论如何，我们是你唯一的忠诚者，我们愿意分担你的痛苦，分享你的快乐。分担你的痛苦，一半痛苦。重物放在众人肩上，容易举高，也容易放下。”既然如此，你又为何责怪我，说我让你们分担我的恐惧呢？恰恰是你一再请求迫使我这么写下那些话的呀！是否可以说，在我为生活的绝望而痛苦时你们在袖手旁观？难道你们不愿成为我共患难的伴侣，而只是同欢乐的伙伴？难道你们不愿与悲者同悲，而只愿与乐者同乐？区分真假朋友的主要界线在于：真朋友患难与共，假朋友只同享欢乐。请别再谈这类空话，停止那些与真正的爱毫不相干的抱怨吧。

如果你仍然对我的话怀有反感，那么请别忘记，我的生命正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我每时每刻都在怀疑我是否能够得救；也就是说，只要还来得及，你就应想着我的灵魂是否得救。既然你真正爱我，就请为我的死作准备；既然你真正想要怀着神意慈悲为我做点什么，你就应该只有一个愿望，让我从这种生活的艰辛中解脱，因为它已使我不堪忍受。这你明白。

一个朋友的来访固然会使我感到欣慰，然而，如果这是以他为我痛苦作为代价而换得他的来访，那就宁可他不来，这样他还不至失去他的幸福。如果我在他痛苦时不能帮助他，那么，我也不愿与他一起面对他的痛苦而无所作为。无论如何你不要让我在你身旁，尤其当这不幸的人的来临不能带来欢乐的时候。所以，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宁可让我生活在深重的苦难中也不愿让我幸福地死去，除非你想在我身上满足你的欲求！如果你的意愿果真是为了得到你的满足而延长我

的痛苦，那么，你就暴露出了你的本来面目，你就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的敌人。如果你想摆脱这个嫌疑，请你最终停止这类抱怨吧。

\*

\*

\*

你不喜欢我称赞你，好吧，我同意！不过，你这种拒绝称赞的行为本身却更值得称赞。《圣经》上写道：“正直的人首先指摘自己。”还有：“凡是贬低自己者，将会受到褒扬。”但愿你内心真正如此想，像《圣经》上说的！这样，你的恭顺就是真实的，不会因我的褒奖而褪色。这里我想认真地问一句，你不会是在通过逃避荣誉而谋求你的荣誉吧？你不会是口头上谴责你内心希望得到的东西吧！

我们要这样对待别人给我们的赞美，在某些情况下，我们要避开这些赞美，以免引来新的赞美。由于我们因为我们的谦逊而值得人称赞，所以，我们宁可隐而不露。不过，上面也曾谈到，我之所以提出这种种可能的情况，实在是因为它们屡见不鲜。我并不认为你也有这类东西，因为你的恭顺是无庸置疑的。但是并非人人都像我这么了解你。因此，你要避免给人以坏印象，你要——用哲罗姆的话来说——“避免外表上的诚实，在避免的过程中寻求诚实。”不要说上面那样的话，我说出的赞美之词决不会使你变得虚荣，我只是要求你在个人的完美上下功夫。如果你由衷的愿望是为我高兴而活着，那么，你就以新的激情履行你的使命，我相信你是胜任这使命的。出自我之口的赞扬还不能确保和证明你的虔诚，你不可为此而沾沾自喜。对朋友的称赞和敌人的指摘，这两种东西都不可盲目对待。

\*

\*

\*

现在，讨论最后一点，这是你经常提到的话题。你竟敢放肆地追究上帝的责任，让他解释他让我们皈依的方式方法，而不是向他表示你应表示的赞颂。我们对上帝这一恩宠行为不可视而不见。所以，我坚信，你的怨恨会在这启示的恩宠中化解消失。这种怨恨对你十分危险的，它会折磨你的身体和灵魂；它会给你造成不幸，给我带来痛苦。既然你完全明明白白地答应过我，你愿意为了我的快乐而生活，那么，现在你应实现你的诺言，不要再折磨我，这对我是最大的欢乐。不要再怨恨了！要是你再这样下去，我就对你不满意了，你也就不可能与我相伴升天去享受永恒的幸福了。你曾答应我，哪怕入地狱也跟着我，难道现在你忍心让我孤孤单单地升天堂吗？求求你，至少在这一点上要听从上帝的意志！不然，如果我真的——无论如何你要想到这一点——匆匆去见上帝，你就只得与我分离了！听从上帝意志对你并不难，这会为你敞开天堂之门，使我们的团体成为怀着幸福的感恩之情的团体。

我还有一个想法，这可能会减轻你的极度痛苦。我们经受的考验是公正的、有益的。上帝已经证明了他的公正，因为他实施他的惩罚时，我们已经结婚；而当我们互相调情时，他并没有惩罚我们。当我们缔结婚约后你住在阿根杜修道院虔诚的修女们那里时，有一天——你应还记得——我悄悄来看望你，你现在一定还没忘记。当时我饥渴难耐地与你犯的罪孽，我们找不到让我俩单独呆在一起的房间。你一定还记得，我俩在那个令人崇敬的圣母庇护之下的地方所做的可耻

的事。即便没发生其他什么事，仅此一点上帝也有理由对我们进行更加严厉的惩罚。难道非要让我提醒你，在我们缔结婚约之前互相调情和所做的那些肮脏事吗？后来就是我可耻的背叛，为了你我卑鄙地欺骗了你的舅父；要知道我是作为他的客人才在他家居住那么久的呀！必须承认他是有道理的，因为他只是以善报善，以恶报恶而已！

我那伤口的疼痛难道足以惩罚我的深重罪孽吗？我做了这么多坏事，难道还可以期待如此慷慨的得救吗？进行审判的上帝为了宣扬律法的尊严，本来必须更加严厉地惩罚我们玷污圣母修道院的罪行的！如果不是进行这种种欺骗，我又何尝会以我这残缺之身——它已成为我的得救之路——以我现在每日没有尽头的迫害来赎罪啊！

你一定还记得，在你怀孕期间我送你到我的家乡，当时我让你扮作修女穿着圣袍上路。由于这一欺骗，我又犯下罪孽，玷污了你现在的身份。神意的裁决，正确地讲，神意的恩宠是多么正确呀！它恰恰让你——尽管违背你的意愿——接受你曾肆无忌惮地嘲笑过的这一身份。上帝要你穿着修女圣袍忏悔你曾对圣袍所犯下的罪过；上帝要你通过真正的实践，认识你的谎言与欺骗，赎清你因此而犯下的罪过。

你也清楚，我们因我那不可遏制的欲火而堕入多么无耻的境地。我像一只野兽在这无耻的泥潭中翻滚，甚至在复活节前一周，在庄严的节日，我都听不见羞耻感和对上帝的敬畏感所发出的告诫。当你表示不愿意，当你以你纤弱之躯进行反抗，当你——一个柔弱的女人——请求我让步的时候，我甚至经常威胁你、殴打你、迫你就范。我的欲火将我与你熔化在一起，我不再想到上帝，我忘记了我那更善良的自我，我

深深地陷入了那可悲的肉欲享受，那是太污浊了，现在我一提起那些事便脸红。上帝以他对我的仁慈知道那唯一能拯救我的方法：使我永远失去那种享受情欲的能力。你舅父方面卑劣背叛的发生是上帝公正而仁慈的旨意。我仍然可以在其他方面正常生长，但必须失去一个器官，它是我欲念萌动之所在，是我的欲火的本原之所在。正是这个器官对我们犯下罪，也正是它受到惩罚，让它以痛苦弥补它在欢乐时所犯下的罪过，这难道不公平吗？那切割我身体的刀也使我摆脱了深陷其中的痛苦。从此，肉欲再也不能侵袭我，由此我被赋予在祭坛前履行圣职的能力。上帝只让我——这证明他的仁厚——在造成我犯罪的那个所在受难，它的缺失有助于我的灵魂得救而又不致使我的外貌受到损伤，甚至使我更适于做庄重的工作，因为经受不住感官的诱惑会把事情搞糟。上帝的恩宠使我失去，不，应该说使我从那个可鄙的器官解脱了出来。这个器官简直可以叫作羞耻器官，因为人是不可直呼其真正名称的。上帝使我从中解脱出来，这意味着他使道德免受玷污而清除肮脏的罪恶。

罪与恩宠，这是我俩的共同经历。上帝也不曾忘记你的灵魂得救。上帝之爱仁慈地抚慰着我，借我而抚慰着你，这正如往昔诱惑者也想借我而毁掉你一样。在那场转折即将发生时，上帝用婚礼这条牢固的纽带将我们紧紧地系在一起。我曾想永生永世占有着我无比爱的人，而上帝却只是想利用这一机会让我们两人都去事奉他。假如在此之前我们还不是合法的夫妻，那么，事情的发展可能是：我从世界隐退，而你也就不会走上这条出世的路，因为你也许倾听亲人的劝告或者自己听任肉欲的诱惑。你看，“主多么关怀我们”，他是如

此地关心我们，他似乎将降大任于我们，他似乎因忧虑而感到愤慨，因为我们未能充分发挥他所赋予我们的科学才智以荣耀他的名字。当他的仆人没有能力过贞洁的生活时，他便担心“女人诱惑智者”，这是无比智慧的所罗门说过的话。

主赋予你的才智日复一日地给他带来多么丰厚的收益啊！你为他生下那么多虔诚的女儿，而我却毫无作为，只是徒劳地为那些堕落的儿女耗尽心力。假若你完全沉湎于肉体之乐，忍着痛苦为世界生下几个孩子，那将是一个悲哀的、令人诅咒的损失。然而，现在你却是伴着欢笑为上天生了许多孩子。在世俗世界，你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但是现在，你却已高踞男人之上，你已把夏娃受到的诅咒变成了玛利亚接受的祝福。你那双甚至被允许打开《圣经》的圣洁之手，若在俗世必定在做着一个妻子所能做的最低贱的事。

只要我能确信你不断成就新的功绩，那么，我就不会再为自己的徒劳无功而哀叹。我们俩人在基督身上合而为一，而且通过缔结婚约使我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个肉体”。属你所有者，在我看来，也为我所有。基督也是你的，因为你已成为他的新娘。而我，我要重复我的表白，我只是你的仆人，就像从前我是你的主人一样；然而，我更是在精神之爱中属于你，而不是怀着恐惧听命于你。因此，我坚信你代我作的祈祷，主将会听取你的祈祷，赐予我他根据我的祈祷而不愿赐予我的东西。当我现在身处困境之时，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你代我祈祷，因为我每天都处在危险与威胁之中，生存尚无保障，还谈何祈祷！

以基督之名多保重！你，基督的新娘，

以基督之名保重，为了基督多多保重！

阿们

## 第六封信

他最忠诚的婢女

致她无上的主

我不想从你口中听到任何对我不顺从的谴责，所以，我也不再发泄抑制不住的痛苦，因为你禁止我这么做。在我的信中，我要避免那些口口相传我实在难以避免的话。老实说，我实在难以避开这些话！我们笔下所写的应是我们内心的情绪；我们不能命令我们的心，而是必须顺从它。当内心的激情推动我们前进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有力地遏制住那巨大的本能冲动，没有人能够使这冲动不致成为行动，使这冲动不以语言形式发泄出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语言正是用来表达这种情绪的，正如《圣经》所说：“谁的心头积满了，谁的嘴就会说出来。”我要禁止我的手去写那些我的嘴止不住要说的东西，但愿上帝让我这颗受伤的心能够顺从，正如手在写字时那么顺从一样！你也可以为减轻我的病痛做些事，但要根除我的病痛这的确非你能力所及。我们，基督的全体婢女，你在基督身上的女儿，我们无比恭顺地向我们虔诚的父提出两个请求，我们觉得实现这两个请求是当务之急。

第一个请求：请向我们解释清楚，修女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这一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第二个请求：请为我们制定一种规则寄给我们。这规则要考虑到妇女的特殊要求并详细描述妇女修会生活的组织机



构。就我所知，神圣的教父疏忽了这项任务。

现在没有一种适用于妇女的修士规章。后果是，修道院在接纳修士时庄严地要求男人和女人遵守同样的章程，要求柔弱的女性也像刚强的男性那样接受同样严格的体能训练。至少在西方教会中，男人与女人都同样遵守先圣本笃制定的规章。毋庸置疑，本笃在拟定规章时只考虑到男人。因此，他的规章也只能为男人所遵守，不论是为上层修士还是下层修士的规定。姑且不谈规章中其他现在仍在通行的条款，重要的是：修女应如何遵守关于圣袍、无袖法衣与裤子的规定？如何遵守关于衬衣，尤其是毛织内衣的规定？她们由于每月一次的洁身，根本不需要毛织内衣。院长应亲自诵读福音，然后，领唱赞歌。这些规定也适用于妇女吗？院长应与朝圣者和其他来访者专席进餐。女修道院也应遵守此一规定吗？这符合我们的不接待任何男人的虔诚宗旨吗？换句话说，女修院院长可以与男性客人共同进餐吗？而且，即便只让妇女留宿、进餐，也依然存在危险，因为她并非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如果有人想引诱一妇女，那么，女人恰恰具有作淫媒者的本性。一个女人最愿意将心灵的污浊泼到另一个女人身上。

只要你活着，亲爱的主人，你就有义务为我们制定一种长期规范我们生活的规章。因为，除了上帝你就是这一圣殿的创始人。你通过上帝成为我们这个团体的维护者。因此，请你与上帝一道也成为我们宗教准则的制定者！我们或许在你之后会有另一位教师，他会“奠定另一个基础”并制定另一种规章。但他可能不如你那么关心我们，我们也不会那么容易倾听他的意见。即便他想作同样的事，他也未必有力量取得同样的成就。“主，你讲话呀，你的婢女在倾听。”祝平安！

## 注 释

- [1] 本节原题为“贝雅斯 (Bejas) 和斯波茨莱 (Sabine)”，作为西南广播电台所写的广播系列《灵性的情谊——修道院高墙内的情书》的第二讲，于 1989 年 5 月 25 日在该台播出。
- [2] E. Gilson, 《海萝丽丝与阿贝拉尔——论中世纪与人道主义问题》，Freiburg, 1995, 页 82。
- [3] 孔比耶尼的洛色林 (1050—112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唯名论创始人。——译注
- [4] 尚波的威廉 (1071—1121)：法国主教、逻辑学家、神学家、哲学家。——译注
- [5] 拉昂的安塞姆 (11 世纪上半叶—1117)：神学家、早期经院哲学家。——译注
- [6] 卢坎 (Lukan, 39—65)：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塞内加 (Seneca) 的侄子。——译注
- [7] 参阅 Gilson, 同前, 页 18 以下。
- [8] 圣埃克苏佩里 (1900—1944)：法国小说家。——译注
- [9] 《受难史》本为阿贝拉尔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信中叙述了他苦难的一生。——译注
- [10] 第一封信是指阿贝拉尔撰写、后来寄给一位朋友的《受难史》，此信落到了海萝丽丝手中。从此开始了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之间的通信，本书在下面节选介绍了一部分。书信的依据是《阿贝拉尔——〈受难史〉和与海萝丽丝的通信》，Heidelberg, 1979。此书由布洛斯特 (E. Brost) 翻译和编订出版。



## 第三章

---

# 阿维拉的特蕾莎与格拉西安

# 一、引言

在 15 世纪末的西班牙，经历数世纪之久的战争之后，终于达到政治上的统一。天主教国王正处于他们统治的鼎盛时期。伊莎贝拉<sup>[1]</sup> (Isabella) 和费尔南多<sup>[2]</sup> (Fernando) 的联姻 (1469)，以及由此而实现的卡斯蒂亚 (Kastilien) 与阿拉贡 (Aragón) 两个王国的合并，使西班牙的统治和文化发展进入黄金时代。到 1492 年，西班牙的边界和视野大为开阔，它在将最后一批阿拉伯人逐出伊比利亚 (Iberisch) 半岛之后，开始征服大洋彼岸新发现的土地。

二十多年后的 1515 年 3 月 28 日，特蕾莎 (Teresa Sáhez) 降生在阿维拉 (Ávila) 的一个半犹太教的改宗家庭。21 岁时，她离开富裕的书香之家，进入本地一所加尔默罗会女隐修院 (Karmelitinneu Kloster)，开始她的教团修女生活。特蕾莎在隐修院保留着她出生的名字。使用耶稣的特蕾莎这一教名则是多年以后才决定的。这个名字显然是她在 1554 年完成的所谓“第二次皈依”的结果。那一年，她的内心受到受难基督的感召，决心彻底改变自己的隐修和实际生活。此外，对基督的经验和对一种福音实践的认识标志，此两者是一切基督教神秘主义的柱石。这是特蕾莎毕生事业的开始：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而且我们“加尔默罗山亲爱的女修会”——

简称“加尔默罗会”——的生活都应彻底改变。她由“穿履者”的女儿变成“赤脚者”的母亲，这便是经特蕾莎改革而产生的独立的加尔默罗会。

特蕾莎在加尔默罗会中生活了18年。这个修会只是从名称上沿袭了先知埃利亚斯（Elias）及其弟子在巴勒斯坦境内的加尔默罗山上所开创的隐修生活的古老传统。但是，在特蕾莎的改革之前，加尔默罗会的隐修气氛已荡然无存。隐修院像鸽子笼，喧闹不止，是一种介于祈祷和闲聊之间的活动。这些活动有时在会客室，有时竟在城里的施主家里进行。

特蕾莎执著追求一种遵循古戒律的生活，于1562年在阿维拉建立了规模不大的圣约塞隐修院（San José）。经省区修会批准，在她去世前的20年里她为她的修女建立了17所隐修院。在这些隐修院中，隐修和生活条件保证了隐修的集会（Sammlung）与时间，这是加尔默罗会日修课的核心。

对本书至关重要、对特蕾莎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她与加尔默罗会神父格拉西安的相遇。他像特蕾莎一样，始终怀有改革加尔默罗会的思想，这一共同的使命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他们二人的友谊开始于1571年，终止于1582年。这正是特蕾莎为隐修院的创办四处奔走并因此受到传统的“穿履者”之猛烈攻击的岁月。他们是“书面上”，即通过特蕾莎草拟的改革后的加尔默罗会修院规章相互认识的。关于这一点，格拉西安写道：“阿尔卡拉的‘无玷始胎’隐修院院长嬷嬷请我在圣弥撒后到她的接待室去，她问我是否愿意听取她和她的姊妹——如果她们有此意——的忏悔。为了尽善尽美地完成这一任务，我请求她给我一份修院规章。于是她便将特蕾

莎嬷嬷拟订的规章递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听见这个名字。我对这个我很满意的规章写了几点补充说明，然后用信件形式寄给了耶稣嬷嬷特蕾莎。此时我还未曾见过她本人。不久便收到她表示感谢的信。我深信，她为我作了祈祷，因为很快我便要求加入她的修会，尽管一切人性上的理由都不容许我走这一步。”<sup>[3]</sup>

这是后来日益频繁的通信联系的开始，这终于导致第一次见面。关于这次见面，特蕾莎在她的自传体著作《隐修院创建纪事》的第廿四章有如下记述：

当我滞留在贝阿斯时，来自上帝之母修院的格拉西安神父来访。在此之前，我们虽有过几次书信交往，但不曾有过个人接触，尽管这是我一直希望的事。当我得知他抵达后，我欣喜万分，因为我听说过他的许多美德。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结识他。当我见到他之后，我更加高兴，他正是我所喜欢的那种人。他给我的印象是，那些竭力赞美他的人对他似乎并不真正了解。在这几天里，我无比快乐，无比幸福，我自己也对此感到惊诧不已。

这次与格拉西安的相会似乎在两个方面打动了特蕾莎的心。一方面，他的——这和她酷似——充满对完美生活的爱和无比温厚的性格使她仰慕；另一方面，她发现他热衷于加尔默罗会的改革，因此她找到了一位对她为之殚精竭虑的事业表示支持的人。她发现格拉西安是一位因心灵相近而与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只要读一读格拉西安神父对这次以讨

论修会未来为主题的相会之描写，便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贝阿斯（Beas），两个人真正成为同心同德的朋友。“我们深以为憾的是：虽然我们的心灵是联系在一起的，但由于各自的使命相异而分离开来。”

这位并非加尔默罗会的修士，却居然与特蕾莎探讨隐修院的改革方案的格拉西安，究竟是何许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假如没有特蕾莎的祈祷，他恐怕永远都不会成为加尔默罗会修士。

关于格拉西安我们知之甚少。虽然教会内部的斗争对手将他塑造成敌人形象，但这无损后人重现他的本来面貌。我们所知道的情况绝大部分来自特蕾莎的书信，以及两人自传性作品中的记载和叙述，即特蕾莎的《隐修院创建纪事》和格拉西安的《安那斯塔齐奥朝觐记》和《安格拉与埃利萨对话录》<sup>[4]</sup>。根据这些文件的记述，格拉西安於 1545 年 6 月 6 日出生於当时的西班牙皇室所在地瓦拉多利德（Valadolid）<sup>[5]</sup>。他与特蕾莎，这位觉得自己的心灵和历史使命为他所完全理解的女人，相差 30 岁。格拉西安的家离皇宫不远，他的父亲是菲力浦二世（Philipps II）的宫廷秘书兼译员，他的母亲出身于一个波兰外交官家庭。他的良好教育以及他为推进改革而与“穿履者”和“赤脚者”的周旋中所表现出的重要外交才能与这样的家庭背景是分不开的。他的父母共有 13 个孩子，其中 5 人都进了特蕾莎改革后的隐修院，格拉西安就是其中之一。

当然，格拉西安的路并非直通加尔默罗会。父亲把这位与自己具有同样天赋的儿子看成自己的接班人，并在宫廷为他谋得一个职位。15 岁时，格拉西安在黑那勒斯文科（Alclá



de Henares) 大学学习“自由艺术 (Freien Künste)”。一种强烈的宗教倾向使他不顾羸弱的体质转而研究神学，并获得“文科硕士”衔。1570年，25岁的格拉西安被授予教士职。一条刚起步的学者道路像父亲为他确定的仕途那样随之化为乌有。格拉西安注定戴不上博士帽而应穿加尔默罗会修士服。然而，要迈出这一步他也不是没有内心斗争的。他在《安那斯塔齐奥朝觐记》这部生平记述中提到他加入修会一事时说：“为这一决定我思前想后达一年半之久，十分痛苦。因为一切先天条件都不容许我作出此项决定。我是指我缺乏良好的健康条件，体质柔弱，不堪研究的重负；而且有负父母和兄弟姐妹对我的殷切期望……这一冲突使我内心极度痛苦，几乎毁掉我的健康和生命。”

格拉西安渴望过安静和冥想祈祷的生活，以事奉上帝。他以为在改革后的加尔默罗会中能够实现他的这一愿望。然而事与愿违！进入修会不到三年，他便担任了种种职务，他本人并未为此而去活动，这是与特蕾莎的影响分不开的，从而使他成为“改革之父”，同时也将他置于“穿履者”与“赤脚者”之间论争的交叉火力之下：1575年夏，由教廷大使正式任命他为省区代理、宗徒视察员，负责安达卢斯 (Andalusiens) 与卡斯蒂利亚的“穿履的”与“赤脚的”僧侣和修女的改革家。1575年底，当接到正在塞维拉 (Sevilla) 的特蕾莎修会总部关于“中止”修建隐修院的决议时，正是格拉西安作为安达卢斯省区代理破坏了这一决定，让特蕾莎结束在塞维拉的组建工作。

他们两人，尤其是格拉西安，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成了“穿履者”的攻击目标，这并非由于他们的改革热情，而

是因为他们的私下交往，这一公开的秘密引起人们的妒嫉和误解。还在帕斯特拉那（Pastrana）的加尔默罗隐修院新修士见习班时，特蕾莎对格拉西安的偏爱就曾使他窘迫不安。当时，特蕾莎还未见过格拉西安，仅根据他的书信，她就要求她的修女务必服从这位年轻的见习修士，对他应像对特蕾莎本人那样恭顺。格拉西安为什么会引起加尔默罗会弟兄的反感，后来甚至还引起他们的猜疑，对此他解释说：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嬷嬷迫不及待地作出一种对任何修士都还没作过的让步。一般而言，神父只限于宣道和听取忏悔，他们无权做其他事。由此我找到了我后来见习期结业后在修会中所遇到的一切困难和痛苦之根源。我十分理解嬷嬷，她是那么圣洁，所有的修女都热爱她。所以，如果她们离开她而被交给一位见习修士，对每位修女必然是一件痛苦不堪的事，何况她还忽略了年长的、更富声望的修士呢？她对我的偏爱和提携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她错了，她这么做反而给我带来痛苦。

在格拉西安神父颇带不满地质问特蕾莎偏袒他的原因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她才以她特有的含蓄而幽默的口吻回答说：“每一个灵魂，无论它多么完美，都需要一个阀门，你尽可以将它对准我，你尽可以对我说你想说的话，但我却不想改变我的行为方式。”

从保存下来的特蕾莎致格拉西安的信中可以明白，为什么她对格拉西安的不满一笑了之。这位圣女可以将她的爱倾

注给格拉西安，然而她却并未陷入个人的情感。她走的是一条其本原与终极目的都是上帝的“灵性的情谊”的光明大道。据她的自传性文章记载，她进入“神秘合一”（*unio mystica*）的时间正是她与格拉西安邂逅之时。对于她与格拉西安而言，这情谊来自她在自己灵魂的最深处与基督的结合。特蕾莎与上帝的紧密联系推动她在1576年12月写的这封重要信件中坦白承认了她的爱。在信中她劝说神父不可太公开他俩的情谊。

特蕾莎与格拉西安之间的接触十分频繁。她常向格拉西安神父求教，并以其个人意见和立场支持他。如果他们意见相左，她往往用一种令人敬佩的幽默而富于自我意识的语言影响他。对此格拉西安曾这样描述：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讨论后我们仍各执己见。但过了一夜我可能就改变了看法。当我随后到她那里并说明她的建议是正确的时候，她总是莞尔一笑。我当即问她这是什么意思，她回答说，主早就告诉她，我会同意她的看法的。每当她的上司命她做她认为不正确的事情时，她便就此与主商讨，她会说：“主啊，假如你也认为我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请你让我的上司回心转意，让他命令我做我能够接受的事吧！”

这位圣女同样如此自信和幽默地表达了她对格拉西安的爱和关怀。在这里无需详尽摘录原信的内容，请参阅保存下来的圣特蕾莎致格拉西安神父的书信残篇。为帮助读者更好

地理解这些信件，谨作如下说明。

在圣特蕾莎致格拉西安神父的书信中，有 97 封完好地保存了下来，对此还可参阅他们在自传性作品中的记载和叙述。保留下来的这些书信写于 1575 年至 1582 年的 7 年间，但这并不排除特蕾莎还另外给他写了大量书信，她曾十分具体地提到其中许多信件。在当时通信如此频繁实属罕见，人们尤其应考虑到她写信的节奏：在一段时间里圣特蕾莎几乎每天都在给她的神父写信！

这些信件通过各种途径投递出去，有时经由“主邮路”，但经常是利用往来于各隐修院之间的修士或私人信使。有时，这位圣女又将她的信寄存在某一个女修院，待格拉西安神父途经西班牙时亲自去取。但所有这些途径都不安全，很难保证不被误投，不被他人拆阅。而且，不可忘记宗教裁判所（特蕾莎常戏称它为“天使”）在西班牙的活动十分猖獗。

更何况这种书信交往发生在加尔默罗会进行改革的年代里。当时，“穿履者”与“赤脚者”之间的论争常常高潮迭起。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估计到改革的反对者极欲了解这位在多方面都作出成绩的圣女的计划和纲领的详细情况。这就是特蕾莎常常使用化名的原因，用埃利萨（Elisau）和保罗称格拉西安，用约瑟称耶稣，称自己为罗伦西亚（Lorencia）或安格拉（Angela），同时她的行动几近诡秘而且要求格拉西安也审慎行事。

这些信一般都很长，涉及的题目亦十分广泛：修会事务、共同的熟人、新建的修院、旧修院中存在的问题、旅行以及疾病等等。在本书所选的书信中，我们将一些残篇重新翻译，我们选题的标准是尽可能清楚地表现他们的情谊特征。

特蕾莎在信中常常流露出对格拉西安的健康状况无比忧虑。她利用一切机会劝告他注意身体。一旦得知格拉西安生病或体力不支，她全部母亲般的情感便油然而生。她几乎是在命令他放弃那些有损健康的全部职责和习惯。她心细入微，甚至神父在睡眠时应注意些什么也不忘告诫。她最害怕听到神父格拉西安因公巡行的地方太热甚或当地有霍乱流行的消息。

她对格拉西安的爱与垂顾有目共睹。神父本人对享受这一特权也不无抱怨。

这些书信的最大特点是幽默，这几乎是翻译所无法表达的。特蕾莎在谈到与格拉西安的生活有密切联系的论题时，爱用这样的手法：例如，她担心格拉西安会从一匹高大的骡子上摔下跌伤，她便建议他去另买一匹不致摔伤他的骡子。

神父格拉西安本人致特蕾莎的信一封都没有保存下来，不知是何缘故。西班牙的女隐修院在保存手稿，包括书信方面不是很有经验的吗？难道这位圣女已将这些信件烧毁？莫非格拉西安在特蕾莎死后索回了这些信件？或许它们还秘密地藏某个档案馆？凡此种种都不过是假设而已。无论如何，格拉西安神父在他的著述中处处都流露出他对特蕾莎无限景仰的心情。

现存的信件足以证明，他们两人十分明白，他们的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的语言虽然不如利雪的特蕾莎（Thérèse von Lisieux）那样形象生动，也不如海萝丽丝那样热情洋溢，但是他们的灵魂是绝对一体的，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特蕾莎与格拉西安之间的交往与书信往来多数情况是

“职业”的原因。他们感到有责任去从事共同的活动，因此二人都对一个事物的痛苦诞生——加尔默罗会的改革——抱有巨大的责任感。如果他们二人不是为一种共同的爱，为一种彼此的爱所推动，不是为一种源于上帝、止于上帝的爱所推动的话，他们的共同使命、共同责任感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说多明我会会士的特征是追求真理、本笃会会士的特征是赞美上帝、方济各会会士的特征是守贫，那么，加尔默罗会会士的特征无疑便是爱，是对上帝之爱，是在“隐修院高墙内”实现的爱：它无所畏惧——圣特蕾莎便是明证——不惜献身于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男子。

1582年10月14日，特蕾莎在为建立隐修院而奔波的旅途中在阿尔巴德托墨斯镇（Alba de Tormes）去世，时年65岁。她在1580年还有幸目睹了教皇给赤脚派颁发的独立许可：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省教区，首任省教区代理便是格拉西安。格拉西安此后的生活道路十分曲折，最终被逐出该教会。圣特蕾莎之死未能切断他与她联系的纽带。格拉西安在他的自传性著作中提到他自己托名“埃利萨”与“安格拉”——这无疑是指格拉西安和特蕾莎——的对话，他写道：

在万圣节清晨，埃利萨请求安格拉务必待在他的身旁，这对他将是莫大的安慰！她回答说：“只要你不离开上帝，我便与你同在，因为我已永远与上帝结为一体！”他说：“你知道，我的主人，你在这时，我往往惶恐不安；每当我陷于种种诱惑时便在你面前颤抖不已。当时我就觉得，你早看透了我的内心最深处，你深知一切感动我的东西。”

## 二、书信选录

致

洛斯雷梅底阿斯 (Los Remedios) 隐修院院长

我的神父、圣母的硕士耶洛尼莫 (格拉西安神父)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今日，我从邮局收到你的三封信，昨日收到阿隆索神父 (Alonso) 捎来的几封。这是主对我长久冀盼的丰厚酬劳。让我们时刻赞美我主，他使我的神父健康如常！

当有人把一叠寄给女院长的信交给我时，我先是一惊，随即——你也许能够想象——无比兴奋。可惜，没有一封是你写的。倏忽之间转喜为忧！请常来信告诉我你都收到我的哪些信，因为你对各种问题常常重复作答，而且爱忘记写日期……

你说有几封信在途中丢失，我很难过。遗憾的是你一直没有告诉我，那几封落入佩拉尔塔 (Peralta) 之手的信是否很重要。

这次我派一名快递信差将信送去。

我非常羡慕那些有幸听你讲道的修女。她们似乎得到了恩宠，而我只配忍受苦难。但我仍然祈求上帝继续将这样的苦难赐予我……

愿上帝赐你安宁、神圣，这也是我的祝愿。

你卑贱的仆人

耶稣的特蕾莎

1578年10月23日于托莱多

\* \* \*

塞维利拉

格拉西安神父

时代将使我的神父失去一些他所具有而我自己认为颇为神圣的坦诚性格；然而，正如魔鬼不愿人人都成为圣者那样，那些邪恶和狡猾的人（如我本人）也善于避免使你成为话柄的机会。我自己出于种种原因，虽然允许自己小心呵护我与你的交往，但并非所有的修女都能如此，正如并非所有的神父都具有我的神父那样的坦诚一样。即使上帝将这种宝贵性格赐予他们，你也不要认为他们会持有相同的意见。我告诉你，我真正担心的是那些人对你可能造成伤害，他们比魔鬼还要凶恶。姊妹也许会认为，她们可以做我曾做过的一切，她们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自从女儿将自己托付给我以来，我的行为极为谨慎。因为我必须考虑到，魔鬼可能会通过我去诱惑她们，因为我也不过是个罪人而已。感谢上帝，尽管我相信在我身上找不出什么严重过失，因为上帝无时不在地庇护我。但是，我要承认，我还得在女儿面前努力掩饰我那些不完美的地方（这类不完美之处很多，想必女儿早已有所察觉）。

属于这方面的还有我对我的保罗的爱和担心。我不得不常常提醒他，他对修会意味着什么，虽然我并不愿用这些批



评来干扰他。

我是多么讨人厌啊！我的神父，请别介意我的这番话，我俩都承受着重担，都对上帝和世人负有责任。你很清楚，我是怀着怎样一种爱对你说这番话的。请你宽恕我，我请求你，切莫公开宣读我的信。记住，人行事的原则很不相同，教士绝不会像你那样襟怀坦白、胸无城府。我与你谈话和与我自己或者与其他人——哪怕这些人是自己的姊妹——的谈话是有很大差别的，我的神父。因此，无论如何不要让外人知道我们谈话的内容。总之，我不愿有人听见我与上帝对话。或者，当我愿意与上帝单独在一起时我不愿有人打扰，同样，当我与保罗……

1576年12月18日于托莱多

\*

\*

\*

我告诉你，约瑟让你睡觉，他没错。这一消息让我非常高兴，因为自从你离开后我就为此而热诚地向他祷告和祈求，我知道你多么需要睡眠。

我本以为约瑟此举是为了我。现在我确信，这是由于我向他虔诚祈祷的缘故。睡眠至少会使你不再工作。尽管如此，我认为你晨祷后享受的那一点点休息是不够的。因为我不明白，你起得如此早，你如何会有足够的睡眠。

1577年于阿维拉

\*

\*

\*

我的神父，约瑟与你同在。我已写完后附的这封信并准备投邮，这时“赤脚者”到了并将你最近的一封信转交给我。

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这些来信使我恢复了健康。因为前一天傍晚，当来自马拉贡的信到我手中时，我的感冒正在加剧，我竭力支撑着自己才读完来信并写了回信。你的信使我非常高兴，我现在感到我的病大大减轻。赞美上帝，为了他的荣誉，为了他赐予你健康。这对我是莫大的安慰。尽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你能来拜访我。

你那里的气候必然有损你的健康，因为那里久旱不雨。我不明白，为什么你宁愿留在那里而不到我这里来……

与安东（Anton）神父的事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他指摘我以此伤害我的保罗——哪怕只有一点点——我也是无法容忍的。如果伤害我一个人，我并不在意。愿上帝保佑你，我的神父。上帝是多么垂悯我呀，因为——据神父告诉我——他是如此细心地滋养着你，尽管你有许多工作却仍很健康！

你真正的女儿

阿维拉的特蕾莎

1578年5月14日于阿维拉

\* \* \*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假如你不曾来访，我的一切痛苦对我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它还不是太大。然而，你来访之后突然间所有的痛苦都向我袭来，我不得不咬紧牙关将它们统统锁闭在心间。看见你时我心中柔情满怀，以至昨日，礼拜三，整整一天我的心仿佛碎了似的。我深陷在这悲苦之中而不能自拔。我有充分理由痛苦，因为我看到危险处处在威胁着你，使你不得不像个罪犯似地躲在黑暗之中。不过，我现在始终满怀希望，你肯

定会有个好的结局。千真万确，我的神父，上帝找到了给我制造痛苦的正确方法。上帝准确地击中了我最容易受到伤害的地方，我的神父。

你卑贱的仆人和女儿

耶稣的特蕾莎

1578年8月14日于阿维拉

\* \* \*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愿圣灵以与你重逢的希望所给予我的欢乐来酬劳你。我为此欢乐无比，因此我衷心请求你，好好筹划，务使这次旅行尽快实现。一场无望的欢乐也胜过我们因失去期待的欢乐所造成的痛苦……

1579年4月中旬于阿维拉

\* \* \*

阿尔卡拉

格拉西安神父

……从附寄的信里你可以看出，我的神父，人对可怜的老人作出了怎样的决定。尽管我可能弄错，但一切迹象都表明——这当然只是猜测——我的穿履的弟兄更希望听到我远离此地的消息，好像马拉贡修道院真正需要我似的。虽然我并不反对去马拉贡，但此事多少使我有些不快，尤其给我这样一位女院长造成困难。因为我现在出任这一职位已不相宜，我担心我不能很好地事奉我主。请你为我祈祷，让我永远做一名忠实的奴婢。当然，无论如何最终仍旧是：考验越大，报酬越大。请你务必烧毁此信，我的神父。

得知你很健康，这对我是个真正的安慰，尽管我不愿看见你在那里忍受酷热的熬煎。啊，你离开我的时间越长，我的灵魂便越感到孤单，即使约瑟神父似乎近在咫尺。我规矩得体地打发着时光，没有人世间的慰藉，只有绵绵不尽的内心痛苦。而你，我的神父，自从主解脱了将你牢牢系在这个尘世上的羁绊，并双手颁给你一个人为了进天堂所需要的一切之后，你似乎根本不再滞留在这个尘世了……

我已写信给代理主教神父，谈到接受院长职位的困难，因为我不能按时参加本地教徒活动。在其他方面我并无困难，为了表示顺从，我可以走向海角天涯。我甚至相信，对我要求得越多，我就越感到快乐，因为我至少可以为这位伟大的、让我们感恩不尽的上帝做点什么。也许对他最好的事奉是出于纯然顺从的事奉。因此我总是快乐地顺从我的保罗，无论他命令我做什么。说到这里我本想再写几句，但我宁可在一封信上谨慎些，尤其因为这是心灵内的事……

上帝保佑你，我的神父。阿们，阿们。昨天是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我的这一天还没到来。

你卑贱的仆人

耶稣的特蕾莎

1579年6月10日于阿维拉

\* \* \*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自从信使到达以来，我就开始忙忙碌碌，忙得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就只能写这么短短几行。不过并未漏掉迫切的请求。

我从尤安娜（Juana）夫人那里听说你病了，患皮疹，他们想给你放血。不过，信使告诉我说你已康复，气色很好。这样我就放心了。我想，这病大概与天气炎热有关，我也很怕热，所以，我的神父，就为这份爱，你也尽量别在阿尔卡拉（Alcala）滞留太久……

女院长让我问候你。她说，她如果收不到你的回信，就不愿再给你写信了。由此看来她比我理智许多。

你最忠顺的女儿

阿维拉的特蕾莎

1579年7月25日于瓦拉多利德

\*

\*

\*

阿尔卡拉

格拉西安神父

……你谈到的梅狄那（Medina）神父让人誊抄的那本书，依我看必定是一部巨著。请告诉我，我的神父，你对此有何见教。请不要忘记这件事，我很高兴能知道究竟，请你当心别丢失了，否则就只剩下“天使”手里的那一本了。当然，我觉得此书胜过后来我写的那本，尽管邦内茨（Bañez）神父对它的印象不佳。至少我写那书时已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愿上帝保佑你。如果他要让我快乐，就应该让我见到我的保罗。如果他不愿赐我这样的欢乐，我就只好接受十字架了。

你卑贱的仆人和真正的女儿

耶稣的特蕾莎

1580年1月14日于马拉贡

\*

\*

\*

塞维利亚

格拉西安神父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昨天我收到你几封信……感谢上帝，你很健康。因为我曾听说你将在那个发生猩红热的地区逗留，我十分担心。

我自己的不适已经痊愈，这我已写信告诉过你，只是一直还很虚弱。我熬过了十分可怕的一个月。病痛常伴着我，不过，多数时间我并未卧床休息。我想这样做会使我的病很快好起来。大概我的死期临近，尽管我并不完全相信。或生或死于我并不十分重要，上帝将死亡赐予我是对我的一大恩赐。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从前我是多么惧怕死亡……

你说，如要我愿意，你会来看望我。即便你来不了，仅这句话就是一件赠礼。我非常高兴你即将到来，当然，我也很担心我们的弟兄会发现此事。此外，路途遥远，你会十分辛苦。我安慰自己说，总有一天你一定会来这里的。我衷心希望，到那时你安宁地在这儿过一天，我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慰藉、与你交谈我的事……

最后，我要说：愿上帝保佑你，将我的祈愿赐予你。

你卑贱的仆人

耶稣的特蕾莎

1580年5月5日于托莱多

\*

\*

\*

阿尔卡拉

格拉西安神父

……我想对你讲我昨天所经受的一次诱惑，至今仍未从中得到解脱，这与埃利萨有关。我觉得他并不在意他在一切事情上是否讲真话。我注意到，这都发生在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但我更喜欢他在这一方面也能持认真态度。我衷心请求你，我的神父，严肃地告诉他这一点，因为真正的至善至美是与这疏懒不相容的。

你瞧，我又在横加干涉，多管闲事。请代告祝上帝，我太需要你这么做了。但愿他现在单独陪伴你。我太累了，我还写了其他一些信件。

你卑贱的仆人

耶稣的特蕾莎

1579年7月18日于瓦拉多利德

\*

\*

\*

阿尔卡拉

格拉西安神父

安格拉至今尚未解除自己心中的疑虑。这不奇怪，因为她从任何别的地方都得不到安慰，而她也从未想过要从别的什么地方寻求安慰。此外，如她所说，她必须经受许多考验，加之她生性柔弱，因而每当她发现有人以怨报德时，便总是悒悒不乐。我求你发善心，神父，告诉那位高尚的人，不要用他那种漫不经心的态度待她，因为爱在它所在的地方不会

永久长眠。好了，我们不谈它吧。

你的头痛病使我十分惦念，请你看在上帝面上务必节劳。否则，你会发现——如果你不及时治疗——你再也摆脱不开这个痛苦了。你要学会在工作时有所克制，要学会吸取别人的经验。这关系到上帝的荣誉。你也清楚，你的健康对我们大家是多么地重要……

尼柯劳斯神父曾问候我。我希望你记住代我向他致意，你完全可能忙得忘掉此事。

我的健康状况令人满意。此地的院长和姐妹问候你，亲爱的神父。上帝保佑你，愿他让我再见到你。现在已是凌晨三点，我还未做晨祷。今天是圣方济各纪念日。

你卑贱的仆人和女儿

1579年10月4日于萨拉曼卡

\* \* \*

梅迪纳

格拉西安神父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我担心，这头小骡子不适合你骑。我看，你应该买一头更安全的。如果你同意，会有人借钱给你的。一旦我在这里得到这笔钱，我马上给你寄来。我害怕的是，买来的牲口将我的神父摔伤。现在的这头小骡子还不叫我担心，因为它的个头不高。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我的神父，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做。只是请你别那么腼腆，否则你会将我折磨死的。

你卑贱的女儿

耶稣的特蕾莎

1580年10月4日于瓦拉多利德



\* \* \*  
萨拉曼卡

格拉西安神父

我的神父，圣灵的恩宠与你同在。

现在你看见了，我的欢乐是多么短暂！我曾那么盼望你的这次旅行，根本不愿想象它也会有个尽头的。现在想来，以往我在你的陪伴下旅行时也都有类似的感觉。天啊！我觉得我的心绪开始恶劣起来。是的，我必须告诉你，我的神父，我的肉身是软弱的，我感到莫名的悲伤，我并不喜欢这样。这的确不好。你本来可以将你离开的日期至少推迟到我们搬迁之时的，多待八天又算得了什么！你在这里留下的是无尽的孤独。我的确很少给你写些令人愉快的事，但我并非有意如此。我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因为我的灵魂最终仍未找到一个安慰它、引导它的人。愿上帝将这一切当作祭品接纳下来。若能如此，我就没有任何值得抱怨的理由了，无论这痛苦是多么深沉。啊，我的神父，你应赞美上帝，赞美他创造了你这么一个人人喜爱的人！没有人能够填补你留下的空虚，一切都将成为可怜的罗伦西亚的负担。她请求你为她祈祷。她说，除了上帝和你这样理解她的人，谁都无法恢复她的平静与安宁，我的神父。其他一切都成为一副沉重的、她不希望他人肩负的十字架。

桑巴尔托罗梅也很悲伤，她请你为她祈祷。请为我们祝福，请向上帝为我们多多祈祷。愿他庇佑你，陪伴你，阿们！

你卑贱的仆人和女儿

耶稣的特蕾莎

1581年5月24日于帕伦西亚

格拉西安神父

我的神父，圣灵与你同在。

我派自己的信差给你送去几封信，至今未见回音。我焦急地期待着得知你的健康状况。

令人欣慰的是，近来我们这里天气一直很凉爽。我希望你那里也不像以往那么闷热。上帝总是按照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安排着一切的。不过，我认为你在那种天气旅行是不好的。如果我们能够经常得知你的健康状况，我们便如释重负了。

我真诚希望你不要在塞维利亚逗留，你最好根本就别动要去那里的念头，不论这旅行有多么必要，因为那里正流行瘟疫。为了上帝之爱，千万放弃去那里的打算，否则这将为我们大家带来毁灭，至少是我的毁灭。尽管上帝赐予你健康，但你这健康所遭受的危险已足以夺走我的了……

上帝保佑你，我的神父。我多么想永不停息地给你写信呀！我的脖子有点不舒服，不过没有过去那么严重，这也就够了。此外，我一切都好。请勿为我的病痛担忧，因为为了爱而受点罪我感到心安，这是我对上帝和他的恩宠欠下的债。我们昨天过圣约翰尼斯节。朋友都好，勿念。

你的仆人和奴婢

耶稣的特蕾莎

1582年7月25日于布尔戈斯

\* \* \*

塞维利亚

格拉西安神父

你的频繁来信也不足以消除我的苦闷，虽然它使我宽心，知道你的身体很好，你那里的气候也有益于健康。愿上帝保佑你永远如此。如无疏漏，你的来信我都收到了。

你决定旅行的原因无法使我信服，因为考察制度和不再接受女官员忏悔的指示同样可以从你那里发出。只要在你那里将一切都准备好，一两个月的等待对当地的修道院算不了什么。我不理解你旅行的原因。我觉得，在目前情况下你动身是非常不合适的，简直使我失去了给你写信的兴趣。所以，在此之前我未给你写信，现在我不得不写了。昨晚，皓月当空，而我却整夜烦躁不安。我想，如果明月过去，我这恶劣的心绪也许就会随之消失。

我到这里后就有人告诉我，说你不愿意有地位的人物支持你。我知道你想做你有能力做的事。不过，当以后修会会议召开时，我可不愿意你为此而受到指摘。请看在上帝的份上，三思而行，也请考虑你在安达卢西亚布道时所讲的话！我一点也不喜欢你长期滞留在那里。你几天前曾对我说过一些人在那里苦捱时日，这使我不得不祈求上帝，免去我的忧伤，我不愿看见你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你自己也曾说魔鬼是不会睡觉的。至少你得相信，只要你待在那里我就得忍受忧伤的折磨。

即使你不经常布道，我也要恳求你言语谨慎。

关于萨拉曼卡(Salamanca)的事，有许多可向你报告的。

可以冒昧地说，我在那里时光真难熬。愿上帝保佑这一切能善始善终。

我必须承认，女修院长欺骗了我。她是一个典型的行为武断的妇人，仿佛已经得到许可似的。尽管我对这笔买卖的事一无所知，而且也并不认为这完全正确。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在我面前她却说，她这么做是遵照我的神父的指示。我相信这一切都是魔鬼在作祟，我只是不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女院长不是撒谎，只不过是出于想占据这一栋不吉利的大房子而失去了理智。她迫不及待地办完了购买手续，我看不过是使我来不及过问罢了。我的附信说明，这房子连同手续费在内共花费六千杜卡特，可是大家都说它最多只需二千五百杜卡特，这两个数字相差实在太悬殊了，可怜的修女多吃亏啊！最糟糕的是她们还没有这笔钱。我觉得这一切都是魔鬼耍的把戏，是想毁灭这所修道院。

上帝保佑你，我的神父。做一切事都务必当心，千万别相信那些为得到她们一味追求的某个东西而在你面前——真的可以这么说——玩弄花招的修女。最好你给自己购置一栋与穷苦人相当的小房子并谦恭地住进去，这总比她们为此负债好。如果说你的旅行会带给我什么欢悦的话，那就是你摆脱这一切我更愿一人单独承受的不愉快。在托尔梅斯的阿尔巴（Albà de Tormes），人们对我的话很是在意，我曾写信说过，我很生气，将立即去那里。也只好如此了！

啊，我的神父，前几天我简直忧心如焚。现在又一切如常了，因为我已得知你很健康的消息。请代问候院长嬷嬷和姊妹。我不再给她们写信了，她们可以从这封信中得知我的近况。姊妹很健康我很高兴，别宠坏了她们，但也请照顾好

她们。

请代问候十字约翰尼斯 (Johannes) 神父。修女安娜 (Ana) 要我向你致候。

求主保佑你，愿他保佑你免除危险。阿们！今天是 9 月 1 日。

你忠顺的仆人和奴婢

耶稣的特蕾莎

1582 年 9 月 1 日于瓦拉多利德

## 注 释

[1] 伊莎贝拉 (1451—1504)，西班牙境内原卡斯蒂利亚王国女王，即伊莎贝拉一世。——译注

[2] 费尔南多，西班牙境内原阿拉贡王国国王，即费尔南多二世。——译注

[3] 转引自 E. Lorenz, 《并非一切修女都可为之》，Freiburg, 1983。

[4] 《安格拉与埃利萨对话录》是格拉西安写的一本记录他与特蕾莎关于新隐修院规章的辩论的书。为掩人耳目他用安格拉和埃利萨分别代替特蕾莎与他自己的真实姓名。——译注

[5] 瓦拉多利德：在西班牙西北部，原属卡斯蒂利亚王国。——译注

## 第四章

---

# 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 与西笃会修士

# 一、引 言

“倘若我能在你面前像展开这封信一样敞开我的心扉，该多好啊！倘若你能读懂上帝用他的手指在我心中写下对你的爱的话语，该多好啊！”深切的思念是写出这封饱含着柔情与爱的信的动力。这是12世纪上半叶写给埃尔门加（Ermen-gard von der Bretagne）伯爵夫人的信，写信人就是克莱尔沃的圣贝恩哈德（Bernard von Clairvaux，1090—1153）。这封信打破了一切通常与修院生活相联系的语言习惯，因为它绝非“没有血肉”，而是对一位十分具体的你的爱的反映：“你走进自己的心，你也就看到我的心。你会看到，你在你心中怀有的对我的全部的爱完全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对你全部的爱。”持怀疑态度的人也许会认为，这些词句是断章取义，脱离原文语境拼合而成的。这种看法实属大谬！本文开头的几句句子的产生背景是12世纪的唯灵论思潮。这一思潮十分珍视发端和终结于上帝之爱的人与人之间的爱和情谊。

在这种所谓“修院神学”之内，圣贝恩哈德不啻是修会教士所构成的巨大冰山之巅，这些修会教士以其布道和雅歌阐释占据修院神学论坛。他们便是西笃会修士。

克莱尔沃<sup>[1]</sup>的贝恩哈德于1090年生于第戎(Dijon)附近的枫丹镇。母亲的死使他转向宗教生活。1112年，他以22岁

的弱冠之年进入西笃的隐修院。

西笃会<sup>[2]</sup>（拉丁文为 Cistercium，意为“新修道院”，由此而产生“西笃会士”这个词）与 1098 年开始的本笃会的改革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一小群修士在香槟隐修院（Champagne）院长罗伯特（Robert）率领下与一直主宰着克吕尼<sup>[3]</sup>（Cluny）本笃会的修院生活方式决裂，重新回到圣本笃的原始规章，开始新的生活。

贝恩哈德体质孱弱——他患贫血病和胃病。尽管如此，西笃隐修院第三任院长哈丁（S. Harding, 1060—1134）在他于修会任职三年后，即 1115 年，仍然派他带领 12 名修士去香槟地区创建克莱尔沃隐修院。贝恩哈德由此出发进行布道活动，很快便远近闻名，以致该隐修院的名字与他个人不可分割。他那博人好感而光彩照人的风度使他的活动更加有成效，克莱尔沃的修士数目急速上升，并以这里为中心建立了许多分支隐修院。贝恩哈德个人就建立了 64 所。这些隐修院推行的基本路线介乎独处的欲望与通过完成各种使命而不断提高的要求之间。

贝恩哈德生性聪敏，这种品格容易接受神秘思想，但同时也具有领导才能。这些性格的特征在他那些当时看来十分频繁的通信中都有所表露。他是一位激进的斗士，为了宣扬西笃会士的理想、反对克吕尼的僧侣，他义无反顾地投入斗争。因此他于 1129 年应圣蒂耶里的威廉（Wilhelm von St. Thierry, 约 1080—1148）的请求，撰写了《护教学》一书。这大大提高了他在许多修会中的声望。

他经历了 1130 年至 1145 年间旷日持久的教会政治斗争。在此期间，教皇、主教、隐修院院长以及神学家有些视



他为敌人，有些视他为朋友。

在他的所有著作和论辩文章中无不显示出—位非凡人物的独有魅力：充满对上帝之爱的激情，宽厚而又激进，脆弱而又坚强，积极主动而又善于沉思，先天的神秘主义倾向，无私因而往往不妥协，广交朋友而又对敌人毫不留情。他努力捍卫言论自由，力图在自己一生中实现他在布道和著作中所宣扬的东西。贝恩哈德的神学理论和宗教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大量的布道词、论文和对《圣经》各个篇章的阐释之中。

贝恩哈德对整个发端于西笃的修院运动的发展有着巨大影响。这一运动最明显的特点是文法与文献、哲学与文学、神学与艺术、思辨与冥想之间的紧密联系。所有这一切都来自贝恩哈德对《圣经》的深刻理解。这无疑是神学家兼作家的这位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给人印象最深的性格特征。他的86篇《雅歌诠释》即对《雅歌》三章1节之前各章节的诠释，是灵修神学的杰作，同时又是理解12世纪隐修院神学的钥匙。这是他殚精竭虑、呕心沥血之作。他以基督和灵魂来解释爱着的男人与被爱的女人的关系。这表明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传统的辩论规则，寻求一种不平常的诠释途径。他的文风带有论战气味，但同时又显示出他高度的机敏和诗人天赋。

上帝之道成了肉身而达到人的得救这一论题，贯穿他的神学思想。这一论题的展开成为教理与过时的信仰、神学思想与神秘主义反思的结合。这一杰出的神学论述在后来影响了整个西笃会的唯灵论。所以，西笃会的改革正是由于贝恩哈德的努力才获得其内容上的和神学理论上的形式的。

正如下列选文所表现的那样，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爱在西笃会的神学理论中占有很高的地位。神学所缺乏的是思辨

上有机性的品格；于是，一个新概念受到人们的关注：Experientia，即上帝与人相遇的个人经验。在西笃会士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11 和 12 世纪那种宗教精神的亢奋状态，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在个人之爱的情感张力场内重新经验着人与上帝的关系。

西笃会的修士钟情于爱（amor）。对他们而言，一切精神性认识都与爱有密切联系，爱就是一条接近上帝、接近人的途径。他们认为，爱是一团无焰的火，它不断地燃烧起来，成为雅歌形式的新婚之爱，并诱使人完全将自己奉献给上帝。

西笃会爱的神学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的长辈还是同龄人，不论男性或女性，都一再自诩为宗教生活中的领袖人物。譬如英格兰约克郡教区年轻的隐修院院长里沃的圣埃尔雷德（Aelred von Rieval, 1109—1166）关于中世纪基督教的情谊的书：《论灵性情谊》。<sup>[4]</sup>

当然，埃尔雷德并非第一个讨论情谊题目的人。自古以来，哲学家和神学家就提出了种种情谊论说。其中罗马伟大的雄辩家和政治家西塞罗的“论情谊”具有特殊意义。西塞罗认为，情谊就是“在对神事和人事的理解中所表现出的兼有善意和爱的一致性”。圣埃尔雷德根据西塞罗关于情谊的这一定义于逝世前一年（1165）写成他的论情谊的对话。不过，他不再将这个定义视为基石，因为他讨论的并非情谊本身，而是基督教所独有的灵性情谊。显然，在圣埃尔雷德看来，只有当两个人发现他们的世界观完全一致的时候，真正情谊的纽带才会产生。从根本上看，情谊的幸福在于两个灵魂和精神的深刻一致，因而朋友之间便容易相互理解。真正的情谊就是同一颗心，同一个灵魂——但还不止此！

“我和你——而我又希望，基督作为第三者在我们中间”。这是埃尔雷德三篇讨论情谊的对话中的第一篇的开篇之句。他以此强调了作为“灵性情谊”的基础的东西：处于“中间的基督”。为什么？

实际上，“灵性情谊”的根本特点是朋友在上帝身上联结在一起。因此，“灵性情谊”与“圣洁的情谊”意义相近。在这里“圣洁”从原初意义上应理解为没有罪或者不存在道德上的失体行为。圣洁是人身上和世界上属于上帝领域的东西，它尽可能不离开此一领域。换言之，它是使自己回归上帝领域的东西。因此“灵性情谊”即植根于对上帝之爱中的情谊。

较埃尔雷德年轻一代的是**鲍杜因**（Balduin，约1140—1191）和**福特的约翰尼斯**（Johannes von Ford，1140—1214），这两人曾同在英国西笃会福特隐修院隐修。鲍杜因逝世后，约翰尼斯接替了这位前教友兼上司的隐修院院长职务。鲍杜因自1184年起任坎特伯雷（Canterbury）的大主教。他遗留下一本讨论共同生活而颇有见地的神学小册子。之后，约翰尼斯写了120条新诠释补充在圣贝恩哈德的《雅歌诠释》中，最后他又收进了**霍依兰德的吉尔伯特**（Gilbert von Hoyland）撰写的20条雅歌诠释。吉尔伯特是埃尔雷德的朋友，曾任英格兰林肯教区西笃会斯温赫德（Swineshead）隐修院院长。

前本笃会隐修院院长**圣蒂耶里的威廉**是圣贝恩哈德的密友。他听从贝恩哈德的劝告，放弃了院长职位，在西笃会西格尼隐修院加入西笃会。同圣贝恩哈德一样，威廉也是一位思想深邃、富有经验的学者，他也有许多神学著述。他在他的雅歌诠释中尤其显示出他在神学思辨上的天赋。在神学史

上他是本笃会会士兼哲学家的阿贝拉尔<sup>[5]</sup>的一大敌手。他坚决反对阿贝拉尔理论，从他的三位一体论、恩宠论与忏悔圣事，直至他在桑斯教会代表会议（1141）上的论辩。威廉和贝恩哈德都卷入了当时造成教会与本笃会分裂的一切纷争。

**克莱尔沃的尼柯劳斯**（Nikolaus von Clairvaux, ? — 1176）曾任圣贝恩哈德的私人秘书达六年以上。在此期间他还主持隐修院图书馆工作。从保存下来的尼柯劳斯的书信和布道词可以看出其恩师贝恩哈德的风格。他原本在蒙蒂里阿迈（Montieramey）的本笃会女修院供职，1145年改变信仰进入了克莱尔沃隐修院。由于滥用圣贝恩哈德印章，他被西笃会驱逐，1151年重返蒙蒂里阿迈。

此外，杰出的教会教师**珀尔塞涅的亚当**（Adam von Perseigne, ? — 1221）也是一位极有声望者。他初为主教堂座公祷团员、本笃会修士，后进入西笃会蓬蒂尼隐修院。从1188年至他去世，他为珀尔塞涅隐修院院长。亚当写的许多信和圣母玛利亚布道词都保存完好。

在法国行吟抒情诗歌中，还保存着**弗兰德人弗洛德蒙的赫利南德**（Helinand von Froidmont, 1160—1230）的作品，他22岁时在弗洛德蒙成为西笃会士。他世俗的爱情诗在古法语叙事诗“死亡之诗”中占有一席之地。

比利时人**伊格尼的居利克**（Gueric von Igny, 1070—1157）于1121年放弃了图尔奈教堂学校的教授职务，进了克莱尔沃隐修院。他在那里度过了十七个春秋，是圣贝恩哈德的学生。1148年他被召至英格兰约克教区，任伊克尼隐修院院长。居利克遗下54篇布道文，他在其中阐述了他的灵性道路理论。

## 二、书信选录<sup>[6]</sup>

倘若我能在你面前像展开这封信一样敞开我的心扉，该多好啊！倘若你能读懂上帝用他的手指在我心中写下的对你的爱的话语，该多好啊！

你一定会认识到，上帝之灵在我的生命的最深层所刻下的东西不是舌与笔所能够重现出来的。

此刻，我的精神正在你身边，虽然我的身体离你很远，我们两人谁也看不见对方。你也许还不能直接领会我这话的含意，但你在自身之中却能推断我所感知到的一切。走进你自己的心，你也就看到我的心。你会看到，你在你心中怀有对我的全部的爱完全活在我心中，成为我对你全部的爱。

不要总是错误地推断，以为我爱得少些，你爱得多些，于是你站得比我高，因为你的爱超过我的爱。但愿你的谦逊让你认识到，情况恰恰相反。那曾激励你如此爱我，并将我选为你的得救的指导者的他，也曾同样激励我给予你相同的爱。

现在你知道你能够以什么方式使我永远留在你的身边了。而我——我坦率承认——不论离开你走到哪里都不可能不带你同行。<sup>[7]</sup>

\* \* \*

我深信不疑：圣灵已在你心中安下他的寓所。他的恩宠在浸润着你的心田。我知道我与你完全结为一体。你在保护着我向往的宝物，即爱和对我们的创造者的向往。

想到你纯洁清澈的爱，我是多么高兴啊！你希望继续走这条路的要求激励着我，使我感觉到你全部的爱。我急切地期待着与你久别重逢，从你凝视的眸子里取得安慰。可以肯定，那些在主身上相爱的人之间的一场谈话大大有益于上帝之爱。奇妙的是，肉眼的凝视也会使追求信仰之火获得新的火焰。你相信吗，如果说仅仅看到临近眼前的上帝的寓所便令人感到如此心旷神怡，那么假若看到那作为唯一的拯救和欢乐本身的他，那会是多么欣喜啊！时间一到，我将看到你，用我身体的肉眼看到你，但任何时间我都在以我的属灵之眼看着你。[8]

\* \* \*

我亲爱的，当你在你心中庆贺爱的节日般欢乐时，请让我也参加这内心的节日庆典。不要保留着这赠予你的财富独自享用，在你享用时应想到你那位还在大门外乞讨的朋友。

将你的面包分一些给你正在乞讨的饥饿的朋友。你若用你的面包消解了你朋友的饥饿，你就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朋友。你的面包就是基督、你的面包就是爱、你的面包就是你的祈祷、你的面包就是你饱含泪水的忏悔。你以你的忏悔不仅赎清你自己的罪，也赎清你的朋友们的罪。

《诗篇》作者谈到自己时说，他昼夜都享受着“泪水”这

面包：“无论白天还是黑夜，我的眼泪成为我的面包。”（诗 42：3）一个人越是因饥饿而享用着这面包，他就越是强壮有力而能够承载他人的负担。因为天堂的面包使他的心坚强无比，他不仅能承受自己的重负，而且也愿意并能够承载他弟兄的重负……

谁被天堂之爱的火点燃，谁就会熔化，并使这火烧向其他人。当那个节日般欢乐的灵魂走近这炽热的火时，它说：“当他说话时，我的灵魂已被熔化。”（歌 5：6）一个被爱的烈火熔化的灵魂肯定将感染着另一些人。[9]

\* \* \*

我的精神完全随着爱的脉搏而跳动，这爱推动着我经历所有一切走向你自己。我的朋友，我所经历的所有一切属于你而又并非是你自己；在你周围却又并不属于你，亦非你自己。

处于失重状态的爱渗透着身体的堕性物质，它涌进你属灵之最深层，它在那里使我的思念与你的思念、使我的感知与你的感知、使我的精神与你的精神相互交融而成为一体。

由于分享你的灵性，我的灵性得到更新。在你感知之光的照耀下，我的认识与感知之光发生着变化。借助你的甜蜜思念我的思念得到升华。[10]

\* \* \*

主啊，我的弟兄依然在那饥荒肆虐的国度乞讨猪食的豆类。不幸的人甚至想不到儿子，甚至奴仆在他父亲的家里都享用着吃不完的面包（路 15：17）。他本来多么轻而易举地便

可走出这种种困境的呀！他只需跨两步就可摆脱这悲惨的惩罚之地：他跨出第一步便可进入他的自我，跨出第二步便走向你，圣父。

你曾吩咐我不仅要像爱我自己一样爱他，并爱我的每一个邻人。但有谁比我的兄弟更亲呢？没有我的兄弟，我无论到哪里都不完整，因为他是我灵魂的另一半。主啊，你不是要求我用我的整个灵魂爱你吗？如果不是用两个一半灵魂爱你，叫我怎样用整个灵魂爱你呢？假如只有一半灵魂爱你，这可不是好现象。

为了使我能够完整地爱你，请你——我恳求你——既容许我爱你，也容许我的兄弟爱你。倘若你要求我跟随你，请你——我恳求你——也让我的兄弟跟随你。我不可能作为半个人跟随你呀！为了使我完全得救，请你也拯救我的兄弟！<sup>[11]</sup>

\* \* \*

你说，我不再关心任何人，这不是事实。我不曾——因为我在克莱尔沃——将人的一切情感表露。上帝为我作证，我心里惦念着你们所有的人。即使我的身体离开了你们，我的心仍然永远和你们在一起，尤其是你，我已将你像印章那样深深地钤在了我的心上（歌 8：6），因为我完全知道你的思想，而且我常常将双手举向那个不忽视、不鄙夷可怜人的祈祷的主。<sup>[12]</sup>

\* \* \*

用你唯一的爱的胸怀去拥抱整个世界。想着世界上的一



切善者，应为他们高兴。想着世界上的一切恶人，双眼盯着他们，为他们哭泣。

你要意识到穷苦人的苦难、孤儿的悲啼、寡妇的孤苦、悲哀者的沮丧、朝覲者的匮乏、航海者的危险、修女发出的誓言、僧侣受到的诱惑、教士的职责、士兵的辛劳。

向一切人敞开你爱的心扉，为他们忘记你的眼泪，为他们向上帝祈求施恩。这施恩在上帝看来特别珍贵，使基督特别高兴。对于你的职司特别得体，对于接受你的施恩者则特别有益。它不妨碍而是有益于你心灵的宁静。[13]

\* \* \*

爱的力量把两个朋友紧紧地联为一体，他们所欲者相同，所不欲者亦相同。

母亲对儿女的爱是如此巨大，她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着她们的爱，然而她们却仍然觉得，这爱太少太少。

一切爱的形式中最光辉、最狂热者莫过于新郎和新娘之间的爱。这爱将两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使“二人成为一体”（太 19：6）。最终，唯一更加幸福的爱的形式是富于理智的灵魂之爱，它将灵魂引向与它的创造者的联合。于是“但与主联合的，便与主成为一灵”（林前 6：17）。

面对这种种爱的形式我不禁要问，爱在它所产生的本源具有着怎样一种能力？如果爱所产生的爱的本源奔流得更加汹涌、汨汨之声更加悦耳、涌流更丰美、味道更甜蜜、更纯洁、更浸润、更强大有力，难道有谁会感到惊奇吗？

人怎样才能说明，在神圣的三位一体中的爱的奇迹大于它在富于理性的造物中的作用呢？或许只能说，幸福的

三位一体的本质由于爱的神奇和超越其他一切的力量而完全是一体的，因为爱在一切相爱的人身上运作着，使他们的心和灵魂成为一体（参见徒 4：32）。

所以，我们在其他一切地方都可以见到“联合”，但是在这里却是“一体”。爱在其他相爱的人身上运作着，但是在这里却不可说爱在“运作着”，而只应说它从这里“发源”、涌动，它从每一个人流向其他人，又从其他一切人流向每一个人。[14]

\* \* \*

当两个人温柔亲吻时，都相互吸入对方呼出的气。这气犹如一阵芳香，他们奇妙地觉得这芳香浸透着他们全身。

主啊，请将我的灵魂之气完全吸入你胸中！请不要避开它。我将它完全吐入你胸中，哪怕它的气味并不清爽。请将你的气全部吐入我胸中——它散发着你的芳香，让我的气充盈着你那美妙的香味。

你对渴望你的灵魂说：“你要大大张口，我就给你充满。”（诗 81：10）在纪念你的作为之巨大无比的圣事中，灵魂在品尝与观看你那温柔的爱时，变成为它原本之所是：它成为你的腿之腿，你的肉之肉。[15]

\* \* \*

兄弟们，强大的上帝绝不可能与你们作对。他愿意为你们竭尽心力直到死亡。他浑身上下伤痕累累，他的整个身躯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不禁要问，他从哪里得到对抗那种爱的力量的？那种爱将他作为被战胜者与被俘者，用种种手段消

耗他直至死亡，最后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爱现在不再是像死亡那么强大，而是比死亡更加强大了。上帝的力量因为爱的力量的增长而削弱，直至死亡。然而这被削弱却证明了自己比强大者更强大，它的死亡成为死亡之死亡，啊！死亡。

用爱的力量武装你自己吧，不论你是谁，哪怕你是寻找上帝的、想占领天国的进攻者，用爱的力量武装你自己吧。[16]

\* \* \*

灵魂的慰藉只要获得过一次就再也难以平静；但从长期看，它将造成痛苦。凡是一度享受过亲吻欢乐的人，便会渴望再度得到它。新郎的激情越是热烈地使新娘的愿望得到过满足，新娘因失去他而产生的痛苦便越深切。她寻觅他而不可得；她呼唤他而得不到回答。[17]

\* \* \*

主啊，请完全满足我的请求：显现出你的身影吧！我在外面历尽千辛万苦寻找你，最后找到了你。我用尽气力抓牢你，以我的整个身心设法仓猝地吻了你。然而你却悄然离我而去，匆匆逃走了。这吻虽甜美，但它只不过像一幅画、一个影子；这吻虽甜美，但只给我以瞬间的安慰，这并没使我感到满足。请赐予我完全满足吧！请用你的嘴亲吻我！（歌1：2）用话语之吻而不是肉体之吻、用你自动赐予我的吻而不是用我强迫得来的吻、用你以之显现你的身影并使你变得完全与我一样的吻。这样我便完全凝聚在你之中、与你结婚、与你同一个灵魂。因为“但与你——主——联合的，便融入主

的圣灵”。(林前 6:17)[18]

\* \* \*

新郎是新娘的得救和光明。一旦新郎隐藏起来，新娘便会病倒在床，陷入不知之长夜。

然而她躺在病榻上仍在思念着新郎，她朝思暮想，在黑夜里为他默默祈祷，她寻觅着她灵魂所爱的人。她并非无所事事地卧在床榻上，她并没有垂头丧气，她也没有一味地耽于欲求。相反，对爱人的思念提高了她的抵抗力。她负的不是疾病的枷锁，而是爱的枷锁。

凡有如此遭遇者，人应如此向他解释。我绝不安卧在病榻之上，如果它不是因新郎不在而产生爱的痛苦之榻的话。我相信，这种病患需要的是满足而不是治疗。它不需要医生，而是等待着朋友的到来。[19]

\* \* \*

此生之一大安慰莫过于拥有这样一个人：你可以怀着发自内心的圣洁之爱的倾慕拥抱他并与他成为一体；你可以让你的精神在他身上休息，你可以把你的灵魂托付给他；你愿意与他谈话，因为与他的谈话宛如这个悲伤的世界中一首充满慰藉的歌。他那时候都敞开着的情谊怀抱是这个陷阱密布的世界上的一个免受伤害的安全空间，你可以毫无顾忌地对他那慈爱的心灵吐露你心中的一切隐秘。

在你为不尽的忧愁身罹病患时，他诚信的吻就是治病的罨敷。他与你在困厄中一同哭泣、他与你在幸福中一同欢乐、他与你在疑虑中一同探索。请你用爱的彩带将他引进你精神

的内室，这样，即便他的身体离去，他的精神依然在你那里憩息。在那里，你可以与他单独交谈，于是，世界的喧嚣平息下来；你可以独自与他一个人沉入安谧的睡眠，徜徉于爱抚的怀抱，沉浸于为圣灵的甜蜜所滋润的合为一体的亲吻。这样，你便可以得到安宁。你要在那里融入圣灵，向他倾吐心曲，与他交换灵魂，使许多灵魂合而为一。

当我们面对那些我们不仅用理智而且也用心灵去爱的人的时候，一定会有这种体验。尤其当我们在面对那些我们在灵性的情谊的联盟中，联系更加紧密的人的时候，也会有这种体验。

为了说明这种最圣洁的爱并非不得体的东西，耶稣自己通过一切事物走向我们。他通过一切事物表现对我们的耐心和怜悯。为了证明他的爱也有特别的倾向性，他只允许“一个人”而不是“一切人”在他的怀里休息。当然，他已将他全部的爱赐予他所有的门徒。但是，他却首先赐予这一个人。因此，人称这个人是耶稣所爱的人。[20]

\*

\*

\*

在爱者及其以完美的爱爱着的人所喜欢的一切财富中，爱所爱的是共同拥有，它乐于共同拥有而不愿独自占有能够使两人欢乐的东西。但对于两人所不喜欢的东西，爱自身也宁可放弃，它不想拥有朋友不喜欢因而也不愿拥有的东西。

在证明可爱性时，爱关注的始终是激起它所爱的人产生爱，这样他才不至只是单方面地接受爱。如上所说，爱所爱的就是被爱。对于爱者而言，只要它没有感觉到爱中的共同

性，它便不会仅仅满足于去爱某种共同的东西。

如果爱要将它所拥有的东西变成共同的占有物，那么，这东西首先就是爱本身。爱总是对他人怀有好感，它厌恶孤独。可以说，爱沉迷于对共同拥有物之爱，所以它不由自主地慷慨赠予，以便达到爱的共同体。

那种将其所拥有者保留下来，为自己所用而不愿将之变成共同占有物的爱，会是怎样一种爱呢？反之，如果爱者自身不被人爱，而只是爱人，那么这爱者会得到怎样一种慰藉呢？“孤独者多么可怜！”（传 4：10）孤独的爱将自己钉上了十字架，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仇恨自己，因为它根本不愿孤独而是想互为伙伴。它不可能被剥夺它的爱的冲动以及它的本性，因此它也不可能不爱共同拥有它的财富，不可能不爱爱本身的共同性。

所以，与我们心中的爱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者有两个东西：对共同拥有的爱与爱的共同性。二者缺一爱就算不上是幸福的爱。

爱在共同拥有中寻求善，在爱的共同性中所要寻求的不是别的，而是幸福。如果存在着某种人共同爱着而又缺少爱的共同性的东西，那么，这爱便缺少它自己想拥有的东西。反之，如果人共同爱着而又缺少人想要共同爱的东西，那么，这爱便缺少它自己不愿失去的东西。

这便是属于我们、存在我们心中、在我们中间的爱。怀有这种爱，我们还不算完全幸福。但是，只要我们共同占有能够使一切人完全得到满足的最高财富，只要一种共同的相互之爱将我们联结起来，只要借助这种爱达到不存在无共同性之物的境界，那么，我们将来会是非常幸福的。〔21〕

\*

\*

\*

人可以迈出他庆祝第一个安息日的僻静小室，进入他习惯于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与弱者同弱、与焦躁不安者共同焦躁不安的心灵的旅店。在那里，他体验到他的灵魂与他所有的兄弟的灵魂被爱的凝聚力合为一体。它不再为妒嫉的毒刺所蛊惑、不再受到恐惧火焰的烧灼、不再被猜忌之箭所伤害、不再为悲哀的利齿所啮噬。

当他属灵的襁褓完全沉寂下来的时候，他就能够以一种凝重而真挚的爱的情感拥抱一切人，将他的无限温情赠予一切人。他就会与他们同心同德。在这美妙的体验的浸润之下，贪欲的喧嚣嘎然而止，激情的风暴骤然停息；于是，在这一心灵的深层出现一块不受任何危险侵扰的净土，出现一个受神恩垂顾、充满兄弟之爱的安谧乐土。

这安息日的静谧和幸福感动了先知大卫，他禁不住满怀感恩和节日的喜悦高呼：“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诗 133：1）<sup>[22]</sup>

\*

\*

\*

沉积于我骨肉之中的爱的意识使我们感到，爱情的本质就在于爱和希望被爱。像火不能不燃烧那样，爱也不能不爱。

爱是一团火，去爱就是燃烧。火绝不局限于自身，它不停地运动，向周边蔓延，使一切燃烧起来。因为它不愿生活在自身之中，它要将它的温暖传给一切它抚摸或者点燃的东西。同样，也竭力以一种完全可以感觉到的方式倾泻出来，将它拥有的财富给予它以全部的爱爱着的一个人，并使之成为

共同的占有物，从而获得一位共享这笔财富的伴侣。在爱的眼里，每一种财富——一旦它成为共同的占有物——都闪烁着更加美丽的光辉。〔23〕

\* \* \*

如果我们爱某一个生灵至深至切，以致我们不愿使他与你发生联系，而是在“其自身之内”享受他，那么我们的爱就不是真正的爱，就变成了只与自我相联系的贪欲，变成了感官的欲求或者类似的东西。它不仅失去了它的自由，而且也失去了它的名称所应有的光辉。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沦为没有理智的动物，变得与它们一样。（参见诗 49：20）

从根本上讲，可怜的人的一切罪孽就在于：他以颠倒方式享受着，以颠倒方式使用着。因此，他爱任何东西，或一个人或他自己，都不与你产生关联，他愿独享这些东西，或这些人或他自己。

一个人应该为另一个人和为他自己而欢乐，但必须在你身上。他应该在你身上，在自己身上享受你——一切生命之生命、一切财富之财富。这是活生生的、充满光明的爱。这爱已摆脱腐朽，也使其他东西摆脱腐朽。它在体验中越纯洁、越甜蜜，它的作用便越强而有力，越恒久。〔24〕

\* \* \*

想想我的无知，不要强迫我教授我不知道的东西。朋友（amicus）来源于爱（amor）。从朋友派生出情谊（amicitia）。但是爱是一个富于理智的灵魂的某种推动力。这种推动力使灵魂渴望得到某种东西以便享受它，使灵魂以一种内心的甜



蜜感享受它、牢牢抓住它、拥抱它。

此外，爱的朋友即爱的保护者——某些人甚至称之为“心灵的保护者”。因为我的朋友必须保护相互的爱，即保护我的与他的心灵，必须默默地、忠诚地保守一切秘密，必须容忍并尽力改正他暴露出来的一切错误；他必须与乐者同乐，与悲者同悲，将朋友的事视为自己的事。因此，情谊是一种美德。它以爱和善意的纽带将两个灵魂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使两个灵魂成为一个灵魂。所以，世界上的智者都不把情谊看成是偶然的和暂时的生活现象；情谊是美德，是一种永恒的美德。所罗门王在《箴言》中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他说：“无论何时，朋友都怀着爱。”他明确地解释说，真实的情谊是永恒的；如果情谊是虚假的，那么便无情谊可言，即便它貌似真实。哲罗姆也说：“能够终止的情谊，绝不是真正的情谊。”<sup>[25]</sup>

## 注 释

[1] 克莱尔沃 (Clairvaux)：法国东北部香槟-阿登大区奥德省的一个小村庄。——译注

[2] 西笃 (Citeaux)：法国布肯第地区的一个小镇。本笃会的改革派在此建立了自己的隐修院，后人称西笃会士即指本笃会中的改革派。——译注

[3] 克吕尼：法国中东部一个小城，早在公元 910 年就建有本笃隐修院。——译注

[4] 《论灵性情谊》一书原文为拉丁文，由 R. Haacke 译成德语：Über die geistliche Freundschaft, Trier, 1978。

[5] 参见《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一章。——译注

[6] 这里选录的书信绝大部分选自《一首教人爱的歌——早期西笃会士

文选》(Ausgewählt, übersetzt und eingeleitet von B. Schellenberger. Freiburg, 1981)。

- [7] Bernhard von Clairvaux, 《致布列塔尼的伯爵夫人埃尔门加的信》, PL 182, 263A — B。
- [8] Adam von Perseigne, 《致阿格尼少女的信》。
- [9] Adam von Perseigne, 《致奥斯蒙德教士的信 I 和 II》。
- [10] Aelred von Rieval, 《致龙多尼西斯主教的信》, PL 195, 361-362C。
- [11] Helinand von Froidmont, 《致瓦尔特的信》。
- [12] Nikolaus von Clairvaux, 《致友人的信》。
- [13] Aelred von Rieval, 《闭门隐者守则》。
- [14] Johannes von Ford, 《雅歌布道词选》, CC/CM XVII30 — 131。
- [15] Wilhelm von St. Thierry, 《默思祈祷》, PL 180, 230 — 231A。
- [16] Guerie von Igny, 《施洗约翰节的布道词》。
- [17] Johannes von Ford, 《雅歌布道词》, 1, 1。
- [18] Gilbert von Hoyland, 《布道手册》, 1, 6 PL 184, 255 D — 256A。
- [19] 同上; 《雅歌布道词》, 1, 1。
- [20] Aelred von Rieval, 《博爱之镜》, 1。
- [21] Balduin von Ford, 《传教手册》, PL 204, 547D — 548B。
- [22] Aelred von Rieval, 《博爱之镜》。
- [23] Balduin von Ford, 《传教手册》。
- [24] Wilhelm von St. Thierry, 《雅歌诠注》。
- [25] Aelred von Rieval, 《论灵性情谊》卷一, § 19; 《答伊沃》。



## 第五章

---

# 利雪的特蕾莎与 西利娜·马丁

# 一、引言

“我相信，亲爱的上帝很少创造出彼此这么理解，从不发出不和谐的两个灵魂。倘若耶稣之手拨动两根琴弦中的一根，另一根也会随即响起来。”<sup>[1]</sup>——这是利雪(Lisieux)<sup>[2]</sup>的加尔默罗隐修院修女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Thérèse vom Kinde Jesus und vom Heiligen Antrifz)<sup>[3]</sup>，1893年7月致西利娜·马丁(Céline Martin)的信中的一段话。西利娜是特蕾莎的同胞姐妹，但还不止此：两人真正是一条心，一个灵魂。她俩是心心相印的女友和知己。

姊妹俩在19世纪下半叶法国一个宗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家庭里长大，这样的环境使她们一开始便将目光投向彼岸。这个家庭的核心是父亲路易·马丁(L. Martin)和母亲策利亚(Zelie)，娘家姓居耶林(Guerin)。他们两人联婚的心愿是寻求并满足上帝的意志。二人邂逅时，各自仍念念不忘那个未能实现的进隐修院的夙愿。路易曾学习过钟表手艺，策利亚是阿伦松峰(Alençon)的一位独立厂主，她有一座小作坊。这个小作坊后来在她和路易的共同经营下成为全家生活的可靠来源。他们生有九个孩子，四个夭折，余下的五个全是女儿。当最小的特蕾莎于1873年1月2日出生时，西利娜已四岁。最大的姐姐玛利亚(Marie)当时12岁，她下面是保林

娜 (Paurine) 和勒翁妮 (Leonie)。姐妹当中最小的一个，在 24 岁正年轻时便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

当母亲策利亚患癌症去世时，特蕾莎还不足五岁。于是，她将姐姐保林娜当作母亲。保林娜在特蕾莎的一生中不仅扮演母亲的角色。而且作为修道院院长在那一段时间里也承担着教母的角色。因为保林娜是四姊妹中第一个进入利雪隐修院的，当时她 21 岁。

马丁家最小的姑娘特蕾莎也想成为利雪隐修院最年幼的赤脚加尔默罗修女。1887 年她去罗马请求教皇准许。于是，15 岁的特蕾莎继两个姐姐保林娜与玛利亚之后于 1888 年 4 月 9 日加入加尔默罗会，1889 年 1 月 10 日被授予圣袍，同年的 9 月 8 日履行宣誓入会手续。

特蕾莎加入加尔默罗会是她“传教”使命的必然结果：代表人伫立于上帝之前，代表人回答为人所忽视的上帝之爱。1896 年 9 月，当她的生命即将结束时，她写道：“我虽然微不足道，但我希望能像先知和教父那样照亮人的灵魂，我的天职是成为圣徒……我想走遍全世界，传扬你的圣名，使你光荣的十字架在异教国家高高竖起。啊，我受众人爱戴的人啊，仅此一项使命我是不满足的，我想把福音传遍世界五大洲，直至那最遥远的小岛……我想当一名传教士，不是当几年，而是从世界之初直至世界末日。”<sup>[4]</sup>

与西利娜的情谊促使特蕾莎写下完全另一种内容的书信。在这里，站在我们面前的不仅仅是一位在其后来的自传性著述中留下“小路”宗教学说的圣女；这些书信表明，特蕾莎在她与西利娜的情谊中经历了那种两个人在上帝中所达到爱的统一的奥秘。

特蕾莎从进入加尔默罗会隐修院起便给西利娜写信，除少数短信是在她逝世的那年写的以外，她们的通信直到西利娜于1894年9月进入隐修院为止。那一封封信是反映情谊与爱的一面面镜子。在特蕾莎最初写给西利娜的一封信中说：“明天就是我离开你一个月的日子，可是，我觉得我们不曾分离，我们在什么地方都无关紧要……哪怕是大海将我们分离开来，我们仍然在一起，因为我们的愿望是相同的，我们的心在一起跳动……”这说明一个现实，它决定着两人在家庭范围内所确定的姐妹关系，而当特蕾莎进入加尔默罗会后对这种关系又有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在写给西利娜的信中，她以她无比活泼的幻想创造出许多优美的比喻。

然而，家庭中的“艺术家”并非特蕾莎，而是西利娜，她富有绘画天赋。当马丁先生于1894年逝世时，西利娜卸下了做女儿应尽照料病父的义务。这时，利雪隐修院中几位修女以加尔默罗会不需要艺术家为理由，反对马丁先生的这位四姑娘进入隐修院。西利娜暗中向往修会生活已久，在她进入加尔默罗隐修院的漫长道路上，特蕾莎成了她的“姊妹魂”（Schwesternseele），她引导她、告诫她，将她领进自己的张力场，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爱。最初西利娜考虑，她的秉性是否更适于婚姻生活——求婚者不乏其人——这使她无法过宗教生活。父亲死后，神父皮空（Pichon）的询问再次唤醒她的愿望：他问她是否愿意到加拿大做传教工作。西利娜的道路最终是进入加尔默罗隐修院，这是特蕾莎早就“感觉”到了的。

Je sens——“我感觉到了”，正如特蕾莎对于某种东西有一种内心感知时常说的那样。在她的书信中有一条直线从

“两个灵魂的一体”引向“同一个使命”。“我们活得越长久，就越热爱耶稣。正因为我们彼此在他之中相爱，我们对彼此的倾慕才如此强烈。所以，这便是我们两个灵魂的一体，而不是两个灵魂的联合”<sup>[5]</sup>。1891年，特蕾莎如此写道。翌年，又写道：“我们的使命不是走出去，到成熟的庄稼地里收割……我们的使命比这高得多。这就是我们的耶稣说过的话……如果向我祈求劳动者，我便将他们派遣出去。我只等着你们的祈祷，等着你们的心灵发出的一声叹息。”西利娜的这项使命最终也以赤脚加尔默罗会修女的生活方式完成了。1894年9月14日她加入利雪的加尔默罗会，并接受教名日内维芙·圣颜和圣特蕾莎（Genevieve de la Sainte-Face et de Saint-Thérèse）。

特蕾莎与西利娜的通信到此时便终止了。如果说，她在此以前的岁月里往往碰到语言表达的极限，如她所说：“我想，我的心以及心里所包容的一切你都已熟悉。但是仍有一些只可心知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么，现在两个相爱的人便跨过书面语言的界线，在无言的国度里相见了。“分离以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方式将我们连在一起，童稚的温情变成情感的结合，变成灵魂和思想的合一……耶稣将我们拉到他身旁，尽管通过不同的途径。”正如加尔默罗会隐修院的高墙并不意味着对她们两人的隔离——特蕾莎进入隐修院后，这条纽带系得更紧了——那样，特蕾莎的早逝——她于1897年9月30日死于肺结核——也只是天堂里永恒的一体之在的预报信使。

特蕾莎沉醉在爱之中。“我的使命”，她说：“就是爱”。她说她自己像一只小鸟，小鸟想迎着上帝的太阳飞去，却又没有一点儿展翅的能力。但是，“这小鸟从不忧伤，它充满自信，



凝视着上帝的太阳；无论风吹或雨打，任何东西都吓不倒它。哪怕乌云遮住爱的繁星，小鸟也不离开……这便是那个**可怜而柔弱的生命**所感到的**完美的欢乐时刻**。无论何时，它始终目不转睛地凝视着那看不见的、离开它的信仰的光，这时它是何等地幸福啊！”<sup>[6]</sup>这样的爱并不“甜蜜”，而是十分勇敢，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极其恭顺的爱。

特蕾莎在临近上帝的道路上意识到了人性的不知足。这种不知足意识达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致她的解决方式仍然异常极端，这便是要求最恭顺的绝对的爱**的形式**。“能够恭顺是多么幸福啊”。1889年2月特蕾莎在致西利娜的信中写道，“这是唯一的一条使她们成为圣者的道路。”

对特蕾莎而言，爱与极端性是不可分割地共属一体的，但并不像同一枚纹章的正反面，而是像泉与河流的关系。特蕾莎以“小特蕾莎”而著名，这个名字完全可能造成误解。因为爱的国度与概念国度的“逻辑”是不同的。前者的生活准则是爱的外逸，这外逸本身又像一条湍急的河流，尽管在汇入大海后便平息下来，但只有当水流嬉戏似地冲下，形成一个深不可测的瀑布，才能抵达大海。

特蕾莎的著述讲的是一条“小路”，一条与她那个时代所传布的追求行为正义性的道路相反的路，其目的是为怀有爱的生活创造一个活动空间。“大路”是指英勇的苦行主义之路，它主张通过人的劳作达到完美。“小路”是爱的路，是“勇敢地沉湎于自我”的路，是一个无忧无虑地在父亲怀里沉睡的“幼童的奉献”之路。

因此，她不可能将十字架与受难理解为个别人的艰难命运，而是将之看成是主“怀着不可言说之爱的目光”的象征。

关于这一点，她向西利娜解释说：“稚嫩的、不凋零的百合花，我觉得我给你讲的是真实的傻话。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想到许许多多关于耶稣之爱的其他的事，这些可能比我给你讲的那些更加粗鄙。”

当她还是个不满 16 岁的少女时就表露出一種能力，那些为默观生活所吸引的人往往要花去整整一生才能练成这样一种能力。这就是“来自上面的”目光，即是说，标准是爱，这爱就是上帝本身。我们虽然相信上帝与世界是交织在一起的，但是上帝却包容和维护着这个世界。从这一视角出发，这些写给西利娜的信就不单单是个人交往的见证，同时也是灵性的情谊的见证。这些书信本身也要求人对它从此一视角去理解。

“西利娜，只有你才能懂得我的语言。在俗人眼里，你我的生活迥然不同，相差很大。但是我知道，耶稣将我们的心神奇地连在一起，所以，使此一颗心跳动者也会使彼一颗心震颤……”特蕾莎与西利娜使用着一种别人很难立即理解的语言。当然，她们是她们那个时代的孩子。用今天的眼光看，她们当然是在“甜蜜”的甚至“平庸”的语言环境中长大。不过，特蕾莎却成功地使用了她那个时代的语言，用生动明晰的形象和比喻来表现超越时空界线的现实。这是一些天真、幼稚的画面，如我们在她给西利娜的信中读到的对矢车菊和露珠的描绘。细心研究一下，她那也许会使当今强调客观性和清楚的概念表述的人不无困惑的语言表述习惯，人便可了解，人在努力清除 19 世纪时期宗教语言的繁缛风气，以便超越语言符号来介绍深刻的宗教经验。

在特蕾莎看来，本然的形象世界是对宗教生活经验进行

类比性表述的手段。她完全意识到她的语言的类比性质。她在给西利娜的信中说：“与你谈话很好，因为别人也许不理解我的语言。当然，我承认，我的语言只对少数人适用。”

人不可产生误会。特蕾莎虽然使用一种天真的语言，但她却是一个在身罹重病的时间里经历过诱惑与“信仰黑夜”的人。

人奠基于上帝中的情谊是令人沉迷的，是一个最终亦不可解的奥秘，它与一切莫测的奥秘相似，是任何语言无法把握的。特蕾莎与西利娜的情谊使她们彼此成为心灵的知音，对我们而言，这是一面镜子，反映出一种相互吸引、建立在上帝中的爱。

如果我们用语言去追踪这个奥秘，那么，最便捷的途径是她为我们留下的生动的比喻画面。一个比喻不足以揭示这个奥秘，因为它并没有限定所指的内容，且是使它停留在无限的广延面上。特蕾莎在描写她与西利娜之间的情谊时，即描写她与西利娜之间的灵魂合一状态时，用一株生有两个由同一汁液滋养的茎上的矢车菊作比喻：“修院的草地今年送给我一件寓意深刻的礼物……一天，我突然发现开满淡淡的白色矢车菊的草地上有一朵花，它生在一根长长的茎上，美丽、鲜艳，超过其他的花。当我走近细看时，我大吃一惊，原来那不是一朵花，而是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朵！看见它们紧密相连的茎，我立刻想到我们两个灵魂的奥秘……我突然明白：耶稣在自然的秩序中将如此奇妙的东西撒播在我们脚下，目的是帮助我们解开他藏于我们灵魂中而又属于更高一个层面的奥秘。”这些话难道还需要进一步解释吗？

## 二、书信选录

西利娜！……这个名字在我内心深处发出的回响是多么甜蜜啊！……我们的两颗心不是完全在一起跳动的吗？……

今晚，我觉得需要与我的西利娜一道沉入那无限之境。我必须忘却尘世，那里的一切都使我感到厌倦，一切都成为我的负担。我只看到一种欢乐：为耶稣受难。这个不可感知的欢乐高于一切欢乐……

生命在消逝……永恒在以巨人的步伐临近……不久，我们将过耶稣自己的那种生活……当我们为一切悲伤之泉浸透之后，我们将接受欢乐和喜悦清泉的洗礼而得到上帝的升华……不久，亲爱的姐姐，我们一眼便可以察知，我们的生命最深处所发生的一切！

这个世界的形态在消逝。我们很快将看见新的天空。灿烂的太阳在它的光辉里闪现出天空的海洋、广袤无垠的地平线！我们的活动领地是无极、无限的。我们将不再是这个世界流放的俘虏……一切都将消逝！我们将与我们天堂里的新郎同舟荡漾在那无边的海洋……

无限之境没有界限、没有底基、没有边际……鼓起勇气，耶稣在倾听我们痛苦的最后回声。现在，我们的琴高高挂在巴比伦的河岸（诗 137：1—2）……在我们得到解救之日，我

们将奏出多么和谐的音乐啊……我们将多么欢悦地拨响我们所有的琴弦啊！

耶稣对西利娜的爱只能为耶稣自己所理解……耶稣为了西利娜而作了蠢事，但愿西利娜也为耶稣而作蠢事。爱只能以爱来偿还，爱的伤口只有靠爱来医治。

让我们向耶稣展示我们的苦难，以拯救灵魂，拯救那可伶的灵魂！他们获得的恩宠比我们少，然而为了拯救他们，却流尽了一个上帝的血。而且，耶稣想依靠我们心灵的叹息使他们得救。这是怎样的奥秘……既然一声叹息便能够拯救一个灵魂，像我们这么多的痛苦又会拯救多少啊？我们不要拒绝耶稣的一切要求吧……

钟声响了，可是我还未给我可怜的勒翁妮写信。再谈……噢，天堂啊天堂，我们何时到那里？

耶稣的小沙粒

加尔默罗隐修院

1899年3月12日

\* \* \*

感谢你可爱的来信，它给小沙粒带来无限欢乐……

前不久，你在一封信中说，你是我的影子。唉，果真如此，那该多么令人伤心！因为当一个小沙粒的影子算个什么呀……

我为我亲爱的西利娜想出了一个更好的比喻。我喜欢影子的想法。我暗自说，我的西利娜肯定是某个东西的影子，不过，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耶稣自身必定是这神性的现实！

是啊，西利娜肯定是耶稣的小影子……这是一个多么谦

卑而又荣耀的称呼呀！因为谁都知道，影子意味着什么……何况又是耶稣的影子，多么荣耀啊……

我的西利娜的梦非常美，也许有一天它会变成现实……不过，我们还是从殉道开始吧。让我们请耶稣取走我们一切最珍贵的东西，不要拒绝他对我们提出的任何要求。让我们在死于利剑之下以前，先忍受针刺之苦吧……你懂这意思吗，西利娜……

小沙粒将与耶稣的小影子一同受难。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89年3月15日

\* \* \*

耶稣祝贺他的新娘 20 岁生日！

20 岁，多苦难而又受拣选的恩宠！20 岁，充满幻想的年龄……告诉我，你将哪些幻想播种在我的西利娜的心田？

我们之间有多少值得回忆的往事啊……那是一个世界……的确，耶稣有他的偏爱者。他的园子里生长着果子，他的慈爱的阳光几乎在瞬间便使它们成熟。为什么我们也在这些果子中呢……这是一个充满奥秘的问题。对此，耶稣能向我们说出什么理由呢？噢，他的理由就是：他没有理由……西利娜……让我们利用在不长的时间内给我们如此多教诲的耶稣的偏爱。我们要尽力去做使他快乐的事！啊，让他慈爱的阳光将我们染成金色。阳光在照耀着……让我们为了爱消蚀我们自己吧！圣弗兰茨 (hl. Franz) 说：“一旦爱之火在一个灵魂中燃烧，全部家俬都将飞出窗外。”啊，让我们心中除了耶稣不要存留任何东西！

不要以为我们不受难、不受许多难便能够去爱……我们可怜的天性就在于此，它们并非徒然在此！它们是我们的财富，是我们的谋生手段！它们珍贵无比，耶稣之降临尘世原本就是为了占有它们。

让我们怀着悲伤受难吧，这里无须勇敢！“耶稣就是怀着悲伤受难的！一个灵魂没有悲伤谈何受难呀！”我们要宽厚、大度地去受难……西利娜！这全是幻想啊……我们要永远不倒下吗……如果我每时每刻都会倒下，这对耶稣又有何妨？我由此看见我的虚弱，但这于我是有利的。你由此也看见我所能做的事，而此刻你却更愿意将我抱在你的怀里。如果你不这么做，那么，看见我躺在地上你就会很满意。我不会因此而感到不安，我将怀着请求与爱向你举起双手！我相信你不会离我而去。

亲爱的西利娜，我的灵魂的甜蜜反响！但愿你了解我的不幸！啊，假如你知道……圣洁并不在于言说美好的事，甚至也不在于想象或感觉这类事……圣洁就是受难，经受一切……苦难。“圣洁！它只能用利剑之刃去夺取。人必须忍受……人必须同死亡搏斗！”

影子逝去的那一天将会来临。到那时，除了欢乐、陶醉，一切将不复存在……

让我们充分利用我们受难的这唯一瞬间！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每一个瞬间！一个瞬间就是一份瑰宝。哪怕爱一次也会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耶稣……他将永远、永远带领我们走近他！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加尔默罗修院

1889年4月26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我的灵魂不离开你，它与你一同忍受放逐之苦！噢，继续在这个充满苦难和恐惧的世界上生活要付出多大代价啊……但是明天……也许一小时我们便抵达港湾。多么幸福啊！噢，可以**面对面地**瞻视耶稣这**全部**永恒该多好啊！永远带来越来越强烈的爱、越来越深的陶醉的欢乐……一种没有乌云遮蔽的幸福……

耶稣是怎样使我们的灵魂离开一切创造物的？唔，他给我们重重一击，不过，这是爱的一击。上帝是令人景仰的，但他尤其值得爱。那么让我们爱他吧，让我们如此爱他：为他忍受他要求我们为他忍受的一切，**包括**灵魂的痛苦、索然乏味、恐惧和表象的冷酷。啊，爱耶稣而又感觉不到爱的甜蜜，这是一种伟大的爱……这是一种殉道精神……那么，**让我们作为殉道者而死去**！噢，我的西利娜……我的灵魂的甜蜜反响，你懂吗……噢，这种只有上帝一人才熟悉的、创造物的眼睛不能发现的、陌生的殉道精神，是一种没有荣誉、没有胜利喜悦的殉道精神。这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但是终有一天，上帝会感激地高呼：“这是为了我！”我们到那时会看见什么？……那将无终极之时的生命是什么？上帝将是我们的灵魂之灵魂……不可探测的奥秘……人的眼睛不曾见过未被创造的光，人的耳朵不曾听过无可比拟的和谐，人的心没有能力预知上帝为爱他的人所保留着的东西。但这一切不久便会发生，是的，过不多久。让我们立即来准备我们的冠冕，伸出我们的双手，抓住棕榈叶。只要我们深深地爱、只要我



们热烈地爱耶稣，他就不会让我们长久地在这尘世遭受流放之苦……西利娜，让我们不要失去留给我们的短暂瞬间……我们要拯救灵魂……灵魂像雪花那样飘逝，耶稣在哭泣，而我们……我们在想着我们的痛苦，而没有安慰我们的新郎……

我的西利娜啊，让我们为了众生灵魂而活着……让我们成为圣徒……我们首先要拯救教士的灵魂。这些灵魂作为水晶却杂驳混浊……噢，有多少恶劣的、不圣洁的教士啊……让我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受难。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耶稣会感激我们的。我们将向他献上灵魂……

西利娜，你听懂了我心中的呼唤吗？永远与你在一起，永远与你在一起。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加尔默罗修院

1889年7月14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你不知道你让你的特蕾莎多么感动啊！你的小花钵令人狂喜不已。西利娜，你的来信使我非常、非常高兴。我感到我们的灵魂生来便能够相互理解，生来便愿意走同一条路。生命，噢，真的，它对我们已不再有吸引力……然而我错了：世界的魅力虽然对我们已不复存在，犹如过眼云烟……但现实仍然在我们面前。生命是一件瑰宝，每一瞬间都是一种永恒，一种为进天堂而欢乐的永恒，一种面对面地看见上帝、与他成为一体的永恒！除了存在着的耶稣，其他一切都不存在。因

为我们的使命就是忘却我们自己而成为无。让我们爱他爱得发痴，让我们为了他而拯救众生灵魂。我们是如此渺小……然而，耶稣却要求以我们的牺牲、我们的爱拯救众生的灵魂，他为众生的灵魂乞求我们……啊，让我们理解他的目光的含义！能够理解这目光的人是如此少。西利娜，生命短促而永恒。为了安慰耶稣，让我们将生命变成永恒的祭品，变成爱的牺牲吧！这只要求一道目光，一声叹息，一道只为他一人投出的目光，一声为他一人发出的叹息！因为我们的生命的每一瞬间都属于他一个人……造物只应在经过时才触动我们……在生命之夜，在仅存一次的唯一的生命之夜，必须做的只有一件事：爱，爱耶稣，全心全意地爱耶稣，为了他而拯救众生灵魂，以便使他为人所爱戴……啊，我们劳作的目的便是使耶稣为人所爱戴！西利娜！能与你谈话多么好啊……这好似我在与我的灵魂谈话。西利娜，我觉得我可以对你言说一切……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89年10月15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你的特蕾莎向你祝贺节日！她早就想这么做了。今年她不会是最后一个祝贺的人。西利娜，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在人世间庆贺你的命名日了……也许吧……多么稚嫩的希望……明年，这一个在尘世间默默无闻的花朵西利娜将会静静地躺在上帝的羔羊的怀里；到那时，天使喜悦的眼睛看见的将不再是那朵不好看的可怜的小花，而是一株闪烁着耀眼银

光的百合……

西利娜，生命充满了奥秘。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看不见……然而耶稣却向我们的灵魂揭示出人的眼睛所不曾见过的东西！的确，我们的心已预感到人心所不理解的东西，因为我们有时缺乏想象力，不知该如何表达那种我们在灵魂中所感到的“我不知什么”这一事实……

西利娜，我送给你两支**西利娜花**表示对你命名日的祝贺。你懂得它们的语言……它们开在同一根茎上，同一个太阳使它们连理相依，同一道光芒使它们绽开蓓蕾，无疑它们也将在同一天死亡……

人的眼睛想不到停下来看一下**西利娜花**，尽管它白色的星星般的花朵充满奥秘。这花朵的内心怀着许多其他的花，这无疑它是它的**灵魂**的儿女（众生的灵魂），而它白色的花萼里面是红色的，仿佛是她的血染成的……

西利娜，阳光和雨露会降临在这无名小花之上，但不会将它摧折！不会有人心血来潮去采摘它……难道她不是因此而保持她处女的童贞？是的，因为耶稣独自看见了她，因为耶稣独自为自己创造了她。唔，她比那并非单单为了耶稣而生长的艳丽的玫瑰幸福多了！

西利娜，我以为，亲爱的上帝无需几年便可以在一个灵魂中完成他的爱的事业。他心灵的一道光芒便可以在瞬间使他的花开放而且永不凋谢……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0年10月20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修院的草地今年送给我一件寓意深刻的礼物。能在你满23岁时将它转送给你，我感到十分幸福……一天，我突然发现开满淡淡的白色矢车菊的草地上有一朵花，它生在一根长长的茎上，美丽、鲜艳，超过其他的花。当我走近细看时，我大吃一惊，原来那不是一朵花，而是紧紧依偎在一起的两朵！看见它们紧密相连的茎，我立刻想到我们两个灵魂的奥秘……我突然明白：耶稣在自然的秩序中将如此奇妙的东西撒播在我们脚下，目的是帮助我们解开他藏于我们灵魂中而又属于更高一个层面的奥秘。

西利娜，我觉得你已明白你的特蕾莎的心思。你的心已猜透另一颗与它紧紧连为一体、为同一种生命汁液滋养着的心，知道这心中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我仍然要告诉你一些隐藏在我这朵小花心中的秘密。

为了取悦我们的双眼，为了开导我们的灵魂，耶稣创造了许多许多矢车菊。我惊奇地看到，那些粉红色的花蕾在清晨便转向朝霞，它们等待着日出。当那灿烂的星体用它和煦的金光抚摸它们时，这些羞涩的花儿便张开柔嫩的花瓣，组成花冠并展露出金黄的花蕊。此时，花儿立刻变得犹如用金光抚摸它们的太阳。它们整天始终朝着太阳，跟着它转动，直至夜幕降临，太阳西沉时，它们就收拢花萼，那洁白又变成了粉红……

耶稣是上帝的太阳，矢车菊是他的新娘，即童贞少女。只要他凝视一个灵魂，他便立刻赋予它与他相似的容颜。不过，这灵魂的目光必须始终对准耶稣自己。

如果我要揭开这矢车菊的奥秘，我便必须写整整一本书。但是，我的西利娜已完全明白我所说的一切。因此我只对她讲一下耶稣的想法……

耶稣的草地上有许许多多矢车菊，但它们都是分开生长着的。每一株都只为自己接受阳光。一天，修女的新郎弯腰朝着地上，他将两个小小的花蕾紧紧地连在一起，两根花茎合成一根。他只投去一瞥，它们便成长起来，已合为一株的两个花蕾便同时开放。现在，这一对孪生矢车菊将她们的目光投向上帝的太阳，完成着她们唯一的使命……

西利娜，只有你才能懂得我的语言。在俗世人的眼里，你我的生活迥然不同，相差很大。但是我知道，耶稣将我们的心神奇地连在一起，所以，使此一颗心跳动者也会使彼一颗心震颤……（你们的瑰宝之所在，即是你们的心之所在。）我们的瑰宝就是耶稣，我们的心在他那里合为一体。那同一道被泪水模糊的目光吸引着我们的灵魂；那一对孪生的矢车菊下定决心去擦干这眼泪。它们那朴素的白色花冠成为一只圣杯，它将接收那宝石般珍贵的泪珠，将它们洒向其余那些——较少受到垂顾的——未曾将它们心灵的第一道目光投向耶稣的花朵……也许那小小的矢车菊会在它生命的黄昏将它粉红色的花蕾献给那位上帝新郎……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2年4月26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从前，在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都很喜欢过命名日，因

为在那一天，我们要互相交换小礼物，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在我们眼里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很快，情况就变了：最小的鸟儿长出了翅膀，她飞走了，远远地离开了她儿时温暖的小巢。一切幻想也随之而去！春来夏往，生活的现实取代了童年的梦境……

西利娜，难道不正是在这个时候，那条系着你我两颗心的纽带才变得更加紧密的吗？分离以一种语言无法表达的方式将我们连在一起，幼稚的温情变成情感的结合，变成灵魂和思想的合一。是谁创造这个奇迹……是那个激荡着我们的心……耶稣将我们拉到他身旁，尽管通过不同的途径……

西利娜，我无法告诉你我想要告诉你的事，我的灵魂做不到这一点……噢，要是我能够做到该多好啊！噢，不，这绝非我力所能及。为什么我要为此伤心呢？你不是总在想我在想的事吗……这样，你便猜中了我无法向你诉说的一切。是耶稣在让你从心里感知这一切的。他为了减轻罪人的罪孽，不是在他们心中安下他的寓所了么？是啊，就在这灵魂最深的退隐之所在，他同时教诲着我们两人。有朝一日，他会向我们显现那永昼之日……

祝节日快乐！你的特蕾莎要是能从天堂向你祝贺该多幸福啊……

1892年10月19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我想告诉你我今日在清晨产生的一个想法，或者说通知

你耶稣对你灵魂的祝愿……每当我向我们灵魂的唯一朋友为你祈祷时，我眼前总浮现出你的心灵所特有的标志——朴实无华。

……耶稣曾对我们说：“我是田野里的花，是山谷中的百合”（歌 2：1）。西利娜，耶稣的小小花儿，只能是、永远只能是一颗露珠，它隐藏在山谷里美丽的百合花，闪着神灵光彩的花萼里。还有比露珠更朴实、更纯洁的东西么？它并不是由云雾形成的，因为当蔚蓝色的天空缀满星斗时，露水便降落到花丛上；它也不是雨水所能够相比的，它比雨水更清新、更美丽。露水只在夜间降下，当太阳射出温暖的光芒时，它便消融而成为一颗颗迷人的水珠，这水珠晶莹透亮，在草地的青草尖儿上闪闪发光，然后化成一缕缕薄薄的雾升腾消散。

西利娜就是一颗小小的露珠，它不是云变成的，它来自它的家乡——那美丽的天空。在生命的夜晚，她的使命是将自己隐藏在田野里的鲜花花萼中，她不让人的目光发现她隐身的地方，惟有那占有这滴露珠的花萼才有幸尝到它的清新。幸福的小露珠呀，只有耶稣才能认出你……山谷的百合花只渴望一滴小小的露珠……因此，他创造了一个名叫西利娜的小露珠……

领受这么一项崇高的使命是何等受重视啊！……不过，为了胜任这项使命，人必须甘于简朴无华呀……耶稣也许知道，在人世间要保持纯洁是多么难，所以他要求他的露珠甘于默默无闻。他极愿意欣赏它们，但是独自欣赏。露珠自己认识不到自身的价值，认为自己比别的造物卑微……这正是山谷百合所希望的。小露珠西利娜已经心领神会……这正是耶

稣创造她的目的，但她不可因此而忘记她那可怜的小妹妹。她不得不请求她实现耶稣教导她的东西，以便这同一束爱的光芒有朝一日溶化这两滴露珠，使她们能够——当她们在尘世间合而为一以后——永远、永远在上帝的太阳的怀抱中结合为一体。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3年4月25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我相信，亲爱的上帝很少创造出彼此这么理解，从不发出不和谐的两个灵魂。倘若耶稣之手拨动两根琴弦中的一根，另一根也会随即响起来……啊，让我们永远隐藏在上帝的田野的花朵里，直到日影逝去（歌4：6）。让我们听任造物对珍贵的露珠的赞赏；既然我们的百合花喜爱我们，那就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成为他的露珠、成为他唯一的露珠吧……他现在既然在家乡，那么，他为了这颗在他放逐时给予他安慰的露珠，又有什么东西不愿赠送给我们呢……他自己告诉我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约7：37）因此，耶稣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的大洋……我们像干渴的小鹿那样渴望着向我们许诺的水，但是我们的安慰巨大无比。所以，我们对于耶稣也是大洋：山谷百合的大洋！

惟有你的心能够读懂这封信，因为我自己解读它也颇费力气。我的墨水已快耗尽，为了能继续使用，我只好往瓶中吐唾沫……这不是很可笑的吗……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3年7月6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

……亲爱的上帝已不再要求我做什么了……开始时，他向我提出许许多多的要求。有一段时期我在想：既然耶稣已不再向我提出要求，我就应安静地徜徉于和美与爱抚之中，只做他要我做的事……然而我顿然醒悟过来，圣特蕾莎<sup>[7]</sup>曾说：人必须保持爱的胸怀。当我们枯坐在黑暗之中的时候，而木柴又放在我们一时不可得的地方，这时，我们难道就没有义务至少添上一点柴草吗？耶稣虽有足够的力量独自维持着一堆火，但当他看见我们添柴时也会很高兴的。我们如此细心，是一件让他高兴的事，接着他便向火堆扔进许多木柴。我们看不见这堆火，但是，我们能感觉到这爱之火的力量。我曾有过这样的体验：每当我毫无感情、没有能力祈祷和行善事时，便是寻找一些小小机会表现的时候，几近虚无的微末小事，更会使耶稣感到快乐，这胜过主宰世界、甚至英勇殉难所能带给他的快乐。譬如，当我无可言说，或者想表露不悦之色时……我报以微笑，说句好话……

我亲爱的西利娜，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这么做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一顶冠冕或者立一分功劳，而是为了让耶稣快乐……假如不给我任何机会，那么我至少要对他说，我爱他。这样做并不难，而且可以保住这堆火，即使我觉得这堆爱之火已经熄灭。只要我们为它添一束柴，耶稣会让它重新燃烧起来的。西利娜，我担心的是，我不拥有必须拥有的东西。也许你以为，我总是做我说的事。唔，不！我并不是时时刻刻都恪守诺言，但我不会丧失勇气。我完全投入了耶稣的怀抱。

这颗小露珠越来越深地渗入田野鲜花的花萼中，在那里，它得到它失去的一切，而且还更多。

你的小妹妹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3年7月18日

\* \* \*

我亲爱的西利娜：[8]

对给予你的考验我不感到意外……我认为你正在接受**考验**：现在经受分离的考验之必要性你已感觉到……（现在耶稣在**考验**你的天性，因为他在加给你十字架和磨难。）我越考虑此事，心里越有把握，总有一天你会到我这里来的。刚萨圭的玛利亚（Maire de Gonzague）嬷嬷劝我把这事告诉你……

你也许认为，我不理解你。我向你保证，我洞察你的灵魂……我知道你对耶稣的忠诚，你只想实现他的意志，只想寻求他的爱，你无所畏惧。在**当前的考验**中，亲爱的上帝使我们天性喜好中那些过分感性的东西得到升华。不过，因为这种爱的初始本原太纯洁，所以它是颠扑不破的……听我告诉你，耶稣永远不会使我们分离，永远不会……哪怕我在你之先死去，你也不要认为我从此将远离你的灵魂；我们的心灵只会结合得更紧……当耶稣对你谈到分离时，他也许正是想让你感觉到这一点……不过，最最重要的是你别担心，我没有生病。相反，我的健康状况良好如铁。当然，亲爱的上帝也可以把铁像泥土那样捏得粉碎……所有这一切都是幼稚的想法。我们还是不考虑未来吧（我是在谈我自己，因为我

并不把我亲爱的西利娜经受的考验视为幼稚的游戏)。

外来的痛苦又算得了什么……只要耶稣安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分离便不会有痛苦……真正的痛苦是心灵的殉难,是隐藏在灵魂深处的痛苦,以及那种无人看得见的痛苦。我们并没有分离,我们是能够忍受这些痛苦的。

我知道我对你说或者不说所有这一切都一样。你内心的考验将在耶稣确定的日子终结,因为他有时要利用我抚慰你的灵魂。所以,我的话大概能表达他的意志……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为什么我们总是经受同样的考验!我们或迟或早必定会饮用同一个花萼中的滋汁的。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

1894年7月18日

\* \* \*

我亲爱的姐姐:

看来这是最后一封给你寄到尘世上的信了!

……我不知道在寄往拉莫斯的信中——在信中我向你许下你即将加入加尔默罗会——是否我有幸而言中……

1894年8月19日

## 注 释

[1] Thérèse Martin, 《书信集》, Leutesdorf, 1976, Nr. 142, 页 202。

其他一些书信亦选自此一版本。

[2] 利雪, 法国北部的一个小镇。——译注

[3] 圣子耶稣和圣颜的特蕾莎是修女圣特蕾莎·马丁的圣名全称, 在德语区被尊称为“圣子耶稣的特蕾莎”(Thérèse vom Kinde Jesus)、“利雪的特蕾莎”(Thérèse von Lisieux)和“小特蕾莎”(die kleine

Thérèse)。

[4] Thérèse, 《自传》, Einsiedeln, 1958, 页 198。

[5] Thérèse, 《书信集》, Nr. 132, 页 177。

[6] Thérèse, 《自传文集》, 页 200、204 以下。

[7] 指阿维拉的特蕾莎 (Thérèse von Avila, 1515—1582)。详见本书前两章。——译注

[8] 此信的背景是：神父皮空打算让西利娜去加拿大建立一所“世俗学院”，神父对她说，不要将此事告知她那些在加尔默罗会的姊妹们。西利娜在一封信里委婉地向特蕾莎暗示了这一面临的离别。



附篇：

二十世纪末修道院情书选



# 一、引言

对一些人而言，前面选录的书信也许仅是以往几个世纪的修道院生活确实可靠的文献，有可能为教会史提供新的视角。而对另一些人则会从本章得到启发进一步探讨情谊与人类之爱这个题目。教士和修士可能从本书主要角色的往来书信这一面镜子中窥见自己的经验、愿望或向往。有的人或许觉得受到伤害。对此，我们在此谨致歉意，因为本书不是故意要伤害什么人。编撰此书的目的是提醒人们注意对教会史不无意义的一个事实。情谊往往被迫埋葬在古老信仰的“地下墓穴”之中。但偶尔也会出现一些宽厚人士敢于公开、具体地讨论修士修女间的爱。

甚至今天仍然有一些“在修道院高墙内”维护着情谊的教士和修士，他们公开承认这种情谊，因为情谊是纯洁的，近似上帝的事。甚至今天他们仍然在写“情书”，因为他们心中怀着一种尚未得到满足的对上帝、对人的向往。其中也许有些人不愿披露自己的姓名，这一点理应受到尊重。然而，也有一些多年来生活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男女，分别给我们提供了他们写给各自男、女朋友的书信。<sup>[1]</sup>当然，这里按他们的要求隐去他们的真实姓名。



## 二、书信选录

为了你，

因为我爱你。

你与我如此不同，使我有时感到你很陌生；

你是如此陌生，使我有时害怕；

我十分害怕，因为你也许不会爱我。

你与我也许如此相似，你可以放弃我，正如我曾经放弃那样。

我十分害怕，因为我也许有朝一日不再爱，因为你对于我是如此陌生，因为我对于我是如此陌生。

也许有朝一日我不再爱，因为我发现我不爱，我渴望着爱你，因为我并非在现实中爱你。

你与我是如此不同，我请求你学会爱我，就像我想爱那样。

你也许不懂我说的话，我的自由的气息没有吹进你的心房，也许没有一股波浪将我内心的激荡传达给你。我们此生不会有——哪怕一瞬间的相聚或者相遇，哪怕互相碰撞一次——使你疼痛地体验我的爱。

在有些瞬间，你遇不到我，我看不见你，因为我已变得判若两人，因为我简直不能接受、摹仿和共同完成你传来的

每一种情绪，因为我不会再给予你——你对此毫无察觉——无限自由的活动空间。

这便是我对你的爱，我对你不完美的爱，我所隐忍的我因为爱你而加给我们的痛苦。

我们永远不会相遇，除非在爱的无限自由中，在无时间性的永恒中。

\* \* \*

亲爱的玛利：

我想用这几个字开始我这封有生以来最长的信。这封信是否有终结之时我不知道。你是否收得到这封信我也不知道。尽管如此，我仍然要写，因为我深信，我写的一切反正都是献给你的，你是否能读到，这并不重要。

提笔时我察觉到，我只能重复老话。因为我们不曾写过的东西真是微乎其微。难道真又是老调重弹？也许不一定，因为每当我给你写信时，我便充满爱的精神，而爱是不会重复的。这封信也许将参与我们内心的发展。所以，我敢断言，就时间和空间而言，它将是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

近来，我一直在想，我对你的爱完全像对上帝的爱那样是无限伟大的。我几乎无法想象，我对一个人的爱会超过对你的爱。理由很简单：我感到我的生命完全为上帝和你所占据。

人一般将这称为爱。但爱是什么？人怎样才能领悟这爱？爱究竟能否领悟？我们将永远不理解我们为什么相爱，我们将永远不会看透我们的爱的伟大，因为爱的故土在永恒的上帝的爱之中，它总是超过我们爱的能力。因此，我们通向

爱的道路上将承载着无限的轨迹。无论此处或是彼处、今天或是明天，无论何时何地，爱会永远大于我们的心灵。我们通往爱的道路没有尽头，只要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便总是在中途，永远在中途。

你在上封信里说，提问远比回答重要。但现在我却认为，在爱的中途远比达到爱更重要。这并不是说，通向爱的道路使我们离开爱。不通向爱的道路就是爱自己，它是有生命的、具战斗性的。爱不断向前奋进，不断增强着，爱生长着、生长着，一直生长进入上帝永恒之无限境界。你知道吗……我们只能动身踏上爱的道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你在信中还曾问我，爱怎么能够改变眼泪。今天我要对你讲，爱不会改变眼泪。眼泪永远是眼泪；眼泪是幸福与痛苦的标志，而爱无非是幸福与痛苦。爱不会改变眼泪，而只会形成眼泪。我曾有幸与你一起流泪，在这一瞬间，我既感觉到你的幸福，也感觉到你的痛苦。不要停止哭泣，否则你便会停止爱。我知道，我在请求你做某种我自己往往也难以忍受的事，但我别无选择，因为：我爱你，我与你一同哭泣，一同流泪。

不久前，我曾写信告诉你，我们应该向往绝对的自由，向往那种使我们摆脱尘世的一切，载着我们走向上帝的自由。这是可能的吗？我不知道，但我十分清楚，我已将我的生命孤注一掷。要么拥有一切，要么失去所有！你知道我很激进，是一个极端份子，往往胆小、懦弱，但这赌是打定了。我们在我们这场为了上帝而与人进行的斗争中也许会胜利，也许会失败。我们要么登上高山之巅，要么沉于深谷之底，疲软无力、垂头丧气、绝望失意。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赌一下

是值得的。要么拥有一切，要么失去所有！

每读一封你的来信，我对你的了解便更深一层。每分每秒我都知道，我们真是疯了，我们竟如此打赌。我知道这使你很痛苦，不过今天我要告诉你，你已从这场赌赛中解脱出来。

你知道吗……我深信，我的梦太长、太长。今天我的梦已成为我的生活。也许我根本不想实现我的梦，如果这意味着我从此不能再做梦的话。是疯了，或是……不过，你切莫担心，当这些梦实现的时刻，我们将在一起，我们将共同做新的梦，它们每分每秒都会赋予我们新的生活。有时我会产生这样的感觉，是我诱惑你去做梦，这给你带来许多痛苦！真奇怪，我的最高原则原本是，你，首先是你不应遭受痛苦，是我自己造成了你的痛苦……

今天，我非常幸福，整个心灵为你所占据。我悠悠地散步，享受着上帝的创造：鸟儿为我歌唱、花儿为我送来芳香、潺潺流水之声至今萦回耳际。你无时不在、无所不在。你明澈、深邃、晶莹的双眼时时处处注视着我。我感到你一直伴在我身边。这感觉真是美妙无比。俯身凝视流水，看见你的脸在天空露出微笑；阖上我的双眼，看见你在我之中，完全在我之中，好似我们两人的存在在上帝之中，完整地合为一体。

亲爱的玛利，我不愿（永远不愿）失去你，我要永远爱你，永远被你爱。尽管我们不能在一起，但这对于我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但愿我们的爱情永世长存。它不可死亡，它不能死亡，它必须存在下去，因为这是我们相互为对方不死的唯一可能性。我对你的爱是无限的，我把握不住它了。它

超越一切界线和一切尺度，它超出了我的心，它超出了我自己。

玛利，我永远感谢上帝，是他将我们领到一起。自从我认识你以来（从第一天起），我的心变得越来越宽厚、越来越温柔、越来越体慰他人。这还能持续多久？如此不断宽厚下去，我的心经受得起么？我不知道还有多久，但我敢肯定，在那之前我将是幸福的，无限幸福的。

我爱你，但这爱只是我的完美性的一部分，因为它只不过是上帝之爱的一面镜子。他永恒地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相爱，使我们略能体知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伟大。他的爱就是我们的爱，我们的爱也是他的爱，因为我们将我们的爱献给了他。每当我们爱他时，他便将他的爱回赠我们，但不再是他从我们这里得到的那种爱，他的爱更加细腻、纯洁、完整、甜美、明澈……更富于神性。我不会停止对上帝和对你的爱，我说这话不是在重复。不论何时、何地、在任何情况下，我将永远爱上帝，永远爱你，因为我对你们的爱已成为一个梦。而你早已知道，梦就是我的生活。没有人能诱使我走出这梦境。因为他这么做无异于夺去我的生命。你们是我的梦，是我的完全清醒的梦；你们是我爱的梦，今天我想与你们一起做这个梦。

亲爱的玛利，这封信是我送给你的生日礼物，但我并不以为我送给你的仅只是写满纸页的这些，绝对不止！我送给你的是我无限的爱、我的痛苦、我的欢乐、我的忍受、我的微笑和我的眼泪，是我现在和将来所成就的一切。玛利，这就是我送给你的以如此不完美的方式表达的礼物。

亲爱的拉菲尔：

你知道吗，我们的爱犹如永不间断的冒险？有时我想，一旦它不再是冒险，它也就十分无聊了，我们中就有一个人会悄然离去。我不能肯定，这会是你，还是我。（这不可能，因为我绝对相信，我们都关注着我们的爱、维护并珍惜着它，我们绝不会放弃这美妙的爱情！这一切不过是加深相互理解的思维游戏而已。）有时我想，一旦我们的情谊不再是相互了解和通向上帝的道路，你便会离去。这时我开始发现我身上同样具有这一倾向，只是它的表现不尽相同罢了。我想，我内在上将会离去。这就是说，我仍会一如既往地帮助你，但渐渐地不再与你一起走我的内心之路。

你怎么想呢？我们的爱果真如此扣人心弦，犹如一次巨大的历险，因为我们怀着我们的爱走向亲爱的上帝？

这促使我面对我的不完美，以便一道建造一条共同的、通向他的道路——这内在的和外在的道路——并悉心维护这条美好的道路。

你——你爱挑战，你爱认识新事物并在其中检验你自己和控制它。你极富处理棘手问题的才能，使之不再是问题，而变成待完成的任务。当你做这一切时，你认识了自己；在超越你自己的道路上，你认识并了解了人……我知道，那个时代将会到来，到那时，我们的生活的极端原则不是在于准备而是实地共同走出我们的路，并使之臻于完美。你是否注意到，我们的爱是一次冒险行动，对于我们两人都是冒险行动。我们的爱使我喘不过气来，它用上帝的气息（呼吸）注

满了我。

\* \* \*

亲爱的特雷茜亚：

爱是奥秘。爱把我引向你，使我进入一场只有在心灵相通的朋友之间才可能有的亲切的谈话。尽管你在我心中、伫立在我眼前，而实际上你却一直不在我身旁。

但愿能够看见我们的爱中之在和我们的爱！但愿能够看见你和我！然而，这是幻想。我的眼睛十分感激我的理智与心灵，它们把握住了爱的本质。

你在我面前是多么坦诚——仿佛看见了你似的。你征服了我，夺走了我的一切感知能力。你实际上难以辨认，因为我从未亲眼见过你。

\* \* \*

亲爱的米歇尔：

空间的阻隔使爱情闪烁着它固有的光辉。我知道，我知道情人的最大快乐是与她所爱的人重逢。在她陷于离愁时，他却毫无察觉。他知道，但又不知道，没有他，她简直难以活下去。当他不在时，她心中积满只有他才能满足的请求和愿望。一旦见到他——无论在信中或是亲眼看见——她会将一切思念通通向他吐露。她只能这么做。

事情是如此奇妙：在直接的感知之后很久，她的恋人方才听见并用她渴望已久的话语答复她。更神秘的是：陷于爱恋的人恰恰是靠这种思念、期待和满足的游戏活着的。

这一切向我泄漏出我们的爱。因为你和我都在自己的和

对方的内心，感知着对上帝的向往。所以，我们的爱教会了上帝用手指写在我们心里的语言。

对你个人而言，不能与我联系、不能与我相见、不能听我讲话和对我讲话，这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正因为如此，你才不孤独，因为在目前我们的爱的最深刻的共同性是：思念。我们的思念属于我们自己。

## 注 释

[1] 这些局外人难以得到证明以往情谊的文献的搜求，与贝雅斯（Bejas）神父在拉丁美洲和德国的教会内部的联系是分不开的。对于为评价灵性情谊而主动提供资料的修士、修女写信人，在此谨致谢意。





跋：

“愿你的唇吻我”  
——论亲吻神学



“愿你的唇吻我”——这是原来为本书拟定的标题，是在成书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这个概括了本书的基本线索的标题。尽管如此，关于原书名的种种考虑仍应受到足够重视，因为它说明了基督教中上帝与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relatio）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愿你的唇吻我”这不多的几个字有着丰富的内涵：渴望、情欲、温柔、爱，以及人可以用吻表达的一切。难道……仅此而已？它的意义仅仅局限于世俗的情感层面？

这句话的语境本身就超出了此一层面。它出自《圣经》。《旧约》中的情歌集——希伯来文标题的字面直译是“歌中之歌”（路德译为《雅歌》）——开篇就是“愿他用他的嘴亲吻我”（歌 1：2）。在这一首宗教诗歌中，一对年轻恋人以富有感染力的画面，歌颂着他们对那个完全的他者的向往。

亲吻所能够表达的远远超过电视、电影和报纸经常展示的那些东西。在许多文化中，亲吻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问候方式。用吻迎接或送别客人。亲吻是爱慕和尊敬的表示。在家庭中，父母吻儿女，儿女吻父母，以此表示双方的亲密和真挚的爱。基督教祭仪中有许多表示亲吻的比拟和圣事含义的例子。一般而言，吻是超自然的爱的象征。洗礼和坚信礼中

的亲吻表示接纳一个人入基督教会。感恩礼是以吻祭坛开始或结束的，这一习俗可以追溯到公元4世纪。其中的含义首先是，祭坛是基督的象征，但也意味着，通过亲吻祭坛表达对安放在祭坛内的殉道者遗体的崇敬。直到今天，在诵读福音书后仍有亲吻福音书的习惯。最常见的是共祭（konzelebranten）神父与信徒在表示和平祝愿时互相亲吻。这是梵蒂冈第二公会议礼仪改革之后，在原有的礼仪规定中保留下来的一项。原有的规定载有大量关于以亲吻表示尊重和崇敬的条文，如吻圣杯、吻胸牌、吻圣衣等。东方教会礼仪将亲吻作为礼仪行为保留下来。共祭神父和教徒以亲吻圣像表示崇敬，这在西方的基督徒看来是颇为奇怪的。这一行为的寓意是，在祭仪过程中，天与地相遇，这一相遇同时包括人的一切感官——眼、耳、味觉和触觉。正如圣像本身在精神上被视为观察者借以“观看”圣者的神秘领域的窗口那样，亲吻也是人崇敬神灵的标志。

亲吻的意义从来就超出了身体和世俗的范围。它最古老的含义是力量的传递和联合。在古希腊与古罗马文化中，吻祭坛和吻神像的礼俗非常普遍。古埃及人吻主神的脚，古罗马人的吻被看成是隶属某一联盟的标志，而在伊斯兰教中，至今仍以吻克尔白的黑石（Schwarzen Steines der kaaba）为麦加朝觐活动的高潮。

在《圣经》中，亲吻是一种普遍常见的动作，如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吻（创27：27）、兄弟姐妹之间的亲吻（创33：4；结4：24）、亲戚间的亲吻和亲密朋友间的亲吻（撒上20：4；撒下19：40）。在《雅歌》中，亲吻还表达新娘的爱（1，2章）。

在《旧约》中，亲吻也含有崇敬的意思。撒母耳吻扫罗（撒上 10：1）是撒母耳向新受膏的王表达敬意。《诗篇》中的吻脚表示绝对服从：“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战战兢兢吻他的脚！”（诗 2：1）亲吻也是显明上帝威严和拯救的末世论的标志：“慈爱和忠诚彼此相遇，公平和平安彼此亲吻。”（诗 85：11）在《约伯记》中，吻手是崇拜的标志。约伯因此而被引诱犯罪，假如他听任人吻他的手的话：“倘若我的心暗暗被引诱，以口亲手，这也是审判官要治的罪，因为我背弃了在上帝的上帝。”拥抱并亲吻是同等地位者之间的问候，尤其在兄弟姐妹间，如雅各和以扫表示和解时：“以扫跑来迎接他，将他抱住，又搂着他的脖子与他亲吻，两个人就哭了。”（创 33：4）

在《新约》中，圣洁的吻或者和平的吻是存在于基督之中的表示。使徒保罗劝勉罗马和哥林多的年轻教徒：“你们亲嘴问安”（罗 16：16；林前 16：20）。《彼得前书》结尾时用了一个类似的告别形式：“你们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以弗所的众教徒也用亲吻与保罗告别：“……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脖子，和他亲嘴”（徒 20：36、37）。

一直存在于早期的基督徒中的交往礼仪的亲吻，不仅具有问候或告别的程式性品格，而且也象征着真实的爱。如果我们将此与犹大滥用亲吻的行为加以比照的话，这一点是很清楚的。在犹大那里，爱和温情脉脉的渴慕象征变成为可耻的背叛信号：“说话之间，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那里与他同来。那卖耶稣的给了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

你们可以拿住他。’犹大随即到耶稣跟前说：‘请拉比安’，就与他亲嘴。”（太 26：47—49）“……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路 22：48）看到自己通过一个亲吻而被出卖，这痛苦是多么深切啊！

亲吻虽然一直用于教会的实践中，但对于亲吻多方面的神学反思却是中世纪的事，这尤其表现在大量的《雅歌》评注中，其中包括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的《雅歌布道辞》和整个的西笃会的传统。几乎所有的雅歌评注都从诠释亲吻的象征性开始，因为这歌中之歌开头的句子就是：“愿你的唇吻我”。

首先从灵修意义上解释亲吻的是圣蒂耶里的威廉，在他的“沉思与祈祷”中他说：“当两人温情脉脉地接吻时，他们就相互吸入了对方的气息。”作为五种基本元素的气以及呼吸，在古代都是生命的象征。呼吸的消失对古罗马人而言就是死亡的最后征兆。因此，相互吸入对方的呼吸便是相互吸入对方的生命。

不过，与我们从上帝那里获得的生命相比，人的生命又算得了什么？人与人之间的亲吻是上帝气息之创造力量的象征和类比。以亲吻的气息创造了人的灵魂（创 2：7）的上帝同样给我们置入了对于永恒之吻的向往。

上帝之吻是爱之吻，是上帝的灵，即希伯来文的 ruach，它早在创世前就浮动在水面之上。上帝气息之创造力量将整个世界唤入此在并将伴随它直至末日来临，直到人类返归于上帝永恒。上帝用亲吻创造了世界，用亲吻给予人生命，用他的灵的吻陪伴人一直进入最终的和最深的与上帝合而为一的体验。

人的亲吻在此生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因此人怀着无限渴望呼喊上帝之唇的亲吻：“愿你的唇吻我”。不是用情欲的吻，不是用火焰般升腾、顷刻间又熄灭的激情的吻，而是用吐出赋予生命的和永不枯竭之力量的你的唇的亲吻！凡是与上帝亲吻者，都将体验到与他的合一。只要人用亲吻回答上帝，他便会被上帝的气息所净化而得到升华。倘若他大大张口（诗 80：11），上帝就用他爱的呼吸完全将他注满。



## 参考文献

### 关于灵性情谊的一般文献

Aelred von Rieval: *Über die geistliche Freundschaft*.  
Übertr. v. Rhaban Haacke u. eingel. v. Wilhelm  
Nyssen. Trier 1978.

Ariès, Philippe/Béjin, André/Foucault, Michel: *Die Masken  
des Begehrens und die Matamorphosen der Sinnlichkeit,  
Zur Geschichte der Sexualität im Abendland*. Frankfurt  
1982.

Bach, Richard: *Die Möwe Jonathan*. Frankfurt, Berlin (31.)  
1985.

Drewermann, Eugen: *Kleriker. Psychogramm eines Ideals*.  
Olten 1989, bes. S. 187—192; 708—729.

Fromm, Erich: *Die Kunst des Liebens*. Frankfurt, Berlin  
1980.

Körner, Heinz: *Johannes, Erzählung*. Fellbach 1978.

Kuhn, Helmut: *Liebe, Geschichte eines Begriffs*. München  
1975.

- Lukian: *Das Hohelied der Freundschaft*. Hrsg. u. übertr. v. Erwin Steindl. Zürich 1962.
- Mechthild von Magdeburg: *Das fließende Licht der Gottheit*. Übers. u. eingef. v. Margot Schmidt, mit e. Studie v. Hans Urs von Balthasar. Einsiedeln 1955.
- Mieth, Diethmar: *Die Kunst, zärtlich zu sein, Wege zur Sensibilität*. Freiburg 1982.
- Pfeiffer, Karl Heinz: *In Gott verbunden — Aus dem Leben heiliger Liebespaare*. Freiburg 1987.
- Pieper, Josef: *Über die Liebe*. München 1974.
-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Der Kleine Prinz*. Düsseldorf 1972.
- Teilhard de Chardin, Pierre: *Briefe an Frauen*. Hrsg. u. erl. v. Günther Schiwy. Freiburg, Basel, Wien 1988.
- Thiele, Johannes: *Die Erotik Gottes, Menschen werden wir nur als Liebende*. Stuttgart 1988.
- Welte, Bernhard: *Dialektik der Liebe*. Frankfurt 1973.

## 关于萨克森的约尔丹与安达罗的狄安娜的文献

- Scheeben, H. Christian: *Jordan der Sachse*. Vechta 1937.
- Mumbauer, Johannes: *Die Briefe des seligen Jordan von Sachsen*. Vechta 1927.
- Altaner, Berthold: *Die Briefe Jordans von Sachsen, des zweiten Dominikaner-generals (1222—1237), Text und*

*Untersuchungen.* Leipzig 1925. Die hier edierten lateinischen Originale liegen unserer Neuübertragung zugrunde.

Emery, Gilles: *Jordan und Diana-Eine dominikanische Liebesgeschichte.* 1988. (Wo dieser kurze Beitrag erscheinen wird, war uns bei Drucklegung noch nicht bekannt. Wir bedanken uns für die Einsichtnahme.)

## 关于阿贝拉尔与海萝丽丝的文献

Abaelard. *Die Leidensgeschichte und der Briefwechsel mit Heloisa.* Übertr. u. hrsg. von Eberhard Borst. Heidelberg: Verlag Lambert Schneider, 4., verbesserte Aufl. 1979.

(Die Übertragung liegt dieser Auswahl zugrunde.)

Dronke, Peter: *Abaelard and Heloise in Medieval testimonies.* Glasgow 1976.

Fumagalli, Mariateresa: *Heloise und Abaelard.* München 1986.

Gilson, Étienne: *Heloise und Abälard, Zugleich ein Beitrag zum Problem von Mittelalter und Humanismus.* Freiburg 1955.

Zerbi, P.: *Abelardo e Eloisa: Il problema di un amore e di una corrispondenza.* In: *Love and marriage in the XIIth Century.* Leuven 1981.

## 关于阿维拉的特蕾莎与格拉西安的文献

Gracián, P. Jerónimo: *Obras. Biblioteca Mistica Carmelitana*. Burgos 932—1933.

ders.: *Peregrinacion de Anastasio. El monte Carmelo*, Burgos 1905.

ders.: *Diálogo de Angelay Eliseo*, in: *Revista de Archivos, Bibliotecas y museos*, 1913, S. 93—100.

Lorenz, Erika: *Ich bin ein Weib und obendrein kein gutes*. Freiburg 1982.

Dies.: *“Nicht alle Nonnen dürfen das”, Teresa von Avila und P. Gracián—die Geschichte einer großen Begegnung*. Freiburg 1983.

Teresa de Jesús: *Obras Completas. Biblioteca de Autores Cristianos*. Madrid (6) 1977. Die hier neu übertragenen Briefe sind ausgewählt aus den *Epistolario* (Briefe).

*Teresa von Avila*. Eingeleitet und übersetzt von Ulrich Dobhan. Olten 1979.

## 关于克莱尔沃的贝恩哈德的文献

Die Werke des hl. Bernhard sind in zwei Bänden der *Patrologia latina* (Bd. CLXXXII u. CLXXXIII) erschienen;

seit 1957 wird eine kritische Ausgabe von J. Leclerq, C. H. Talbot u. H. Rochais erarbeitet (Rom 1957 ff). Eine kritische Ausgabe in deutscher Übertragung liegt nicht vor; zu verweisen ist auf die alte, mangelhafte Ausgabe v. A. Wolters. Gute Übertragungen ausgewählter Texte legte B. Schellenberger vor.

*Die Schriften des honigfließenden Lehrers Bernhard von Clairvaux.* Nach der Übertragung v. M. Agnes Wolters S. O. Cist., hrsg. v. d. Abtei Mehrerau durch Eberhard Friedrich S. O. Cist., 6 Bde. Wittlich 1938.

Aelred von Rieval: *Über die geistliche Freundschaft.* Übertr. v. Rhaban Haacke u. eingel. v. Wilhelm Nyssen. Trier 1978.

Duby, Georges: *Der Heilige Bernhard und die Kunst der Zisterzienser.* Stuttgart 1981.

*Ein Lied, das nur die Liebe lehrt, Texte der frühen Zisterzienser.* Ausgew., übers. u. eingel. v. Bernardin Schellenberger. Freiburg 1981.

Gilson, Stefan: *Die Mystik des Heiligen Bernhard von Clairvaux.* Wittlich 1936.

Köpf, Ulrich: *Religiöse Erfahrung in der Theologie Bernhards von Clairvaux.* Tübingen 1980.

Leclerq, Jean: *L'amour des lettres et le désir de Dieux.* Paris 1957, deutsch von J. u. N. Stöber: *Wissenschaft und Gottverlangen. Zur Mönchstheologie des Mittelalters.*

Düsseldorf 1963.

Ders. : *Monks and Love in Twelfth Century France*. Oxford 1978.

## 关于利雪的特蕾莎与西利娜·马丁的文献

Balthasar, Hans Urs von: *Schwestern im Geist, Thérèse von Lisieux und Elisabeth von Dijon*. Einsiedeln 1970.

Bernanos, George: *Predigt eines Atheisten am Fest der Kleinen Therese*. Einsiedeln 1956.

Six, Jean-François: *Theresia von Lisieux, Ihr Leben, wie es wirklich war*. Freiburg (2.) 1976.

Therese Martin: *Briefe. Deutsche authentische Ausgabe der Correspondance Général de Sainte Thérèse de Lisieux*, Editions du Cerf et Editions Desclee de Brouwer, Paris, Leutesdorf 1976.

Dies. : *Selbstbiographische Schriften. Authentischer Text*. Nach der von P. François de Sainte Marie O. C. D. besorgten und kommentierten Ausgabe ins Deutsche übertragen von Otto Iserland u. Cornelia Capol, Geleitwort v. H. U. v. Balthasar. Einsiedeln (7.) 1958.